



742.9  
1186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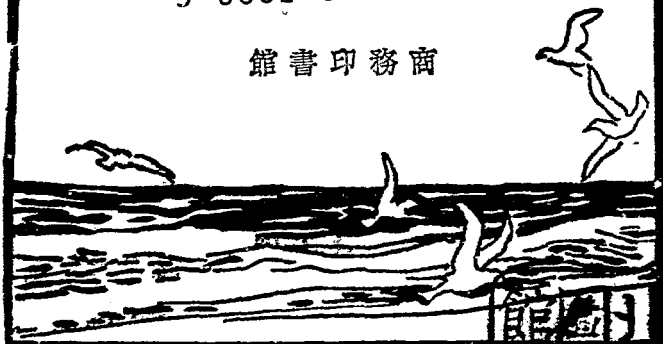
卡奔德世界遊記  
從法國西到斯干的那維亞

卡奔德著  
王勤培譯



3 0662 8690 1

商務印書館



A 510876



## 誌謝

在這本從法蘭西到斯干的那維亞的歐洲遊記出版的時候，我先至誠的向國務總理道謝，因為他的許多翰牘，使我在遊歷諸國中得到我國公家代表不少的臂助。其次，對於我國農務部和勞工部，我也非常感激，因為他們派我做了牠們在各國的光榮的代表。他們的委任書，非常有價值，使我聽到了平常遊歷家所不易得到的消息。此外，對於這次旅行所至的各國執政，對於各國駐在華盛頓的大使或公使，我也竭誠的表示感謝，他們例外的介紹和優待，對我這次考察，都有極大的助力。

我對於這本著作的發行者，哈爾門 (Dudley Harmon) 先生，和兩位發行助理布拉文 (Elden McBryde Brown) 女士，和雷門 (Josephine Lehmann) 女士，也非常感謝，他們對於我在途上所筆錄或默記的筆記，在校正上都給以不少的幫助和合作。

這本書中所用的插圖，十分之九是我自己所攝取，不過其中也有幾張，是我所遊歷的幾國中  
公眾搜集的照片，也有出版界照相公司(The Publishers' Photo Service)美國紅十字會(The  
American Red Cross)和萬國商貨海運公司(The International Mercantile Marine Com-  
pany)的照片。

著者卡奔德誌

卡奔德氏  
世界遊記

# 從法蘭西到斯干的那維亞

## 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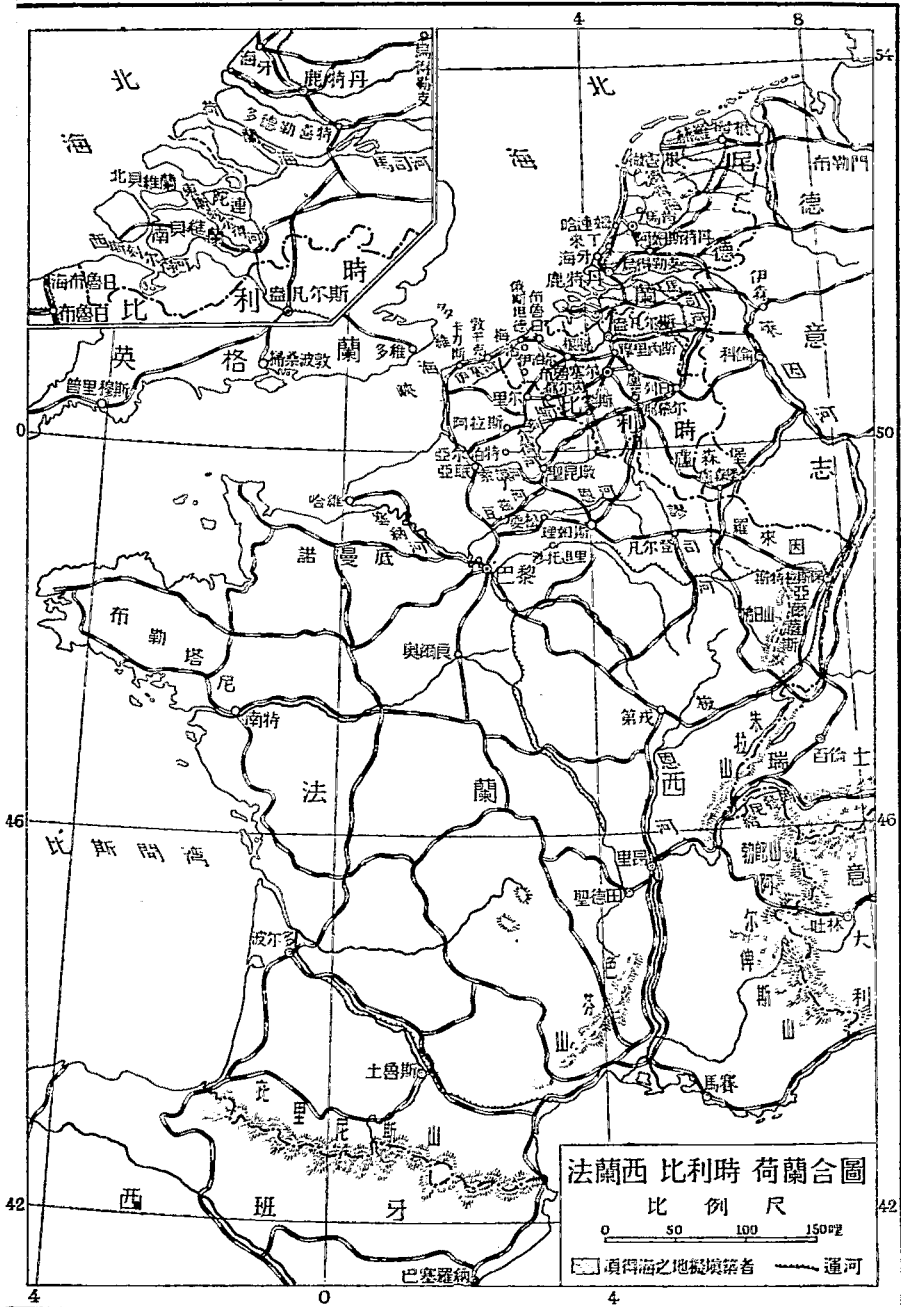
第一章	楔子	一
第二章	一個近代的哥倫布	五
第三章	我們的債戶法蘭西	二二
第四章	汽車中所見之諾曼底	三〇
第五章	法蘭西戰後之重興	三七
第六章	煤礦之回復原狀	五三
第七章	法蘭西戰場上之美人足跡	六一
第八章	忙碌的巴黎	七一

第九章	大大小小的店鋪·····	八〇
第十章	巴黎人的家政·····	八九
第十一章	法國的僕傭問題·····	九八
第十二章	從酒館咖啡店說到小菜場·····	一〇五
第十三章	驚嚇法國人的一個魔鬼·····	一二〇
第十四章	怎樣在增加孩子的收穫·····	一二九
第十五章	在農夫隊中·····	一三六
第十六章	法國之絲城·····	一四四
第十七章	懶漢不通行的地方·····	一五四
第十八章	汽車中所見之比利時·····	一六三
第十九章	從列日到伊泊爾·····	一七一
第二十章	法蘭德斯之景物·····	一七九

第二十一章	比利時煤礦之參觀	一八六
第二十二章	盎凡爾斯與布魯塞爾	一九二
第二十三章	飛機中所見之荷蘭	二〇四
第二十四章	循運河到鹿特丹去的途上	二一二
第二十五章	『五月香』香客們禱告的地方	二二四
第二十六章	荷蘭女王與其臣民	二三一
第二十七章	須德海四圍之遊	二三七
第二十八章	阿姆斯特丹之鑿鑽業	二四八
第二十九章	歐洲瘋人院中一個神經清楚的國家	二五七
第三十章	波羅的海的門戶哥本哈根	二六四
第三十一章	農民稱王的地方	二六九
第三十二章	丹麥人作業的情形	二七六

第三十三章	利用厚生的母雞與通力合作的牡牛·····	二八二
第三十四章	歐洲的阿拉斯加·····	二九〇
第三十五章	克立斯坦尼亞之遊·····	二九八
第三十六章	半夜耕植的地方·····	三〇七
第三十七章	那威的森林與水澤·····	三一三
第三十八章	北方之一島城·····	三一九
第三十九章	工業化的瑞典·····	三三二





法蘭西 比利時 荷蘭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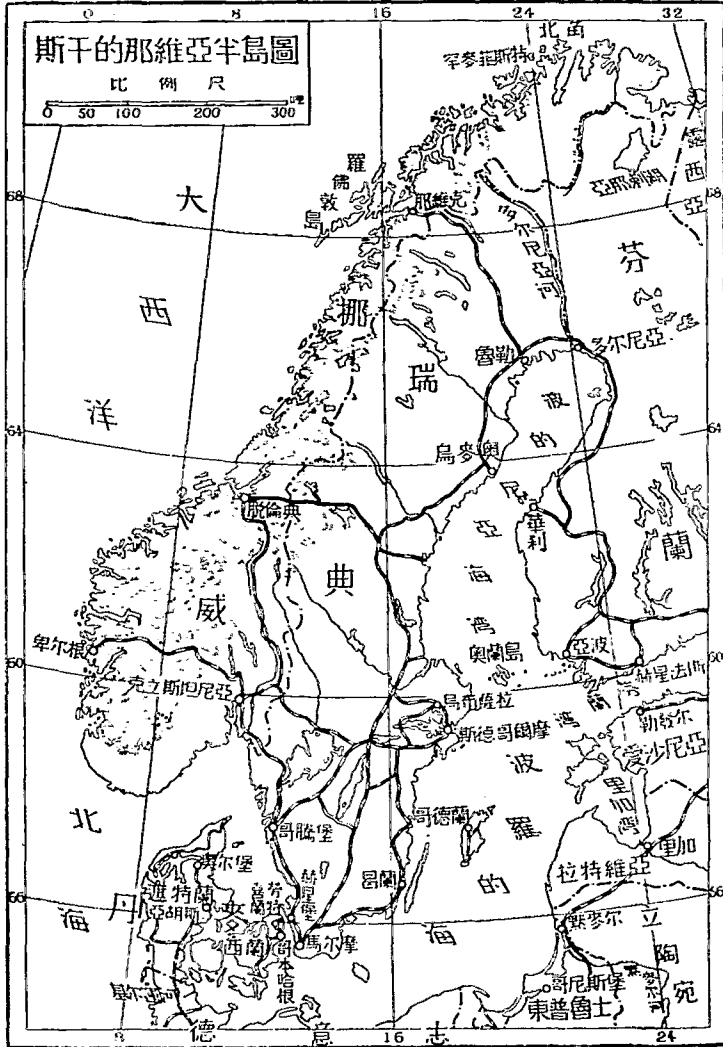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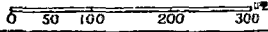
比例尺

0 50 100 150哩

填得海之地 運河

斯干的那維亞半島圖

比例尺



卡奔德氏  
世界遊記

## 從法蘭西到斯干的那維亞

### 第一章 楔子

趁我這次在歐洲 (Europe) 各國遊歷的時候，我想請你順便去考察一個新大陸。那個老的歐洲，既已跟着世界大戰而死去，於是一個新的歐洲，也就應時而產生。不過牠並不是死灰復燃，牠在目前，還仍沒有脫離了襁褓，牠還只能匍匐於地板之上，還正在發育長大。牠和我們家裏親愛的小孩子一樣，正在那裏一天強如一天的嶄露新氣象，變化極多而又極速。

歐洲的社會情形，已和從前兩樣。一班新女子正在起來，要想和男子站在同一平面上；一班新男子的思想和舉動，也都和從前不同。列強對於我們也已有了一種新關係，在精神和事實上，我們都已迅速地成了他們的一分子，和他們分任困苦，同時亦竊取了他們的各種優點。我們社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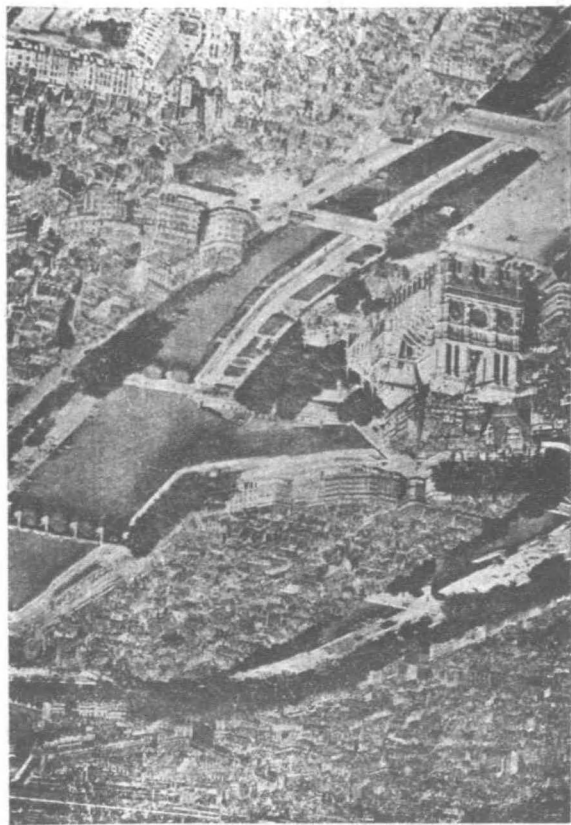
和經濟的關係，已在逐步接近，並且因為有了鐵道，輪船，飛機，以及電報，海底電報和無線電話，世界也逐漸變成了一個廣大無涯的家庭，所謂距離，在這裏也就消滅於無形。

我們爲了這點原因，現在要到海外去走一走，去看看那班在大洋彼岸的兄弟們。我們有了空前的大船，只要六天工夫，便能把我們帶過了大西洋（Atlantic Ocean），在旅行的時候，並且還安適得和從前威克飛爾德牧師（Vicar of Wakefield）在他的從藍色牀上到棕色牀上去的那次小旅行一樣。我們想在法國西（France）上陸，乘了自動車，很自在地去遊歷這個國家，一忽兒在田野之上，一忽兒在都市之中，一忽兒又到了這次世界大戰中我國健兒曾經度過片段生活的那許多戰場。我們預備在巴黎（Paris）和其他的工業中心，費些時日，然後去看望我們勤苦的比利時（Belgium）朋友。在布魯塞爾（Brussels）和盎凡爾斯（Antwerp），我們也要小作勾留，去參觀那座美國人（Americans）建造的盧芳（Louvain）新圖書館，此後再從事於遊覽歷史上著名的布魯日（Bruges）和根脫（Ghent）。

至於我們第一次欣賞荷蘭（Holland）的風景，卻預備在一隻飛機的上面。此後降到地面，沿

着那條成三條線的運河而進行，沿途考察了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鹿特丹 (Rotterdam)

三



許多飛機公司，都印行各種附有風景畫片的指南，以表示在牠們路線上空中所見的城鄉的風景。這是一張巴黎塞納河和諾脫爾達摩大教堂的風景片。

和海牙 (Hague) 的各種奇蹟，以及須德海 (Zuider Zee) 近旁精巧別緻的村落。從此前進，走到了丹麥 (Denmark) 人平坦而低潤的區域，去參觀那些鬱鬱蔥蔥的牧場，有關係民生的母雞，和許多合力經營的農田。此後再遊歷那個保衛波羅的海 (Baltic Sea) 的哥本哈根 (Copenhagen) 海口。更往北去，於是走到了斯干的那維亞 (Scandinavia) 半島的喇叭形海灣。在這個區域內，我們想先在那威 (Norway) 京城克立斯坦尼亞 (Christiania) 停留一回，然後坐汽車去遊覽那威國內的森林和田野。末了再到瑞典 (Sweden) 去。我們的旅行，也就預備終止於那個普通喊做『歐洲島城』 (The Island City of Europe) 的斯德哥爾摩 (Stockholm) 地方。

關於這點地方旅行的紀述，我終照常的想避免哲學化和誇大狂。我只想把我所見到的平和可愛的風物，公諸大眾，假使這些風物，能够使你們感到了愉快，那我就已經非常滿意的得到報酬了。

## 第二章 一個近代的哥倫布

我想我是一個近代的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在十五世紀的末葉，這位偉大的熱那亞(Genoa)人，向西出發，經過大西洋而發見了美洲(America)新大陸。在二十世紀的初葉，我也開始出發，橫渡大西洋，去發現歐洲的新世界。哥倫布當時只有三隻小船，他的坐船叫做聖大馬利亞(Santa Maria)，只有九十英尺長，二十五英尺闊，和二十五噸的排水量。我的坐船卻是一隻從上帝分水以來的最大輪船，名叫曼傑斯的克(Majestic)，長過於老諾亞(Old Noah)所坐的亞克(Ark)的兩倍，深等於亞克船上從『客室上的甲板』到船骨的深度的三倍。她大約等於哥倫布坐船的大小的一千七百倍。說得再準確點，那末她有五萬六千毛噸，九百五十六英尺長，一百英尺闊，一百多英尺深。

但是數字這個東西，是沒有多大意義的，除非是對一個愛因斯坦(Einstein)，一個牛頓(Isaac

Newton 或者一個德斐 (Humphry Davy) 說。所以還是讓我來給你幾個具體的比較來得好。先用下紐約 (New York) 的那座武爾衛史建築物 (Woolworth Building) 來說罷。我假使請那位在轉瞬間把阿拉丁 (Aladdin) 王宮移走的魔王，把這座建築物舉起來，橫放在飄浮海上的我們的身旁，這隻曼傑斯的克比這座建築物，差不多要長出二百英尺，至於船的容積，我敢說比牠也要大一點。假使把中央公園 (Central Park) 裏那座尖頂方身的石柱 (obelisk)，從埃及 (Egypt) 運到紐約來，牠當然要把載牠的那隻船裝滿；但是你假使把天下石柱中最大的那座華盛頓紀念塔 (Washington Monument) 放在曼傑斯的克的甲板上，那末在那鉛製的塔尖和這隻船的船頭中間，卻還空出了二百英尺，從塔底到船艙，也還留着這麼一個空地。

把一「肘尺」 (cubit) 算等於十八英寸，那末諾亞的亞克，是四百五十英尺長，七十五英尺闊，聖經 (Bible) 上說牠只有三層。我這隻坐船，一共有九層甲板，假使在這隻船的龍骨上，建築一座十層的樓房，這座樓房的屋頂，恐怕還不能碰到烟囪的底部。至於曼傑斯的克的內部，也儘可以橫放了兩隻像亞克那種大小的船隻，上面還可以空出三層甲板，下面也還有三層。船長告訴我說：



周遊全船一次，要走了九英里的路，我相信他這句話是不錯的，因為我每次從臥室走到我們的餐室去，我就差不多做了一次『安息日的旅行』(A Sabbath Day's Journey)。

現在且讓我再講一兩件，把牠的大小，說得格外動聽些。請你先看一看這幾隻大錨，這是船在港裏的時候，放到水裏去固定船隻的東西。你看哥倫布船上的那種錨要是和這點大錨比起來，豈不是一種釣魚的魚鉤。實在的，這隻曼傑斯的克船上的大錨，真是一只預備釣魚王用的大魚鉤。牠的釣線，是熟鐵製成的錨索，錨索上的每個鍊環，可以滾過一個佐治亞(Georgia)所產的大西瓜。在曼傑斯的克船艙上，每邊都有一隻錨，其中第三隻，就是那隻最大的錨，則居中掛在船鼻上。牠們合共的重量是三十五噸，牠們的柄，其粗細要當電線杆子的兩倍。我爲了想給你們看一看牠們的大小起見，特地站在這隻最大的錨上，攝取了一張照片。這隻大錨，想把牠拖過馬路終要用了三十匹馬，其笨重可想而知。我這個時候，是站在船艙的外面，好像懸在空中的樣子，比船上的龍骨，已高出了一座六層的樓屋，但和『客室上甲板』相比，卻還在牠的下面四十英尺，離那腳下蔚藍色的大海的海平面也有六十英尺。我既然不是一隻人蠅，這張照片，究竟怎樣攝取，這個問題，卻要留着

讓你們自己來想像。

哥倫布那個著名一世的探險，全由人力以駕駛船隻。我這隻船，卻用了許多原動機來把牠驅動。這種原動機有一種十萬匹馬同時工作的能力。把你的錶拿出來，試試牠有多少重，我這隻錶是十五英兩（ounce）重。這隻大船卻是五萬六千噸重。所以差不多牠的一塊碎屑，就是一只錶似的做成的。我會和總工程師坐了升降機，一層又一層的往下降，經過了許多偉大的機器。我會把手放在那個神祕的鋼輪上，這個鋼輪管着那種使曼傑斯的克衝風破浪，使曼傑斯的克鼓輪前進，使她有一種比賽跑的駿馬還要快的能力的。照我這裏所寫，我們是每點鐘走二十五英里，但是我們實際上可能的速率，卻是每點鐘三十英里，也許還要多些。她走雖走得這樣快，我卻能够在一剎那間把她停止前進，在別一剎那間，我又能使她馬上開行。只要那位在望臺上的船長先生有了一度的思索，同時把這個機鈕一轉，就可以把他所指揮的那座機器動了起來。

現在曼傑斯的克正在鼓輪前進，波濤洶湧，浪花四濺，每兩分鐘就前進了一英里，這真是一種要使哥倫布嚇得噤不能聲的速率。在哥倫布的時候，他只從加那列羣島（Canary Islands）駛到

西印度羣島 (West Indies) 就要費了三十三天。我在第一次坐了最大輪船橫渡大西洋到歐洲去的時候，從紐約到利物浦 (Liverpool) 也已經只要八天工夫，那時我還正在少不更事的年歲，我的紅鬍子，也還沒有于思于思。到了現在和這個距離差不多的那些旅行，要是坐了飛機，只要二十四點鐘，已經足夠，就以我這隻曼傑斯的克而論，這次從紐約到瑟堡 (Cherbourg)，也只走了五天六小時十三分鐘的工夫。

假使我是隱多耳魔王 (The Witch of Endor)，我一定要像她那時爲了掃羅 (Saul) 而喊醒撒母耳 (Samuel) 的樣子，把哥倫布的靈魂喊起來。與世久別的哥倫布，一旦看到了這隻船上在他周圍的那許多奇形怪狀的東西，他的驚駭，一定要比以色列老先知 (old prophet of Israel) 還來得厲害，這是我可以貿然斷定的。我第一先要把那種造成使曼傑斯的克而走的能力的東西，告訴哥倫布。因爲這還是在聖大馬利亞以後幾乎四百年時候，纔發明的一種能力。這是石油，是從老年的地球岩石裏採取出來的。在這隻船裏，我們大約有八千噸石油，每點鐘大約要用三十多噸，或者說每分鐘要燒去了半噸。這種石油都用注水機注射到爐子裏去，把一隻螺旋一轉，石油就

馬上繼續地流動起來。這隻大船，若還用那種十二世紀時候船上所用的舊式燃料，那末爲着管理加煤和出灰這件事情，她就得更另外再僱了五百個人。所以現在凡是大的郵船，都已一起用石油來做燃料。這種石油并且還能把我們海軍中的潛水艇，從海底送到海面上來。爲了石油的需要，列強間每造成爲了世界上石油出產區域的管轄權而起的許多戰爭。

此外我還要請哥倫布的靈魂到這裏來看許多奇幻的圓燈。每天晚上我們有一萬五千盞白熱電燈在這裏照耀着。在棕櫚園，在毬室和餐室的天花板上，都裝着光輝奪目的金黃色的大圓燈。我們船上的那架發電機，所發的電，可以供給一座有四萬人口的城市裏的電燈。這種金黃色的大圓燈，每一盞燈所發出來的燈光，就差不多要比聖大馬利亞船上的全數魚油燈來得亮。這種魚油燈，便是在那時候用了來征服黑暗而無效的東西。

在曼傑斯的克船上，電氣已成了燈火的奴隸。牠把中夜照耀如同白晝。牠被人們用在烹飪上和取暖上。牠使升降機從一層甲板升降到別層甲板。牠在我們船隻撞着了冰山或者碰到了其他船隻而發生危險的時候，立刻把救生船放下海裏去，把船上的許多水門，在一霎間都關了起來。

此外牠還要透進游泳池的水裏去，把蔚藍色的海水，全變成了金黃色，把那些在池裏游泳的美麗女郎，都變成了許多在那裏用鱗戲水的象牙般的人魚。

在這隻船上，除了那些救生船以外，要想找到一件像哥倫布坐船模樣的東西，實在是不容易。這個龐大的怪物，完全用鋼鐵做成，牠的全身盔甲，是一隻你的大母指那麼厚的鋼殼，用以阻止海水的進來。在海平面和海平面以下的地方，鋼殼都有兩層，中間留着一個通氣的夾層，在這個夾層中，可以讓一隻大狗從容地爬過。至於海平面以上的地方，則祇有一層鋼板，把那些廣大而複雜的各種機器和用具，都一起包括在裏面。

在這隻船上，同時也沒有一件東西，可以使我們回憶起約翰（John）喀波特（Sebastian Cabot）味斯浦奇（Americus Vesputius）時代老實忠厚的舟師或水手們的。這隻船上的船長，是一位退伍的英國海軍司令官兼艦長，曾經他的國王封過爵士。他的爵位雖高，他為人卻比那個管我房間的茶房，還要來得率直，來得謙和。我會和柏特藍爵士（Sir Bertan）在望臺上和地圖室裏閑談過，他並不見得有比我一生遊歷中所見的其他有本領的船長來得浮誇些。

現在讓我們來參觀房間罷。無論什麼人走上了近代郵船的出入口，他就好似走進了一所浮在海上的大旅館。有升降機升上降下，一點沒有聲響的活動着。有象牙般潔白的牆壁。有畫着花卉裝潢得很美麗的天花板，用大理石似的大柱子支撐着。在鋼製的龍骨的上面八層，那是自上數下第二層甲板的上面。有三間廣大的房間，其闊度都和輪船一樣，其長度則等於一段短的城市中的『方區』(Block)。牆上都裝着玻璃，往外望出去，可以看到一片汪洋的大海。這種房子，有二十六到三十二英尺高，中間放着許多貴重的用具，這些用具的價值，足足抵得過一個囚君的贖命金。在那一頭，是一所棕櫚園，很大的桶中，種滿着真的棕櫚樹，婆娑的綠葉，和天花板接着甜蜜的長吻，叢疊的花朵垂在根旁泥土的上面。要是哥倫布坐在這許多熱帶植物的中間，他一定要以爲他還在西印度羣島哩。

在棕櫚園的外面，是一座酒館。旅客對於那些在三層甲板之下的那間餐室裏的公用餐桌，假使覺得不滿意，他可以出一元錢在這個地方進一餐膳。酒館的對面，經過了一間廣大的船主房的側室，便是備旅客遊息的長椅室。這些長椅都和聖大馬利亞船中的甲板差不多長短。在長椅室的

那一端，是一所遊戲場，牠的大小，足以容納十二個伶人自由地來往。裏面還有奏樂場，每天都有爲着跳舞而奏的各種音樂。這是全世界都一樣的，在旅館的中央，都有一個很大的跳舞場，像紐約旅館的那種樣子。天天晚上，終有三四百個人坐在那些鋪着紅色天鵝絨地氈的跳舞場裏的椅子上。許多穿了晚服的男子和着了華服的女郎，都在場上來往的奔忙。這也就是我要請哥倫布看的許多喜劇之一幕。一班跳舞的人所穿的長衣，都是照例的用絲或者用織絲織成的。這類絲織品大都薄得很，一套衣服稱起來往往還不到一磅重。但是牠的價值，卻還不止一磅黃金。你要是懷疑我這句話，那有數目在這裏：一英兩金子值洋二十元，一磅常衡等於十六兩，那末一磅金子值洋三百二十元。但是每天晚上在這裡所看到的長袍，大都要貴於三百二十元。不但如此，牠們并且可以任意地擠在一隻手掌裏，要是略爲用點力，儘可以把它塞到一隻玻璃杯裏去。這種衣服雖是這樣值錢，在這隻船上的幾個女郎，卻還天天在那裏換上了一件新裝。

這種種都是浮華！『是的，』像大衛王 (King David) 所說：『這些真是更甚於浮華的事情。』那時候的哥倫布，在他鼻子所聞到的，只有那些四世紀以前的鹹牛肉的味兒，他一旦看到了這座

海上大旅館中處理家務的各種情形，他一定要格外感到興趣。我預備領他的靈魂，和我一同下去。六層，去參觀那個大廚房，那些肉店和麵包店，和那些裝着足以把船上五千個餓漢養胖的食料的儲藏室。關於哥倫布當時是怎樣替他伙伴弄食吃，這件事因為現在沒有篇幅，所以不告訴你。在這隻船上，那些做雜碎和肉排用的鐵爐子，大得和一張十二人共食的餐桌一樣，都用電氣把牠們燒得很熱。此外還有沒有蓋的爐子，用了來烹製各種燻炙的食品，像哥倫布以前的時候，洛賓·呼得（Robin Hood）在瑟武德（Sherwood）大森林裏所做的那種樣子。此外還有許多盛湯用的大鐵鍋，每隻鍋子有一隻浴盆那麼大，從這裏出來的水氣，濃密得和一所工廠相彷彿。

在爐子上面，哥倫布的靈魂可以同時看到了一百客羊肉。在麵包鋪裏，他可以看到許多餅乾和圓麵包。這些麵包從爐子裏剷到籃子裏去，每一剷終足足有四英斗（Quahol）。曼傑斯的克船上每天要煮六千磅豬肉。牠還要做自用的許多麵包。牠做麵包的時候，每捏一次粉，就要和了一大桶的麵粉，牠用機器來切麵包，切得很快，照我的錶而言，只要三十秒鐘，就能把一大塊麵包切成了七十二張薄片。



我還沒有說到儲藏室咧。這些儲藏室中，有一間藏着六千隻野鳥，掛在一種冰點以下十二度的溫度裏。當我在這些野鳥中間因冷而戰慄的時候，那個茶房告訴我，他手邊現有五百隻野鴨，松雞，和真的埃及鵝鶉。這些鵝鶉，我敢斷言一定就是那些以色列人在他們賽奈（Sinai）旅行中所吃的那一種。今天早晨，我使用了一隻小孩臂膊那麼粗的鵝鶉做早餐。因這隻鵝鶉，不禁使我想到了那種蘆鳥。

讓我們離開廚房，領了哥倫布的靈魂去看那個洗衣室。這種大船上每禮拜所洗的衣服，假使蓋在聖大馬利亞上面，聖大馬利亞就差不多要像麥桿裏面的一枚縫針。假使把牠們鋪在農田上，牠可以把五十英畝的農田，蓋得寸隙不見。假使把牠們蓋在紐約城裏的屋頂上，牠要把幾百間以至幾千間的房子都變成了一片白色。那些掛在曬衣服繩子上在微風裏飄揚着的，有八千條被單，一萬條絨被，和七萬七千條手巾，此外還有一萬塊檯布，四萬五千塊抹布，和五千多條廚子茶房們用的帷裙以及各式各樣的小手巾和船上用的抹布。這許多絨被假使掛在一條繩子上，其長足達十五英里，被單十六英里，檯布和抹布則有從華盛頓到巴爾的摩（Baltimore）的那一段

途長。船上沒有洗刷這回事，但是檯布卻沒有用了一次以上的。

我雖然不知道每禮拜的洗滌，要化費多少錢，但我可以決定這一定也是近代大輪船中許多耗費的一種。這種定期的郵船，真是浮在銀錢上，所以這幾千位橫渡大西洋的旅客，也就不不得不出一大筆銀錢了。關於這點船費，也就是我所講這次奢侈的旅行中最末了的一件事。就曼傑斯的克而論，一套房間，就要費七千元錢，住這種房間的旅客，在海上過的那六天，差不多每小時要化費五十元。但這點付了和工人住宅一樣價值一筆錢的旅客，也只得了一間文書室，一間曝日的廊廡，兩間臥室，一間婦女臥室和三間浴室。而且這筆費還只算作四個人的旅費。

實在的，我可以告訴你，在目前到歐洲去，比十年以前的用費，真要大多了。在從前海上大郵船中頭等房艙的最低價額，是一百二十五元，從紐約到利物浦，也有很舒服的輪船，最低的用費只要七十五元。我曾坐過一隻二等郵船，這是一隻沒有頭等艙的郵船，只要五十五元。我有一次從倫敦 (London) 到紐約來，坐了這種船，只費了三十五元，也同樣的有了房間和甲板，平均每天只不過化了三元半，比我們城市裏最好的旅館裏的每天房金還要少。至於今天，大郵船上頭等旅客的最

低旅費，已漲到二百七十五元，二等客也要一百五十元或一百五十元以上。

此外，還有許多小費。我們船上有二千多個旅客，我敢說就中最少有一千二百人，爲了賃用一隻甲板椅子而付了一元半的租錢。照這樣算起來，每一次航行，單就這些椅子說，這隻船就已淨賺了一千八百元。在海上這六天中，那個供給着用具的房間的租金，算牠二百七十五元，此外爲了遊廊上的一個座位，又要付一元五角錢。我又聽人家說，那個甲板上管椅子的茶房，也還得給他二元多錢小費，實際他每天並不要把這些椅子移動，因爲各旅客都有一個指定的地位給他放椅子，而旅客又多希望他的椅子固定在這裏的，他只要每天晚上把椅子摺好，早上把椅子放下，這樣就得

了。

還有那些輪船上公開的布告上所通知旅客的其他費用，也是在旅行中必不可省的。據說我們這隻船上的普通乘客，每人希望能付三十元錢的酒錢。那些管擡子的茶房，也終要有一張五元的鈔票，他心裏纔舒服，雖然也只有給他一半的，也有給他兩倍多的。房間裏的茶房酒錢又是五元錢，浴室裏的茶房，你每次洗澡，終得給他二角半錢。圖書室裏的茶房，替你拿一冊書或者一張報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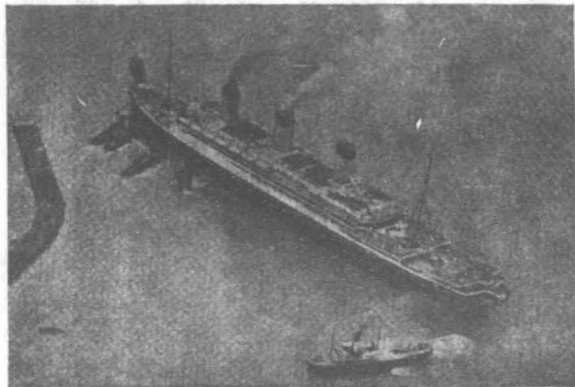
你也就得每次給二三角錢。吸煙室裏的茶房，對於你從射靶賭或紙牌戲上所贏的錢和你所飲的酒的價錢中，也要抽一個相當的經手費。管升降機的茶房，對於每次升降，終想得到七角五分乃至一元錢。長椅室裏的茶房，還想多賺一些。實在的，除了那個一先令鉗一次的鉗物者而外，再也沒有人對於你多給的錢會拒絕不收的。

我忘卻注意到那個管船上水漕裏你的獵犬或警犬的茶房了。我們船上帶着狗的旅客極多，有幾隻狗的世界，簡直比牠們的主人還要來得長。一個旅客對於那些布置牌板上圖樣的人，和那些張撒那張爲與情人打毬而用的綢毬場裏毬網的人，也應該付一筆小賬。此外還有一筆付給游泳女指導員的錢，這是就女旅客而言。假使你不是女性，你也得出這麼一筆費，給那個身體半裸着，在你跳進游泳池裏去的時候，助你入水的那個男教師。至於保管那座「客室上甲板」上的體育館的那位體育指導員，也生着一只要錢如命的手掌。此外還有許多其他的人，在你快要離開輪船的時候，他們的兩隻餓眼，都瞪瞪的注視着，希望你的銀錢從你的手袋裏跑出來。

講到銀錢這一件事，哥倫布要是眼見了這許多錢都流水般的化去，他心裏不曉得要氣悶得

怎樣咧。他那時勸誘那位西班牙女王伊薩伯拉（Queen Isabella of Spain）請她對於他的冒險事業，幫助些金錢，他的嘗試和失敗，你終該還記得。他等了好幾年，在差不多完全失望以後，快要離開了王宮，騎了驢子往法國去的時候，他纔得到一個她要供給他用費的消息。你想她給他多少？人們都是這樣說，這筆補助費不過六萬七千五百元，這和現在大富翁的一次小買賣比起來，又多得多少。但她從金庫裏提出了這筆款子，還另外借了六萬元錢，纔把她的總數湊成了十二萬六千五百元。此外哥倫布又加進了一筆當全數八分之一的款子，還有八萬元錢還是巴羅斯（Palos）的市民捐助的。這個巴羅斯，就是那次很值得紀念的航行時，船隻出發的海口。這幾隻船和他們的行裝，一共化了二十三萬六千元。這些數目，我都從菲斯克著的美洲發現記（Fiske's "The Discovery of America"）裏摘下來，他以為這些數目還太大咧。但是就只這一點錢，竟做成了這次發現美洲的旅行中總共的用費。

現在讓我給你點關於我的坐船曼傑斯的克上用費的概念。這隻船是向德國（Germany）人定造的，價目比現在的郵船要低得多。假使現在造起來，這隻船終要值到二千到二千五百萬。爲



在交戰的時候，要調度海上近代的大戰艦，一隊小的拖船是必不可省的。這種戰艦大都大得很，世上的港口可以容牠們進出的，只有很少的幾處。



船塢雷斯甘必大(Place Gambetta)，有一所專供私人修理快船用的船塢。在法國大皇帝開始開拓疆土以前，哈維(Havre)還只是一個漁村，當時因為那裏有一所諾脫爾達摩·特·格累斯(Notre-Dame de Grâce)的教堂，所以牠的名字就叫做哈維·特·格累斯(Havre de Grace)。(Havre 是海港之意。)

了付清成本上各種利息起見，她每次環行一週，必須賺到哥倫布的船經過大西洋時的費用的兩倍。此外，因為這隻船已經不能再支持到二十五年以上，所以除了牠的常年利益以外，她還要另外再賺一筆錢，來抵消這隻船價每年下跌的一百萬元錢。

### 第三章 我們的債戶法蘭西

在英吉利海峽 (English Channel) 上的瑟堡，是美國航線在法國境上的總歸宿地。我們從離開紐約以至走上法蘭西的國疆，總共不到六天工夫。在我們這許多旅客中，大多數都直接就趁火車到巴黎去，這原也是一種很舒服的幾小時的小旅行，不過我卻不是這樣。我先經過瑟堡而赴哈維 (Havre)，想在這個塞納河 (Seine) 河口開始我的自動車旅行。哈維這個海口，是從大西洋來的那些貨物的天然門戶，不但是運到巴黎去的那些貨物，就是那些運到法國各地去，運到瑞士 (Switzerland) 去，運到德意志的西南部去，以及運到其他各國去的貨物，都得從這裏經過。牠常和馬賽 (Marseille) 競爭船隻噸位的多少。我們賣給法國的棉花，機器，煤油和糧食，羅列在牠的船塢上的，有全數四分之三以上。此外古巴 (Cuba) 的糖，拍托里科 (Porto-Rico) 和巴西 (Brazil) 的咖啡，以及從遠東來的經過巴拿馬運河 (Panama Canal) 的絲織品和其他物件，南美洲來的



米穀和獸皮之類，也都運到這裏。

哈維這個地方在羅馬（Romans）時代，還只是一個漁村，到了法蘭西斯一世（Francis I）做皇帝的時候，纔開始發達起來，但牠的頓改舊觀，卻全是拿破崙·波那帕脫（Napoleon Bonaparte）一人之力。到了現在，牠已成爲歐洲西部設備完善的許多進出口岸之一。在港灣進口的地方，窄狹而易守。但一到裏面，卻有一個二百英畝大的大海港，就是很大的船隻，也儘可以在這裏並到碼頭上，把所裝的貨物從容地卸下來送進貨棧去，或者載上火車，或者搬上運河中的船舶，轉運到全歐的各大埠去。而且從哈維循着塞納河到巴黎去的距離，又只有一百二十三英里，一大隊的商船和駁船，常常在這條路上行走。城中又有八英里長的船塢，裏面有一所專供私人修理快船用的船塢，和一所一千多英尺長足以行走一隻吃水四十四英尺的慢船的乾船塢。此外還有一隻浮着的乾船塢，是在世界大戰終了的時候，從德意志奪過來的。所以從這種種優點上，我們已很可以看出，牠一定要很快的發達起來。

在我們旅行出發以前，我先要請你把法蘭西看做了美國人的抵押品纔好。在世界大戰的時

候，因為我們借出款項的緣故，我們在她身上，已有了十萬萬元以上的一種債權。這筆錢是從你我的口袋裏拿出來的，那時候我們不是曾經把儲蓄金購買了自由公債嗎？爲了這筆錢的利息，我們就得在未來的長時期中逐年付許多稅。我們借給法國的款項，爲數頗巨，要等於美國境內每戶出二百元錢的一個數目。假使我們是精明的商人，我們就應當把我們債權所特的那些擔保品，透底的瞭解牠。譬如在你的附近有一塊田，做了你的一個二百元錢的借款的擔保品，你是不是要去看看那一塊田，你是不是想曉得那個向你借錢的男人或女人的底細？這就是我們到法國去時候所處的境地。這也就是我希望你在讀這幾章的時候，對於我所見到的法國，要記在胸中的一回事。

法國是怎樣開國，怎樣生存，怎樣擴大的，她的位置又究竟在什麼地方呢？我現在之所以要最先遊這個歐洲的共和國，就因為她是你債戶的中心。歐陸的法蘭西，包括那些大戰結果所獲得的亞爾薩斯和羅來因（Alsace and Lorraine）和其他的地方一起在內，共有二十多萬方英里。大約恰好和俄亥俄州（Ohio）、維基尼阿州（Virginia）、墾塔啓州（Kentucky）、印第安納州（Indiana）和密蘇里州（Missouri）合起來的面積一般大。比美國本部的十五分之二要略爲大點。她是全球

上乾燥區域中最堪令人注意的一個地方。科學家曾經把地球測量過，照我算起來，假使把全球乾燥區域分成了二百六十英畝一塊的許多田段，那末在這許多田段裏，每塊中就要有一英畝屬於這個歐洲大國法蘭西。

現在再把殖民地加了進去，同時把那點因世界大戰而加入法蘭西的土地算在一起，那末法國總共有了五百萬方英里以上的面積。這個面積，約當全球大陸的十一分之一，所以要是把世上大陸分成了十一英畝一股，法蘭西就每股中要占到一英畝。

我們這個債戶，現在正在逐漸發達到優越的地位。在亞細亞洲 (Asia) 方面，法蘭西獨自有一塊大於南卡羅來納州 (South Carolina) 十倍的土地。在南美洲北岸上的基阿那 (Guiana) 境內，和西印度羣島中，她又有一塊大於賓夕法尼亞州 (Pennsylvania) 十倍的土地。她在太平洋 (Pacific Ocean) 中的那許多島嶼，也大於馬薩諸塞州 (Massachusetts) 和羅德島 (Rhode Island) 合共的面積。她最大的許多屬地，都在非洲 (Africa)，內中包括了她從德意志得來的那許多大塊的土地。在非洲境內，她所有的土地，比她在全歐所有的，差不多要多三分之一，要等於我

們美國除去了阿拉斯加 (Alaska) 的面積的一倍半以上。

就法國的殖民地而論，雖然也有大塊的膏腴之地，但也有幾處是沒有大價值的。這許多屬地，我的足跡，幾乎沒有一處不到過。其中有許多簡直不見得還比那些海灘來得值錢些。譬如撒哈拉 (Sahara) 沙漠，雖然其中也有許多水草田 (Oasis)，合起來也有像俄亥俄州 大小的面積，但是就大部分而言，卻都是些荒瘠不毛之地。就是法屬剛果 (Congo) 的荒涼之地，和西貢河 (Saigon) 河口柬埔寨 (Cambodia) 的泛濫之區，也不見得比撒哈拉 能優美多少。

那些殖民地裏的土壤，大都是這樣的一種惡劣情形。這些地方，又多住着那些半開化的混雜的民族，無論黑種，棕種，黃種，在這些地方，都可以看到。單就這種情形而說，就已足使我不願美國 國民來替債戶接管這種地方，何況牠們還都分散在世上各地方，遙遠遼闊，中間并且還夾着風浪險惡的許多大海呢。

不過我現在所要寫的那個法國，卻和這個情形不同。假使上帝高興起來，要想做一次吃人肉的宴會，把這個地球當作了筵席上的菜碟，那末，法蘭西 這個國家，實在是一碟再好不過的燻製牛

肉片，因為她簡直全身都是蛋白質。或者換一個譬喻來說，那末，她是地球上那許多最好的乳油做成的乳餅的一種。并且她的地位，又使她很容易把這些乳油擠出來，很容易拿這些乳餅去換錢。因為她位於歐洲的十字途口，在她的面前，恰好站着那個英國，她將來還要從海峽隧道和英國聯絡起來。她又和荷蘭比利時斯干的那維亞和德意志做她北方的買主，有瑞士意大利和西班牙常常在南部和她做買賣，此外，她又只要六天工夫，就可以取道海上的主要航路而達美國。

現在讓我們來試驗這張乳餅裏所含的脂肪質罷。牠含得很多，假使單就牠的小小一點而加以細說，也就要占去了這本書的一章。法國從維爾賽和約 (Treaty of Versailles) 得了許多新屬地，同時又得了許多煤鐵和水力。她的國民又是人類中最會理財而又最肯耐勞耐苦的人。她的土壤都非常肥沃，而且耕植得非常得法，法國人自從朱理斯·愷撒 (Julius Caesar) 侵略高盧 (Gaul) 的時候，以至於今，就全靠土地來生長滋養。德意志和英格蘭都靠着從外國輸入的糧食來生活，就現狀而論，英國實在全靠着我們的給養，假使新大陸把麵包和牛肉的供給停止了三個月，那些英國胖子，就一起要變成餓鬼了。至於法國，在大戰以前，雖用她所出產的燕麥的百分之九

十四，和糖的全數來製造麵包。但在大戰終了以後的幾年內，她國內每畝田的大麥出產額，就一躍而超過了從前的最高紀錄，比德國開始侵略以前幾年的每年平均產額，也要多了許多。

講到法人對於負債的信用，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保證，就是法國國民的節儉成性。就農產物而論，世界上也沒有一國能比她再多些的，法蘭西人真是世上優良農夫的領袖。他們各種農產物的每畝產額，比美國任何部分同樣情形的地方終要出得多。在美國境內，農夫的平均收穫額，只有十四英斗的大麥，而法蘭西卻要出產二十英斗，這還是在那些並不十分膏腴的田上。

法國境內簡直沒有一個平方英寸沒有墾殖過。昨天我走了二百英里，我用手指把那些經過的籬笆數了清楚。在我國內，籬笆的角上，終有許多荒廢的土地，在這裏卻一點也沒有。所以假使讓法國人來利用我們籬笆角上的那些土地，我相信她每年一定可以弄到一筆巨款，一筆足以付清她欠我們的債款的百分之五的巨款。

就是這裏的道路，也都造着想賺錢。這些路都沒有矮樹或雜草來把牠劃分出來。但沒有一隻牛在這裏不受拘束的奔跑。生在路旁的雜草，都用鐮刀割下來做了飼料。各條道路上幾乎都種着

一兩種樹，讓牠們在那裏自己生長着。



法國一方面從巴黎城內愛斐爾塔 (Eiffel Tower) 裏的無線電話機上，和她北非的殖民地通話。同時還有那些經過地中海 (Mediterranean) 的定期飛行，使她的許多屬地和她的關係格外來得接近些。

## 第四章 汽車中所見之諾曼底

我們從英吉利海峽到巴黎去的那次旅行，正是農夫們忙着從事收穫的時節。大部分的旅程，都化費於遊歷諾曼底（Normandy）。這裏是一個綠草如茵，牛羊成羣，五穀果實，充實倉廩的地方。這個國家，是一個沃野千里的農國，阡陌之中，滿佈着碧綠可愛的矮籬。田裏種着大麥、燕麥、稻子和苜蓿，中間還夾着果樹園和蔬菜園，在村鎮的附近點綴着。

田野清潔異常，只有紅色動人的罌粟，東一束西一朵的突現在綠色叢中，格外的觸目。沒有一處地方在這裏是荒廢的。土壤都整天價被人們搔得癢癢地，和那些美滿的農作物，一同在那裏微笑。他們都用了我們祖宗用的大鐮刀，在那裏把稻草割下來。把牠們裝上了諾爾曼種大馬拖的大車裏，有的把牠堆成了成對稱形的大草堆，這裏草堆比我們的都要高一倍，而且自然能殼把雨遮住，不透進裏面去。



我對於牛、羊，特別的注意。牠們替草地點綴了許多黑白的斑點。距離漸遠，斑點漸小，這樣的一直到「線地」平。諾曼底是法蘭西最好的產牛區域之一。從牠的牛乳做成了卡麥盤（Camembert）的乳油，這個地方簡直是巴黎和倫敦的一個大牛乳房。我看到的時候，我就想起，法國現在已有充分的肉類，差不多可以供給她的全體人民了。我看到雄壯的公牛在路上拖着大車走，我同時又聽人說，布勒塔尼（Britany）還把那些每週出五磅到七磅乳油的母牛都紀了下來。終我在法蘭西國境上的旅行中，我始終沒有吃過一口壞的牛乳。

現在請你掉轉目光來，看我們坐了汽車，飛過這個曾經蹂躪過的區域裏的幾處農田。我們有時慢慢的走，在喜歡的地方，就把汽車停下來，詳細的考察一番。此刻的汽車，卻走得和飛彈一般快。在經過那些我所信爲地球上最優良的農業區域的時候，我們差不多每分鐘要飛過了一英里的途程。我在北美洲、南美洲、亞洲和歐洲的其他部分，都從來沒有看到這樣的一個地方。這個國家，簡直是一塊農作物做成的大地毯，也沒有什麼籬笆，莠草和其他特設的界址把田劃分開來，只有深淺不同的綠色，把牠表示出一塊地田是已終了，別一塊是在開始。各地方似乎都一樣的豐盛。每塊

田郡和我們農事試驗場裏的最好的標本田一般好，這種田大大小小的，在道路兩旁，終有好幾百英里。

那些整齊的道路，使我們的旅行倍加容易。在鐵道發明以前的好幾百年，在美洲發現以前的許多年，法蘭西的國王，已開始從事於大道的鋪設。這個國家開始有公共的大道，開始對於橋梁有一種定期的視察和修理，到現在已有了五百多年。她的建築道路就從那時開始一直到現在。在這個共和國裏所有的道路，要是把牠們聯接起來，可以從地球鋪到了月球，剩下來，還可以圍繞地球鋪了八條優良的大道。法蘭西的國道，差不多可以在地球赤道上圍繞一週，她的省道，或者省政府所築的道路，可以作為大西洋上的大橋梁，可以從紐約到巴黎鋪了六條的路線，每條都有兩輛汽車可以並着通過的那麼闊。至於單就鄉道算起來，也一共有三十七萬五千英里。

在這樣大的道路系統上，卻沒有一個地方用到付通行稅。這種情形使我想起我們故鄉維基尼阿州地方坐汽車時候，每五英里就有一個收通行稅的柵門，每一次通行稅，總在二角五分以上的那件事來，真覺得惶愧無地。現在車子正在藍嶺 (Blue Ridge Mountain) 之中，這個地方高得

幾乎可以看到華盛頓紀念塔。我們把愛菲爾高塔 (Eiffel Tower) 做了一個半徑，繞着巴黎兜圈子，但始終沒有付過一筆通行稅。這些道路都和鋪得很平勻的石板無異，簡直可以着了高底皮鞋而走上了山巔。

無論甚麼地方，凡是我到過的，我都看到在道旁放着許多很大的石子堆。這些石子都一般大小，堆成了金字塔或草堆的模樣，每塊石子似乎都放在牠的適當的地位。道路都保存得非常光滑，和城市中街上的砌平的路一樣，至於亂石，那是更不准橫礙在路上的。

在旅行中間，有時可以看到比利時方石堆堆在那裏。每塊方石的大小，當普通磚頭的四倍，都割裂得很均勻。這些方石都用了來做馬路兩邊的壓腳牆，使道路畫出來，把野草壓進去。

大部分新路，都不過在舊的路基上鋪上了一批碎石，但有幾處地方，也用這種比利時方石鋪成了好幾里，像我們美國的磚路樣子。有的地方，並且還用了地瀝青，但大道卻終是石塊或碎石造成。就我所見的而論，這裏的道路，沒有用三和土的。像法蘭西共和國這樣好的石路，在美國也只有幾個鎮市。至於講到結果，那末，在法國一兩匹馬或公牛，就能夠拖了一輛載着兩倍於美國四匹馬

所拖的五穀或稻草的兩輛大車。法國正在發行公債，用來建築這種道路，他們相信，一個國家，與其有那些不負債而化費了許多錢去把貨物運到市場，結果仍是貧窮的農民，還不如那有那種負債而興盛的農民來得好。這誠如特立斯特藍·禪底 (Tristram Shandy) 所說的那句話：「法蘭西這些事情，都做得比別人好。」

此外的一件比旁人做得好的事情，是沿着大道種了許多樹。在我們汽車進行的時候，我們在巍巍顛顛的白楊中間，走了好幾英里，其中有幾枝長得和麪粉桶一樣大，和四層樓的房屋一樣高。樹枝都在我們頭上互相接觸着，把道路佈滿了影子，我們在兩道綠色高牆之間，只能看到遠遠的一線青天。日本人對於沿着那條到日光 (Nikko) 去十五英里的路上種着的莊麗的行道樹，已常常引以自傲。但是此地全路都被巨大的杉樹之屬 (Cryptomeria) 蓋住了。法蘭西國內，這樣莊麗的行道樹，終有好幾百里，其中大都能使我回憶到成行的里約熱內盧 (Rio de Janeiro) 的大棕櫚，特別是里約植物園的那些棕櫚樹。在這裏仍舊還可以看出德國人子彈對於樹木所加的危害，這種危害，在經過那些現在重新耕種的舊戰場的時候，格外使人心裏難受。這些樹本來都種得次

序井然距離也不近不遠，但那些因戰事而死去的殘枝，高低不一，有的和人一樣高，有的同電線桿子一樣高，把那本來對稱的直線一齊破壞，而造成了美中不足的風景。這些殘枝的頂部，都和大的牙刷相似，因為這些樹都不過被砲彈穿成了小窟窿，沒有受大傷。

你看啊！現在是黑暗了！現在我們汽車，正在飛行於樹木把太陽完全遮住的道上哩。右也是樹，左也是樹，那唯一的孔隙，就只是那些在規定的距離間把大道割斷的小路。我們正在行經法蘭西的最大森林之一啦。這是多麼美麗啊！這是保護得多麼好啊！這是多麼經濟啊！地上沒有一片葉子，矮矮的生着的小樹，密密地站在兩旁。每株樹都似乎在好好的生長。沒有一條斷枝，也沒有一根碎木，在地上雜亂的橫睡着。

這種森林，法國不曉得有多少處，一方英里又是一方英里，全都是鬱鬱葱葱的大樹。美國雖在一百年前，東部曾蓋滿了大森林，但是現在，法國的木料卻比美國要多得多。我們的耗費木料，和一個貪杯的水手，在岸上數小時內把錢化了一個光，正是一個樣子。但是法蘭西卻能節省她的木料。她每年種的樹終比斫伐的來得多，並且在樹還沒有到可以出賣的時期以前，是不許人斫動的。她

將來也許要有一件很好的森林做成的罩衫來把她籠住，而美國的頭，卻要牛山濯濯，光得和一個鴨蛋一樣罷。

## 第五章 法蘭西戰後之重興

法蘭西假使要把世界大戰在她國內所造成的頹垣廢墟重新建設起來，所化的錢，總要合到華盛頓城裏每個家庭出九萬元錢，勞斯安極立司 (Los Angeles) 城每個家庭出七萬五千元，或者克利甫蘭 (Cleveland) 或波士頓 (Boston) 每家出五萬五千元這樣一個數目！

這筆數目的總額，在九十萬萬以上，這要合到芝加哥 (Chicago) 或巴黎城裏的居民每人出三千元，或布法羅 (Buffalo) 城裏無論老幼男女每人出一萬五千元，舊金山 (San Francisco) 或匹茲堡 (Pittsburg) 城裏每人出一萬五千元以上的那麼多。

九十萬萬元，實在是一個不容易籌到的鉅款。只有亞當 (Adam) 在他開始用汗血去換金錢的時候，得到過這麼一筆鉅款，那時在伊甸園 (Garden of Eden) 外面的總有一千人，都在要求他賜給一個永久不死的生命。他就是天天這樣的賺到五元錢，從那時一直做到現在，也不過賺了

這樣特殊於衆的一筆工資。此外只有麥條塞拉 (Methusalem) 在他六十九歲的時候，有過這樣一筆鉅款，他那時要是用這筆錢去僱用一千個一千元年薪的人，僱用了九世紀來把世界重新改造過，那末，也許可以阻止了那次溺死他的洪水，而讓他活到九百六十九歲。

這許多錢，要是舖在這個毀後重興的六千方英里的國土上，每英畝裏可以有二千三百元。這些錢我相信都用心去得很有價值。人們可以在那些完成尙須時日的殷實的農田，房屋，建築物，工廠和道路上，看出這件工作的結果。法蘭西除銀錢以外，并且加入了許多勞力和精神，把各種工作都做得非常穩固，可以垂之百世而不頹。把森林來作個例。在戰爭纔終了的時候，五十萬英畝的森林，已開始進行重新造林和修理的工作。有百萬英畝的三分之一，都經受過了很酷的蹂躪，要想把牠回復到原來的情形，至少要費五十年。法蘭西正在從事於大規模重造森林的工作。現在已種了幾千萬顆，有一萬萬粒的答格刺士 (Douglas) 杉樹種子，是美國造林學會 (American Forestry Association) 的會長所贈送，足以重造成了四萬英畝的森林。在索謨省 (Somme Department) 一省內，也有獨自種植二萬英畝新樹的一種計劃。



上一星期，我坐着車，經過那個會因世界大戰而荒廢過的區域，一面口裏講述，一面手裏攝影，把那些重新改造的新農田，新工廠和新的建築物，一齊收入了眼底。我有書記在身旁，把我所說的話記錄下來，還有一個幼年在法國受過教育的年青的哈佛大學 (Harvard) 高年級生，替我向那些法國人解釋我所說的話。此外法國政府又派給我一個衛兵，他是一個被德國人打傷過十多次的陸軍軍官，對於疆場的形勢，真是瞭如指掌。

我們從理姆斯 (Rheims) 出發，有時前進，有時後退，走了一段曲折的路徑，而經過沙托退里 (Château Thierry)，沿丁瑟明達摩 (Chemins des Dames)，走過了奕松 (Soissons)，聖昆墩 (St. Quentin)，阿拉斯 (Arras)，亞爾伯特 (Albert) 和其他的許多城市和鄉鎮，橫過了瑪倫河 (Marne)，恩河 (Aisne)，瓦茲河 (Oise) 和索謨河 (Somme) 的流域，而終止我們的旅行於諾爾省 (Department of Nord) 的里爾 (Lille) 地方。有時我和法國國界離得非常近，和比利時相去差不多只有一箭之遙。有時我又往南一直走到了德國人向巴黎衝鋒的所在。在我沒有到其他戰場去視察以前，我的心目中就差不多已有了這個重造的法蘭西全部的境況。

我所以稱她是重造的法蘭西，因為我所看到的這個國家，的確是一個新的國家，她從殘墟裏興起來，比舊金山在地震後的重興和芝加哥或巴爾的摩在大火後的重興都要來得快。在那兩處地方重新建築的許多工作，從前我以為已是很煩重，但現在和這裏的大工作一比較，後者真不啻是一種兒戲。這種重興事業，從牠的範圍廣大和進行迅速而論，實在使我沒有方法，可以使你相信這種偉大的事情，只不過是在和約簽字以前不多幾時纔開始的。

在曾經受過最厲害的毀壞的地方，鄉村城市和工廠，都已變戲法似的一起出現了！從前砲炸水淹過的許多礦，現在都已把水抽出，重新又在那造在礦上面很大的通氣屋子底下工作起來了。從前曾經被子彈穿過窟窿，上面蓋過有鈎的鐵絲網的農田，現在都已非常光滑，清潔得和你的花園一樣，而且佈滿着各種農作物了。新的道路和鐵道，現在都已建設在從前曾經扭曲過的鋼鐵和很深傷痕所在的地方了。這點工作，實在足以使人連想到幾千年前上帝從黑暗中分出光明，在六天裏把人類住居的基礎造好的那件偉業來。

但在我未講他們所做的工作以前，讓我先給你們看一點關於德人還沒有來破壞以前的那

些地方的情形。

第一點，那些曾經蹂躪的區域，是在北部法蘭西，從北海 (North Sea) 到萊因河 (Rhine)，南面一直到巴黎。內中包括了六千方英里，其大等於六分之一的印第安納州或三分之二的馬薩諸塞州。其中有法國最富的那十省，占了法國的國土三十六分之一。把法蘭西分成了每塊三十六英畝，那末每塊田裏就有一英畝曾經受過兵燹。把她的國民聚攏來，六人之中就有一人生活於這個戰區之上，他們中六分之一，都是納稅額達百分之十六的人。至於人民實在的數目，大約要等於菲列得爾菲亞 (Philadelphia) 的兩倍，或者芝加哥底特律 (Detroit) 和克利甫蘭合起來的那個數目。

要想了解這塊地方人口的稠密到什麼程度，我們只要把牠和印第安納州比較就得。在印第安納州有三百萬的胡西人 (Hoosiers)。你用九來乘這個印第安納州的人口，那個答數，還仍舊比這塊地方，在沒有那青天霹靂似的破壞以前來得少。在羅得島上，每方英里有六百個人，她的人口，可以說比合衆國中的任何地方來得多。但在這裏的十省中，每方英里卻有了八百個人，換句話

說，就是每四英畝裏有一個五人的家庭，雖然實際上牠們並沒有像我們所稱爲城市或村鎮的那裏。

內中有四省繁盛得和匹茲堡附近的區域一樣，全是蜂窩似的工廠和鑄冶廠，像鋼鐵廠玻璃廠和大的紡織廠之類。從這四省的地下，出產了法國所出的鐵礦的百分之九十，和法國所出的石炭的半數以上，此外又鑄成了法國的四分之三以上的生鐵。

那個破壞過的全區域，還沒有密蘇里的十分之一那麼大，卻有了一萬一千所的工廠，從這裏生產了百分之九十五的法蘭西供給海外和本國消費的毛織物和百分之六十的棉花。法人所用的甜菜糖有十分之七，是從這個地方出產的。這裏有二萬五千個工場，占了法國國富的三分之一，在那磨廠裏作工的大約有九百萬人，在礦中雇用的有一百五十萬人。此外有幾百萬人都從事於紡織工業。

現在再看在剛纔休戰以後，法國開始調查損失時候的情形。當德國人退去的時候，十省中的人民，已減少許多，每五個人中，要死去二個。譬如在波士頓，華盛頓，辛辛那提（Cincinnati），聖路易

(St. Louis)、克利甫蘭、和菲列得爾菲亞等地方，每個家庭中抽去了兩個人，這些地方也就變成了歐洲大戰終了時候這個地方的情形了。法國境內完全被戰事所毀滅的郡縣有一千個，受了極大損害的有二千多個，其得免於兵燹的，在全國中，只有三百七十四個。有幾省裏簡直沒有一個村莊能免於難。在四個重要村鎮中，完全毀壞的房屋，共計二十九萬間。飛彈擊破的，計十六萬四千間。此外有二十五萬間以上的房屋，都東一片西一塊的破壞得很厲害。

其中最大災禍之一，是水源供給的毀壞。在這些法國村落中所用的水，大都靠着那些街角的水井或騰水管的供給。在平常的法國鄉人的家裏，大都沒有流水，他只有到那些水井或騰水管去汲取解渴和烹調時所需的水。凡是我走過的村子，我總看見男女老幼圍着汲水。在那被毀的區域裏，大約有三萬口井，完全被毀，有二萬五千口以上的井曾經放過毒藥，有十萬多口井都要等收拾以後纔能應用。此外還有五萬英畝的池沼，也一定要加以一番收拾的手續，許多河流，也必須設法加以開濬。單就這些河道而論，要是連起來，已差不多要長於從堪薩斯城 (Kansas City) 到巴黎的一條大運河。

有幾千萬畝農田，上面都是那種鐵絲網，把牠們分成了三角形小塊。那些曾被槍彈穿過的廣大的區域，都崎嶇不平，變成了山地的樣子。有的地方又滿目都是很大的窟窿，每個窟窿大的幾乎可以埋葬了一隻大象。那些掘起來的泥土，可以說多得和我們在華盛頓的那座國家議事廳的立方容積一樣。大約在八百萬英畝中，受過子彈的恩惠的終有三分之二，這些都已全毀。有一塊很大的地方，密密的播種着炸彈，這些炸彈中有許多還是能爆發的，把那些在牠附近玩耍的小孩子，炸死了不少。所以在改造工作開始的時候，對於小孩子應該格外注意，不要讓他走近那些工人的近旁。那些大洞和濠溝做成的一張大網，現在都已經把牠填滿。這裏所填的泥土，一起有三萬三千三百萬立方公尺，足足和一條一碼闊，一碼深，二十四萬多英里長的濠溝相等。假使地球有一條乾土造成的腰帶，你在她周圍掘成了一條三呎闊六呎深的長溝，那末，把這條溝填滿的工作，還只等於法國境內填滿那些大洞的工作的四分之一。

關於道路，大部分已在很好的情形之下，和新英格蘭（New England）的那些最好的道路一般好，那些被毀的道路，要是聯結起來，可以造成從紐約到西雅圖（Seattle）的十條汽車道。在

這些路上，大約有五千條橋梁和棧道都被掘斷或毀壞，在路旁整齊成行的樹木，大多數都被槍彈所斷，被斧子所斫，有的甚至和維基尼阿州狄斯馬爾沼澤(Dismal Swamp)裏的死森林一樣的難看。在鐵道上也受了同樣的厄運，有足以鋪設一條從波士頓到密士失必(Mississippi)的鐵道的鐵軌都被毀壞，在休戰之後，有一千五百條鐵橋和隧道都須重新造過。

現在要說到工廠和礦山了。在諾爾省和帕得卡雷(Pas de Calais)的煤礦有三分之二受了砲炸和水淹，有二百二十個要重行鑛。至於隆斯(Lens)利汾(Liévin)庫耳特累(Courtrai)馬歧(Marchin)和特勞庫耳(Dreocourt)的讓與地，則已完全毀壞。那些原動機都遭劫掠，在二百個煤氣製造廠中有二百五十個被他們所破壞。百分之九十的機械工業，價值到一千萬元，已一掃而光，價值八百萬元的玻璃製造廠和化學藥品製造廠，也全被損壞。

這些情形，既已明瞭，那末在未來的一小時中，我可以告訴你法國在大戰中所受到的損失的新意義了。這個故事，是一段令人驚慘的侵略史。紀元前二千三百年的十一月十七日，上帝曾使洪水泛濫，把地球上無論什麼東西，除了人類和那些聚在老諾亞的亞克船中的鳥獸和爬蟲而外，全

都毀壞了。這個故事，也就和他一樣的可怕。

我們所感到格外有興味的，是重新建設那一件事。這件工作進行得非常快，在我走過的地方，簡直好像這種大變動並沒有在法國發生過的樣子。在這種地方，常能使人想到我國西疆上突然發見金礦的那一個都市。這些法國新造的建築物，都很堅固，並且都已住人。把目光放得遠一些，就可以看到那些比密士失必河流域來得肥沃的農田，在我著書的時候，田上都蓋滿了農作物，每畝產量，超過了我所知的美國的農田。在各處又可以看到紅色瓦片蓋就的田舍屋頂，和許多城市和村莊裏的紅屋頂。在法國的法律上，禁止木料造屋，無論什麼屋的屋頂，都一定要用瓦片泥板或銅皮。我們爲了蓋一所新倉庫，往往躊躇莫決，弄得一夜不得好睡。法國人卻往往只從一個小工廠的手中，就蓋好了一萬多所，用灰色泥板或紅色瓦片做屋頂的房子。

從犁耙底下重新造成的農田，大於俄亥俄州面積的八分之一。而俄亥俄州卻沒有這樣肥沃的土壤。農作物都出產得比前多。去年收穫的麥子，比前年增多了八萬英斗，燕麥和稻子也收穫得非常豐富。



在大戰以前，在這些曾被德人蹂躪過的農田上，總計有九十萬頭牛，有四五十萬匹騾馬驢子之類。山羊與綿羊，大約有一百萬隻，豬有三十幾萬隻。到大戰以後，這許多牲畜差不多全部消失，有的且帶過了萊茵河。目前這些田裏又有了將近五十萬頭的牛，爲數相等的豬羊，同時新的牲畜每天還只看見買進來。

我看到過牧羊的人看守的一羣一羣的山羊，我也看到過許多用長繩縛在樁上，用長到牠們膝上的青草餵養着的母牛。這些母牛只能吃那些生在牠們面前的青草，牠們把這塊地上的雜草一步一步的吃了去，好像鐮刀割去的樣子。那裏並沒有籬笆，母牛都靠着金花菜來做食料，牠所能吃的範圍，就只是那條繩子的長度。稍爲離開遠一些，不過幾寸的距離，就有許多大麥和燕麥，有時每畝要收穫到四十英斗。在她吃完了這塊分派給她的草以後，樁子又移到別處去，於是她又有一塊新的草田可以餵了。

讓我帶你經過這些地方，指點法國北部的新田給你看。我們是坐在一輛判哈式 (Panhard) 轎式汽車中，有那個陸軍軍官和御者坐在前座裏。我們駛過一條堅硬如石而光滑如地板的道路。

有時我們還偶然看到那些有鈎的鐵絲網，仍舊像稻草樣子的在田裏東一堆西一束的堆積着，有的已做成了包裹，預備當舊鐵出賣。每包大約有一英尺厚，兩英尺闊，三英尺長，重約一百二十五磅，其價值每噸四元。這裏究竟有多少鐵絲網，我不能告訴你一個確數，但牠覆蓋了幾千萬英畝，卻是事實，要把牠全行取出，恐怕還很需時日。

大部分鐵絲網，是從那些可以耕種的地方拿出來的。其中至今還有若干鐵絲網存在的唯一地方，是所謂紅帶 (Red Zone) 的那個區域，那裏是戰事區域中破壞得最厲害的。這塊地方，有一百英畝一塊的三千塊農田。要把牠回復原狀，其所費實過於牠的價值，所以政府已從農民手中把這塊田買下來，而從事於造林。但此後這個區域重新成爲農田的機會，也已完全沒有，因爲要想從樹上脫下來的葉子，造成一層新的土壤，至少要五十年乃至一百年的時間。

當我們坐車前進時，我左右顧盼的穿過了叢林。那些農作物的地毯逐漸上去和樹林的地平相遇。農田的形狀，各不相同，面積亦大小有差，但是各地都光滑得像從里昂 (Lyons) 絲廠來的新成的絲織品一樣。在這個美麗的絨毯之上，疏疏落落的站着從灰燼中爬出來的新市鎮，以及紅瓦

屋頂的大倉庫，巍然的站在萬綠叢中。

田野中顏色萬千，這時候傾斜的太陽光線，把牠們變成了紫色。那裏是綠色的甜菜和紫色的苜蓿。這裏是黃金色成熟的大麥，檸檬色的小麥和深黑色的新耕的土地。有時經過了一塊地方，紅色的罌粟，在那裏和着黃色的大麥爭豔鬪妍。罌粟差不多就是我所看到的唯一的莠草。我們飛也似的奔跑，實無異於遊了一個大花園。我對於在法國全境上所見的那些良好的農夫，覺得有點驚奇。在我國農業上，每三個人終有一個是懶漢。他的田終只耕得別人的一半深，莠草生滿於道路的兩旁。他的牧場終雜生着許多藍色的薊草和雛菊。在法國，我所看到的田，都很清潔，而各塊田都一樣肥沃。

全國上下都在那裏努力於新法蘭西的造成，而對於那些農田，格外來得起勁。家裏無論老幼，全都在田野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工作着。我還看到許多女人，也在田上工作，有的在那裏耘除甜菜和蘿蔔田裏的莠草，有的在稻田裏把稻草往車上裝，有的在路上推着小車，裏面載滿了各種田園裏的出產品。她們甚至從事於建築上那種吃力的工作。今天下午，我在一個鎮外看到四個強

健的女人，站在很大的一個磚堆上，一個擲一個接的在那裏傳送磚頭。過去一點，有一位禿着頭的老婦，在那裏挽着一輛小車。在路旁田中十二三歲的小孩子，也在替父兄們幫忙。這種苦工，在其他的村落和城鎮裏，也都一樣的在進行。總之，在這個自治市中，是整天營營嗡嗡和跌到水裏去過的蜜蜂一般的，男女老幼都盡力於各種工作，天天要做了一個很長的時間。

昨天我在阿蒙提亞耳 (Armentières) 參觀了幾個重造的棉織和麻織工廠。這座城池離比利時的邊疆只有一箭之遠。在戰爭發生的時候，城中有四十個紡織廠。但在戰爭中已完全被毀，機器的大部分以及黃白銅的器皿，都被德國人送到萊因河的那邊去了。有幾支大煙囪已經炸毀，煙囪倒在屋子上，又加增了破壞的程度。這個地方所遇到的，在那些已毀的許多工業中心中，實在要算最厲害了。

這個地方簡直全是紡織業。在戰前，法蘭西的毛織上所用的錠子，有三分之二就全在這個被侵略的區域裏，此外還有法國的一大部分的麻織機和錠子。德國人從這裏拿走了五十萬枚的麻織用的錠子，和四百萬枚的紗錠。他們送到家裏去的織機，一共有一萬五千部，此外還有許多適於

做麻織品的織機，也都拿了去。他們又毀壞了價值三千二百萬的梳毛機器，和價值一千二百萬的紡紗機器。把許多漂白的，染刷的以及製鐵的機器，有的用砲彈炸壞，有的又送回家去。據說單就這個紡織工業的區域而論，就要損失了二十萬萬元以上。

我想給你看看一張阿蒙提亞耳的一所麻織工廠的照片，這所工廠，我曾經參觀過。新的房屋卻從頽垣殘壁中重新豎起，紡紗和織布的機器，都設備得和新英格蘭一樣。工廠的房屋，也占了很大的面積。圍牆都用磚頭和玻璃，屋頂都蓋着玻璃和紅瓦。煙囪是紅白二色的磚頭嵌成。總而言之，這所建築是非常富有藝術意味的。

在戰事以前，工廠中大約雇用了八百個人，然據那位管理員說，這些新置的倍有效能的機器，出品可以比前多，工人卻可以比從前用得少。在一間約有半英畝大的織布間中，織機都排列得很整齊，在牠們上面，佈着許多牛皮和橡皮做成的帶子，在這間屋上不曾張了一帳大網。有幾架織機在那裏織着二十五英尺寬的布，有的在那裏織着不到一碼寬的細麻布。我看到許多女郎坐在織機上織美國盛行的細麻布，有的在那裏織那種備美國人做輕裝用的生綢。管理員說，這個工廠的

出品，大部分是分銷南美諸國。他對於我國的關稅，表示反對，因為這件事要影響於美法間的貿易。在我走過這個會遭蹂躪的區域的時候，我還看到幾所甜菜工廠。那裏的損失總有一萬萬元以上。其他如蒸溜廠，釀酒廠，和農產品製造廠等，損失也終不止幾萬萬元。

我從阿蒙提亞耳，走到另一個紡織業區域，叫做魯貝圖耳匡（Roubaix-Tourcoing）的地方，這裏完全被破壞過。在這個區域裏的勺尼（Chauny）息來（Oirey）和戈俾因（Gobain）三處地方，我看到幾所重新建造的製造玻璃方塊和化學藥品的工廠。這種工業，都恢復得很快。法蘭西工業的恢復，實在是二十世紀世界中一件偉大的事情。

我可以把這些事情，總結到一句話。法蘭西全國都在努力工作，人民都非常愉快，對於他們的未來，都覺得非常有把握。他們都很節儉，他們都相信有上帝臨在他們的頭上。

## 第六章 煤礦之回復原狀

我今天是在煤礦區域的中心，叫作隆斯的地方。這裏在沒有受德國人蹂躪以前，一共有三萬二千居民。現在新造的許多專備礦工居住的磚屋，很可以表示出牠恢復的狀況。屋基都是石塊，所用磚頭，也比我們華盛頓從來所用的來得好。屋頂又蓋着富人住宅上所用的紅瓦。但他們造這些房屋，卻只化了在美國建築所費的一半，一座兩層頭備兩家住的屋子，所化還不到二千四百元錢。

同樣的情形，任何地方都可以找到。而且都用最經濟的方法和最熟練的工人。每個市鎮都按照規定的計畫，改造得煥然一新，房屋都按着最合衛生的條件建築着。這些大約在法國還是比較新見的事情。他們同時又從事於戰前戰後，在這個區域裏傳播瘡病的那種蚊子的驅除。因為這個區域中，池沼和盛滿污水的砲彈炸成的大窟窿很多，中間孳養了不少的蚊子。現在這些低窪都一起填滿，蚊子也都用煤油把牠殺盡。

在新隆斯計畫中，預備建造運動場和公園的大空地，已預先留出，建築公共建築物和紀念碑的最好地位，也已很細心的把牠擇定。凡是在新的市鎮裏，或者有二萬以上人民的城裏，假使沒有得到地方官的允許，是無論什麼建築，都不准動工的。所以各市鎮雖都照着牠們自己的計畫來改造，卻一定要跟着這種新定的建築條例而進行。這樣一來，法蘭西的北部，將來一定要比從前格外美觀，是一個勢所必然的結果。因為市鎮裏都把街道放寬，並且還創設了許多新公園。在里爾地方，那個圍繞着舊城的城牆和城基，都已拆去，改做了新造的六百英畝大的公共體育場，在理姆斯古教堂的後面，則計畫了一個公衆用的大花園。

在我考察幾件新建設的事物的時候，這一大筆銀錢，究竟用在什麼地方，我只能得到一個淡薄的印象。有一次法國政府定購了十萬扇門，九萬扇窗子，三百萬個門上用的鍵簧，和幾千萬個活塞子。有一次牠購買了幾萬張四英尺闊的鐵牀。有一次就只在一張定單上，牠定了一萬二千張學校裏用的書桌和椅子。

這種種費用，都從國庫支出。在戰事尚在繼續進行的時候，法國政府就決定對於私人或市鎮



裏所受戰事之損失，完全賠償，同時又決定向敵人方面，收回這筆損失。不論損失的情形如何，凡是損失終一定賠償。譬如家用的器具機器，損壞的東西，爲軍隊住居民房而付的費用，以及要把農田回復到從前耕種時候的情形所需要的一切費用，全都是這次戰事的損失。關於這件事的條例，非常繁多，要是把牠一一記下來，恐怕寫了十張新聞紙還不能寫完。

政府對於重建工廠和恢復礦山，都供給資本的一大部分。這些資本全都要從那些修理費名下的公積金上來清償。假使這些錢已由私人團體墊出，政府對這筆整款，得代工廠付百分之五的一筆息金，一直等工廠能把這筆整款全數付清爲止。各種工廠都趕快的向各地購辦各種機器。此外還有許多田地的買進，和許多新的田界的劃定。照法國的地產律而言，在那些承受產業的人中，個個都應平分地產。這件事的結果把法國幾千萬塊的田，都分成了比美國的花園還要小。一個人在同一區域裏，有時儘至於有一百塊很小的田畝，這些田畝有的是遺產，有的是購買的。現在在煥然一新的區域中，這種田畝的主人翁，都已盡力設法聯合，把許多小田，用交換的法子，變成了一塊大田。所以法國這一次的重新建設實在給予法國以不少的經濟價值和美觀。

這許多工廠雖都已繼續工作，但因為歐戰中損失了一百五十萬的壯丁，所以法蘭西仍舊還感着人工缺乏的痛苦。她只得從意大利、西班牙、阿爾及利亞（Algeria）和突尼斯（Tunis）輸入了許多工人。我看見在工人叢中工作的，有波蘭人和俄國人，在街頭路角也都擁擠着各種各色的人民。

這裏的市長是一位謙和而樂觀的老年人曾和我一同參觀這個市鎮，他在破壞工作發生以前，已在這裏當市長。他曾被德人俘到比利時，並且還是在敵人走後回到這個市鎮上來的第一人。他的夫人那時仍在隆斯。在他回來的時候市鎮中瘡痍滿目他所看到的只是許多磚瓦和泥灰。鎮裏最大的原動機，已變成了一堆碎鐵，礦牀和礦產旁邊的工場，都被高擊砲的子彈很整齊的炸毀了。他們於是用了抽水機整日整夜的把水抽出，現在積在礦牀中的污水，已抽去了幾百萬立方英尺。同時爲了阻止流進來的水起見他們又不惜金錢，用三和土造成了高牆來把牠攔住，每一個礦終要因此而化費三十萬元。

那些備隆斯周圍煤礦中幾千礦工住的房屋，比我在國內所看見過的都好得多。只有雕盧斯

(Duluth) 後面明尼蘇達 (Minnesota) 鐵礦區域中的屋子，還可以和這裏相比。那些自治市從租借礦地上所得的利益，都非常大，牠們靠着這筆巨款，建設了比美國任何地方來得好的學校建築物，并且促進了許多公共事業。在這裏的礦工，每人都有一個花園，可以種植許多蔬菜，以供給他一家的食用。煤、電燈和水都不用化錢，其中唯一的缺點，或者就是少一個浴室。在這個鎮裏的平常人家，都沒有浴室，只有礦業合作社設了一個公共的浴室，以備鄰近居民之用，并且對於礦工和礦工的眷屬，還有一種免費的醫院的設備。這些房屋都屬於公司，由公司租給礦工，每月每家約收一元錢的租金。

在戰事以前，隆斯附近煤礦所出產的煤，約占法國產煤總額的十分之一。其全年產額約四百五十萬噸。那個時候，礦主僱用了一萬八千個工人，分住八千間房屋。在戰事結束的時候，凡是煤礦都已被毀，僅存的房屋，也只有三十間。現在要追述當時破壞開始的情形：這個公司的創辦人，當時被幾個官吏和兵士，請出去和他們一塊兒走。這種請求，當然就是一個強迫的命令。他把他們引導到他的最好的一個礦中，一個德國人於是把一只機鈕一捺，他立刻看到那些價值鉅萬的機械，都

一齊跟着一種驚人的，爲達到他們目的而炸裂的大聲，化成了灰燼。

在建設中所用去的三和土，其數量亦足令人驚駭。這是真的，這裏各種建築物，就是法蘭西北部路旁豎着的電報和電話桿子，也都是用三和土做成。這種電桿有三十或四十英尺高，厚約一英尺，闊約八英寸。大都做着大的金鋼石似的洞，從底一直到頂，據我想這大概是爲着減少重量起見的。牠們都似乎非常堅固。

煤礦建築物，都是磚，石，或三和土造成。機器則大都是近代的，而且都做得非常好。大多數從英國和法國買來。我曾經爬上一座機器的頂上，觀察從礦裏起出來的煤塊。這些煤塊都由起重機用鋼條繫着的大桶舉起來。載煤的車子，兩個兩個的在那裏升降。道路都通到倉房，從倉房中，因爲地心吸力的緣故，煤塊都自然墜入於下面車道上的車子裏。

當我站在井口屋子中的時候，我會和一個很大的礦公司經理談話，這個公司，就是我上面所說，從前出產法國煤額十分之一的那個公司。他那時正在注意於促進在他上面的工作，所以從他所得的關於從前德國人之所爲和法國人現在之所努力的事情，都只是幾句問答。法國並不是一

個出煤很多的國家。在戰前她的產量，只當我國產量的十五分之一。不及德國出產的六分之一，或英國出產的七分之一。這些煤還不夠供給各種家事上的需要，每年終有二千四百萬噸上下的煤，從外國輸入。大多數煤礦爲私人公司所有，都在作大規模的開採。其曾被德人侵略過的煤礦中，要僱用了十萬工人，換句話說，等於法國境內其他煤礦工人的總數。

破壞開始於開戰的第一天，自此繼續下去，直至休戰。那些德國人一進來，就立刻禁止挖掘溝渠或保護礦林等等的工作。一九一七年，他們開始着手於有系統的破壞，繼續至於大戰的終了，於是煤礦一齊炸毀，礦裏全都是水。差不多把五分之一的法國出煤額，完全消滅。同時兵士們又從這個礦井到那個礦井，來往的把礦炸毀，就是一架引擎，一只鍋子，或一輛車子，也都不肯剩下，那部電機，也被他們取去。在三年之終，隆斯地方煤礦的破壞，遂完全告成。德人在離去之前，又埋下了許多炸彈，把這個被蹂躪的地方的煤礦機器，實際上全都炸毀。

但是法國人一旦奪回了這個區域，重建的工作，亦就立刻開始。政府一方面組織了一個被災煤礦委員會 (Commission of Invaded Mines)，一方面又從一個貿易公司定購許多抽水機

和電機來把水抽出。法國克復的地方，一天多如一天，這個工作也跟着加快，在休戰後的兩年，十九處被害最大的礦井，都已用洋灰圍住，一年後，有五千萬立方碼以上的水已被抽出。其中最難又最險的工作，要算地下隧道的恢復。這些隧道，總共有一千八百多英里長，足足有從舊金山到俄馬哈（Omaha）那麼一段距離。牠們裏面常有使人窒死的氣體，同時浸透了水的牆壁，又常常可以被穿成洞以讓水進去。

## 第七章 法蘭西戰場上之美人足跡

今天我要請你看一次法國戰區中美人服務和犧牲的電影。我坐在一輛法國自動車的前位，身旁放着一架大攝影機，在我們向前進行的時候，把兩旁的風景，都一起收入了鏡頭。假使這些攝取的照像都沒有壞，你就可從此看到我們所經過的那些非常動人的風物。我們的前進速率是很快，因為法國的車夫都是一般駕駛得發狂似的耶戶斯（Jehus）。好在我們並不注意於地理，所以只管從一處跳到別處，有時在我們喜歡的地方，就不妨停了下來，隨人們與之所至而增加照像的材料。

我們的眼簾中，有許多英尺都是這裏的風景。在眼前就是一處鋪着苜蓿，大麥，小麥，燕麥，深紅色的金花菜和甜菜，鑲着大似茶杯的罌粟花的地方。這是一處各色具備的地方。我們在全景中，要找到一二缺點，真是很不容易。田野鐵道和森林，都修飾得盡善盡美，全體簡直和一件新縫的巴黎

長袍一樣的美麗。我原愛我故鄉，我也始終沒有看見不替可愛的法蘭西出力的法國人。

其中曾經破壞過的田段，更顯出重新創造的美觀。在紅帶的白色山麓上，彈丸所穿的洞還仍舊留在那裏。在戰場相近的地方，那些樹木都像阿拉斯加經過大火的一座死森林。

有幾處地方，荒涼得和撒哈拉一般。在道路兩旁，多是被德國人斫倒的大樹，其中也有是聯軍自己為軍事上原因而把牠伐倒的。這是在畢伽的 Picardy 境內，索謨河就從這裏流過。全省是一個高原，有幾處地方高達五百英尺。這是一塊滿佈着卵石泥土和埋在下面的白堊的地毯。我們在礦口就可以看到一層白色的白堊下壤。我從白堊的一邊，路旁幾包有鉤鐵絲的上面，拾到六個開花彈。

我們向前進行，沿途經過許多村落。有的很淒涼，有的很興旺，介乎兩者中間的村落卻是農夫們親愛的故鄉。這班農夫，在戰事把這個市鎮毀滅以前，就住在這裏，在戰事終了的時候，他們已決意遷回來。政府雖預備了新田和新屋，使百姓搬到那裏以後，可以比前為安樂，大多數農夫卻終不肯棄去他們的故鄉。譬如與阿蘭·西喬 (Alan Seeger) 被害地方相近的那個叫做柏蠟恩松退



耳(Belloy on Santerre)的村落，就是一個例子。西喬是歐戰期間最好的著作家之一，特別是他的以「我有了一個和死神相見的地方」爲起句的那一首詩。這就在柏蠟恩松退耳，他居然和死神相見了。他的詩，你終該還記得罷。

這個市鎮，已化爲焦土，不堪重新建造。於是政府對於這個市鎮裏的家庭，每個都給以十英畝地田，和很好的倉庫與房屋，這些就都在離這個市鎮不十分遠的一塊較爲肥沃的區域上。但是許多農夫都不肯接受，他們願意住在這種破屋敗垣之中，直至他們有力建造新屋爲止。現在磚頭石料造成的房屋，都已煥然一新，那些每塊五十英畝的種着大麥小麥的農田，也都用了合作的設計來努力墾殖。市鎮裏的人大都有一架曳引機和其他的農事機器。其出產的大批農作物，也往往較多於戰爭以前。這個新村和舊的很相似，不過新的是依着政府規定的建築條例而改造的。法國的農夫既不需要那種近代的房屋，又深惡那種美人所喜的大窗和衛生的設備。所以結果，無論是美國人或其他國人住着的區域，假使你依照官令的計劃，就沒有一個市鎮，答應你重新建築。

我會和馬薩諸塞州中和略克(Holyoke)的那位柏爾·斯琴涅(Belle Skinner)女士談

話，她在瑟司省 (Department of Muse) 中，對於哈頓沙忒爾 (Haton-Chatel) 小鎮的恢復工作，曾用過二十五萬元上下的錢。在那裏掘土的人，有一次發見了一大罐的錢幣，他們把牠送給斯琴涅女士。這些錢幣是百年前一個法國農夫的窖藏，形式各個不同，有幾個還是中世紀時候的錢幣。這是二十世紀中錢幣發見上的一件大事，斯琴涅女士已把幾個古錢，贈給巴黎的國家博物院。

我講到這裏，對於眼中所見的風物，要告一段落。現在要說到那位阿蘭·西喬和其他的兩位美國青年，這兩個都是在世界大戰的時候，把我們的青年的精神表現得最出色的人物。當我在墨西哥城 (Mexico city) 中第一次遇見西喬的父母的時候，西喬還只有四歲。他在柏蠟恩松退耳地方德國人濠溝上受彈而死的時候，也只有二十八歲。他在戰事開始的第一星期中，就加入了法國的外人義勇隊 (French Foreign Legion) 中，一直以至於他被殺的那一天，他生長於繁華之區，求學於美國和法國，他是哈佛大學的畢業生，和巴黎智識階級的領袖人物都非常接近，在戰事發生之前，他已因他的朱味尼利亞 (Juvenilia) 那一首詩而享了盛名。

他以一個壯健而沒有勞苦的經驗和智識的人，突然加入了活潑的戰場服務的人叢中，有時

睡在濠溝之中，有時從事於哨兵的職務，經歷了無數次的戰爭，以至於他和死神相見的最後一分鐘。他的最偉大莊嚴的那些詩句中，有幾首就是在他被殺的那天晚上寫就的。他的著作，在戰爭時期的文學中，已永久的成了一個紀念品。他的詩集的版權，已賣得幾千元錢。這筆款的大部分，西喬先生和西喬夫人把牠捐助了巴黎的美國圖書館的柏來勒特支部 (Belles Lettres Branch of the American Library)。其餘的都贈與美國的法國災區善後委員會替法人建築的那些圖書館中。法蘭西人很贊美阿蘭·西喬，他們用了三十萬法郎，請法國著名的雕刻家替西喬雕刻了一個石像，作為外人義勇隊的紀念品。那個威爾遜 (Wilson) 總統在和平會議 (Peace Conference) 時所住的魄雷斯·特厄帶烏尼 (Place des Etais-Unis) 已由他們選定了作為這個紀念物豎立的地方。

阿蘭·西喬的精神，就全寓於他的我有了一個和死神相見的地方 (I have a Rendezvous with Death) 那一首詩中：

我有了一個和死神相見的地方

第七章 法蘭西戰場上之美人足跡

從法蘭西到斯干的那維亞

在那幾處爭奪着的堡壘上，

當那春之神伴着沙沙作聲的濃蔭而回來，

當那蘋果花苞的芬芳充塞了宇宙的時光，——

我有了一個和死神相見的地方

當那春之神把蔚藍晴朗的白晝帶回去的時光。

要是枕着絲綢無嗅無覺而沈睡，

有愛神在那裏擔心着美滿的酣睡，

脈搏接着脈搏，呼吸對着呼吸，

有那種甜蜜的靜默底醒覺，

上帝知道這樣的是比較的來得好。

但是我有一個和死神相見的地方。

卻是中夜的時候在幾個火光熊熊的市鎮上，

當那春之神在這一年中重復北行的時光，  
我要保證我的話是真實，

我終不會錯過了這個和死神相見的地方。

去今一年以前，我從巴黎坐車到一個離沙托退里不遠的美國殯地那裏，在一個質樸的木製十字架之下，葬着卓斯·啟爾滿 (Joyce Kilmer) 的遺骸。他有一首在從來詠樹詩中最美的詩。你們和我一樣，應該把牠記住了。這首詩是：

我想我將永不看見，

那和樹一樣可愛的一首詩；

樹兒啊饒口緊貼着，

甜蜜而豐滿的地球之懷抱；

從法蘭西到野子的那維亞

樹兒啊整天價對着上帝凝視着，  
舉着她的翠臂而祈禱；

樹兒啊在那夏天的時候，  
髮上戴着黃鸝的小巢；

雪花兒在她的懷裏靜臥了，  
雨點兒又來親密地陪伴她。

詩是像我這種默子謫的，  
只有上帝纔能造成了一顆樹。

啓爾滿長睡的殯地，收拾得好，青青的草蓋住了他的墳地，可惜在四分之一英里以內，竟沒有一株樹，太陽高高的曬着幾個小小的白色十字架。啓爾滿軍曹的墳墓，被無數不著名的兵士的十字架圍繞着，我們隊中的一位能够發見了牠而把我們領到這個地方，完全是偶然的。我注視着的痛苦，這首詩使他在當兵的時候，自身所受的痛苦，減少了許多：

\*

\*

\*

肩膀只在負荷(包裹)之下陣陣地痛酸，

(十字架安適地放在背上。)

我還鼓着燃燒而痛疼的兩足而猛進，

(神聖的足已踐踏了我的心扉。)

他們向我狂喊而我已失了知覺，

(他們還要向你搥背和批頰。)

第七章 法蘭西戰場上之美人足跡

我執槍的手已僵硬而麻木，

（從你被刺穿的手掌而流出了鮮血。）

主呀！我已爲我受了勝過那芸芸衆生的多少苦，

而今讓我還你吧，

你所賜給我的無量的禮物。阿門

還有旁的人能留下比這再好的紀念物麼？

同日我又看到了墾廷·羅斯福 (Quentin Roosevelt) 的墳墓，我向這位自林肯 (Abraham Lincoln) 以來我們美國最大偉人的驕子的遺骸，誠誠敬敬的鞠了躬。青年的羅斯福睡在一座小山的山脚上，和他從戰鬥飛機墮下的地方，相去不遠。附近有許多森林，和一個美麗的紀念碑，法國人現把這個碑用鮮花盛妝着，豎立在他的墳上。



## 第八章 忙碌的巴黎

來，和我一同來參觀這個忙碌的巴黎。我們往常只把這個都市認做一個娛樂，時式，和美術的都市，而對於在別地所看不見的種種罪惡，卻都忽略過去。其實在這裏，所謂「真實」這件事，只是面上的泡沫，只是香檳酒中閃動的小泡都是點曇花一現的東西。

那些真的巴黎人，莊嚴而又敏銳，愛家而又謙和，對於生活的維持，和未來的子女繞膝的家庭的處置，都比其他的中心事物來得注意。

在我考察巴黎的時候，我始終找不到那沒有工作的一部分地方。街上都忙着貿易，電車和大的帶有掃雪機車頭的自動車，都滿載着來往商店的勞工和書記。那些計程收費的客車載着箱籠和包裹，在大的運貨車中間，發狂似的縱橫奔跑。從鄉間進來的大農車，用兩匹或三匹拍士龍（Parahoron）種的大馬拖着，也拚命的和驢車與自動兩輪車爭地位。就是人們也有背着拖着貨

物在街上經過的。車子真可說是滿街都是，而且都在街上跑着。在這個城裏，無論什麼地方，都是一個樣子，無論在通衢或在小街上，對於徒步的人，都不能免去危險。這位考察的人，是刻刻在那裏提防着，免得被那些忙碌的巴黎人所踐踏。

對於巴黎人所做的工作，能知道那種巨大的數目的人，真沒有幾個。這個城市普通多視為繁華和時髦的中心，不但是法國一國，並且是其他諸國的中心。所謂全世界的人都到巴黎來買東西，也成了一句很普通的話。美國人看見一大羣遊手好閑的人，老的少的，在街衢上搖搖擺擺的來往，還有時髦的穿着很漂亮衣服的大羣婦人和紳士，都在宋愛理雪（Champs Elyées）上和霸特部羅（Bois de Boulogne）裏來往馳奔着，終以為這就是所謂巴黎，其實真的巴黎卻是一個工廠的大蜂窩，內中有幾百萬家的私人工廠，外面有很大的製造鋼鐵，機器，鐵道和建築用的材料。飛機和自動車之類的工廠。

就在這一星期，我去參觀了一家，這家工廠占地一百二十多英畝，有一萬六千隻手在那裏忙得和釘子匠相似。牠有七十英畝的建築物，向牠定貨的單子，每天都雪片似的飛進來。牠製造自動

軍，載重車，四乘大車，曳引機，自動兩輪車，和其他用汽油當燃料的靠着輪輻行動的種種東西。這是芮腦爾脫 (Renault) 大工廠，這個工廠製造一種華麗的頭等車子。在大戰期中，牠雇用了幾百萬人來製造軍用品和自動的運輸機器。現在牠已從刀劍而化為犁鋤，定了一種標準的工作，專門來製造和平的東西了。

還有一個自動車製造廠，名稱叫雪得龍 (Citroen)，專門製造車輛，但只是一種馬力很小而車身較為精緻的車子。牠雖已竭牠製造的能力，還仍不能滿足社會的需要。還有一個戰爭利器的製造廠，現在也在那裏改造打字機，農業上用的機器，家事用具，紙張以及其他重造法蘭西所需用的種種建築上的材料。

就是在巴黎自身，也有許多工業中心每區都有自己的一種工業。譬如在某一區域中有皮店和車子店，在別一區域裏，都專門從事於製造汽車的新車身和各種照圖而製的零件。在格勒涅爾 (Grenelle) 全是化學藥品製造廠，在聖得尼 (Saint-Denis) 克利輝 (Chilly) 聖圖翁 (Saint-Ouen) 和蓬丁 (Pantin)，卻都是鍊糖廠，釀酒廠，和鞋靴製造廠等等。巴黎特別出產那種種的繁

華品，像什麼珠寶，衣服，皮裘，和其他珍奇的東西。這個城市也製造鐘錶，古銅器，精製的磁器，糊壁紙，和掛帷之類。牠又以針繡，衣服裁製，和人造花著名於世，此外還有染坊，玻璃製造廠，和化學品工廠。

這是真的，巴黎人差不多無論什麼東西，自繡針以至汽車，自鈕扣以至飛機，自手套以至美麗的長袍，都在日間製造。從事於製造婦女衣服各部分的女人，有二萬多。她們一年的成績，常值到一千萬元。專做婦人胸襟的人有好幾千，不但替巴黎人做，同時還做了賣到法國的其他各部，和輸出國外去的東西。牠有五千家用具店，每店總有三四雙手。這些用具雖多用機器做，比不上我們的耐用，但都雕刻得很精美，而且大多數都是鑲金的，那裏有二千家製錶的鋪子，每年出品價值五百萬元。還有幾千家專製巴黎的特產，如各種小玩物和奢侈品，其中有珠寶，人造花，以及用皮，角，骨，象牙製成的精美的東西。在實際上，凡是我們所能想到的東西，法蘭西人全能製造，而且無論什麼東西，都做得非常精美，稱巴黎為世上大市場的中心，真是無可批評的。

在這裏最大而且最著名的工業之一，當然是供給有錢和時髦的婦女們用的頭飾物和長袍的製造業。在目前，牠的最好的市場是北美合衆國，凡是經過這裏的美國婦女，總多少要買幾件巴

黎的外衣和帽子帶回家去。但有幾件的新衣的人，都一定要經過海關的檢查。照我們的貨物征稅律而言，凡是沒有上身過的價值在一百元的新衣，都不能不付入口稅而帶進美國境內。因為檢查員一定要檢查旅客的行裝，要是不說謊話，總沒有法子能躲過這次入口稅。私運這件事，現在比從前更難。從前有許多富翁，一年總來一趟巴黎，把衣箱裝滿了回去。其中最富有的人，往往要裝滿了八隻乃至十隻的大衣箱。有許多衣服簡直在下船以前一次也沒有穿過，有的人一天中要穿了五六件的外衣，穿幾分鐘就換上一套，因為這樣，纔可以表示這些衣服是都已穿過的，有的在新衣上綴着舊的標記。此外還有許多法子，都想把新衣變做了舊衣的樣子。從最好的巴黎成衣鋪裏購一件毛織物的長袍，總要化一百多元。至於絲絨或綢緞做的衣服，往往要費二百元以上。在那些旅客帶回家的發票上，固然可以把價值寫得低些，但是我們海關上的辦事員都非常精細，這種欺詐的行爲，類多被他們所發覺。

巴黎替全世界的人首創了種種的時裝。我們的大商店，大都派遣了辦貨員去定購長袍，帽子和和其他各種的巴黎特產，以備下一季的出售。這種辦貨員只把各種式樣的衣服和帽子，帶了一件

回來，把牠陳列在窗子裏，再徵求照這樣本定購的人。這種東西稱做樣衣，做這種樣衣的人，又是一種規定的職業。在那些著名的成衣鋪裏，這種樣衣，都由大藝術家計劃的，那裏有許多陳列品，這班美國的辦貨員，就被他們用請帖請了去參觀。在這個時節類都非常講究，那些專門爲這個目的而雇着的美麗婦女，都穿了各種長袍，穿梭似的來往，那些辦貨員就從中選定了幾種，這幾種是他們認爲適宜於美國市場的。今年有一個著名的成衣匠，把他新創的花樣，在一個花園裏的一次宴會中揭布出來，那裏有許多穿着樣衣的婦人在桌間來往走着。此外還有爲私人買賣而設的同樣的樣衣的陳列櫥，而且有許多照着樣做的衣服，由這家首創花樣的鋪子裏售出去，有的還送到海外去。

有人要在巴黎買一件精美的長袍，差不多要化了她所喜歡的東西的全價。那些著名的成衣匠，簡直是藝術家，所以從他們的特殊技能上，他們就要得到一個藝術家的報酬。但家僅中產的法國女人，總不願請教他們，她們的足跡也永不會走到佩路（Rue de la Paix）去，就是去，也不遑到那些街旁陳設的華麗的珠寶中間去買些小東西。她們實在很少曉得衛史（Worth）卡羅（Callot）真內（Jenny）或帕克文（Paquin）是在什麼地方，有時碰得巧，偶然看到了牠們那裏

每季中新式樣的展覽品。但她也永不想在這種大店裏買一帽子或一件長袍。假使她家境很富裕，那末她就先研究那些關於時裝的書籍和許多成衣匠所新創的各種衣服的照片，然後到她自己的小成衣匠那裏去，這些成衣匠，類多住在後街一個院子的三四級階級的上面。她於是和成衣匠互相計畫，照着她所選定的那個著名的式樣模仿起來。照這樣做法，她往往只要化了原價的四分之一，就可以把她所要的衣服做成。

在這星期內，一個美國女人告訴我，有一次她站在一家成衣鋪中，看見一個巴黎的社會之花，那是一個法國著名報館主人的妻子，和那個成衣匠說話，她告訴他，她所定的長袍每邊一定要用多少鈕扣，在背上要有多少絲帶活結。這位女人曾經到衛史地方展覽的那些店中去過，而且選定了一種式樣，但做成這套衣服的，卻是一個小成衣匠。

某日我和我的女兒出去買一件新長袍，她在巴黎已住了兩年，她亦懂得法國人省錢的方法，她所進去買東西的那家店鋪，在街上一點也沒有標記。這家店鋪也就和其他的幾千家一樣，所製成的，既不是女伶穿的，也不是富室的妻女穿的衣服，只是那些處於中等環境的婦女們穿的衣服。

她們在現在的時候，不得不愛錢如命了。

我們把車驅到巴黎商業區中的一條小街裏。那成衣匠住在一個院子裏，我們跑上三級階級，因為這所屋連一隻小箱也沒有，這種小箱在許多法國商店裏大都用了來替代升降機的。馬利（Mario）夫人碰到我們，臉上露着笑容。她把她的樣本和她的時裝的畫片都拿出來。衣服的材料是早已選定，因為批發商早已送了一大包，可愛的棕色絲絨來試驗這些裝飾的好壞。於是她把那個小的配衣匠馬德麻賽·冉（Mademoiselle Jeanne）喊進來，在她的幻術之下，一件新的創造物就在我們目中像與都（Hindus）的芒果樹似的變了出來。冉把絲絨的一端披在我的女兒的肩上，只這裏縫一針，那裏摺一褶，就立刻成了一件最近由某著名成衣匠計畫出來的衣服樣子。她把別種材料，摺了幾褶，又摺成了一雙衣袖，在五分鐘以內，我們就在鏡子裏看到了一件和已成的一樣的長袍。法國人很少有已成的衣樣，凡是衣服終是照穿的人的身材而做的。

我聽說做女帽的人也是這樣。那裏原也有已成的帽子，像人們在窗裏所看到的，但那些藝術的巴黎製女帽者，卻都在買帽人的頭上做成的。她們用剪刀把繩子剪得和頭的大小相同，再插了



許多針，於是東一摺西一彎，那個東西就告成了。

## 第九章 大大小小的店鋪

要知道巴黎的忙碌情形，沒有比參觀商店來得再好的了。巴黎總有幾十萬家店鋪，而且全都充滿了貨物，全都非常的忙碌。那店鋪的玻璃，是一個新奇珍貴的東西的博物館。就是幾家極小的店鋪，也陳列着價值鉅萬的貨物。今天下午我在一條繁盛的街道中，停留於一家比鋼琴箱大不了多少的店鋪前，店鋪的小窗中，陳列着許多手錶，這種手錶，我敢大膽的說一句，你在紐約或芝加哥是不能找到的。在一塊方玻璃之後，在一塊黑絲絨的背景之前，掛着許多錶，錶的大小只和郵票一樣，有的只比郵票略為厚一點。有一隻，大約有我的大姆指的指甲那麼大，配着一個白金的表面，四面圍着許多金鑽石，和牠相連的一條表錫，都鑲着精選的明珠。假使我有一個情人，我一定不惜從柏林跑到巴黎來，來把牠買了送給她。

其他的錶都用絲帶連着。有的嵌着珍珠，有的掛在鑲着金鑽石的手鐲上。在遠一點的一扇窗

各店店夥，大都非常謙和，而且都穿着很好的衣服。賣貨的女人，大都穿着黑色的衣服，跑堂的  
男人則都穿了從前牧師所穿的很長的外衣。至於店裏的會計書記等人，則都有很多的鬚髭，因為  
在法蘭西人，毛是生在面上的。不過我也可以說毛是生在法蘭西人的頭上的，因為就禿頭的人而  
論，我們央歧人 (Yankoo) 要有七個禿頭的人，纔抵得法人的一個。這裏青年的鬚髭也多得和老  
年人一樣，有幾個曾經招待過我的中年的店夥，看起來簡直好像永遠沒有剃過的樣子。我喜歡研  
究這種鬚髭。他們時時刻刻在那裏梳，把牠都梳得很整齊，很美觀，讓牠留在中央。許多人都留着上  
脣鬚，有幾個生成一種兇暴怕人的形狀，使我記起坡叻斯 (Porthos) 和達塔南 (Dartagnan) 在  
被人觸怒以後預備和人決鬪的那副神氣來。

在這裏有好幾家百貨公司每年要做幾千萬元的生意。其中有一家叫做波馬澈 (Bon Mar-  
cha)，用一種合作的原則來經營，牠們店裏的店夥，就是店裏的股東。我曉得這家公司股份的價值，  
正在逐年增加，那些會計書記等人每年所得的紅利，常常超過於他的工資。

波馬澈是一個帽匠的兒子名部栖科 (Boucicault) 所創辦的。開始的時候規模很小，但後來

逐漸發達，竟成了巴黎全境內最大的百貨公司之一。部栖科娶了一個女工，他死了以後，她就經營這個事業。在她死的時候，她寫了一張遺囑，把這個公司送給了她的雇員和助手。凡是雇員全都供給膳食。他們在每天中午，有一餐和我們大菜很相似的小食。其中有湯，肉，菜，和一件尾食品。有一天我到餐室裏去，我看到在那裏用膳的，有一千個男人，在和這間餐室相連的屋子裏，有好幾百女人。這座膳廳有六百英尺長，占地半英畝左右，有八十扇窗子。我看見在各店夥的座前，都有一瓶酒，此外在用過膳以後，各人都還有一杯咖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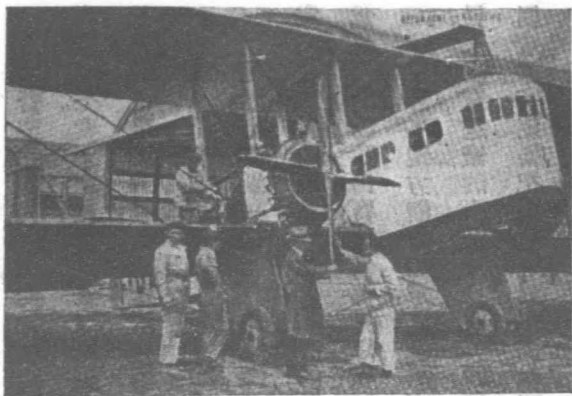
我從餐室走到了廚房，在廚房中至少有二十幾個廚子僕役和屠夫在那裏做事。當時那全店裏的人都在吃羊肉雜碎，羊肉在鐵架內蒸着，鐵架有時開，有時關，忙得和烘餅的鐵架一樣。你假使用兩扇花園的鐵門，把他用鉸鏈連在一塊兒，放在爐上，那種樣子，同這裏的一隻鐵架，大致差不多，每一隻鐵架可以放一百碗肉，而六百碗肉排或雜碎，亦可以在十二分鐘中燻好。七百磅的蕃薯，可以同時燻好，一千四百隻鷄子，亦可以立刻煮熟。

和波馬澈相連的，是女店夥的住宅，店裏對於她們，免費的供給房屋，布，熱和食物。凡是店夥服

務五年，他就可以得到一種利益，所謂「部栖科補助金」(Bouciault Provident Fund) 這是一部份營業的餘利，按着薪金的比例來分配的。這種公積金每年付百分之四的利息，利息就加到資本金上。女人在雇用十五年或男人在雇用二十年以後，他或她可以把這筆資本金抽回，那些年齡滿五十歲的人也有同樣的權利。女郎在將要結婚的時候不論她服務年限的長短，她可以把她的資本金全數取出。

此外還有別一種獎金，那是養老金，是贈給那些在店裏服務滿二十年或已達暮年的人的。這家公司所付的工資，我曉得和旁的公司一樣，但是雇員的收入，卻全要看他們出售貨物的多少，因為每次貨物的出賣，他們都可以收取一筆規定的經手費。

從許多地方觀察起來，巴黎的商人似乎都不善於經營店務。那些平常的商店中，既沒有記賬員，又沒有送錢的人，甚至於連一個傳遞銀錢的男孩子或女郎都沒有。一個店夥做了一筆生意，這個店夥一定要把發票送到三個或四個簿記員面前，那些簿記員都坐在店角的一張賬櫃後。她在這個地方，把貨物或發票交給一個簿記員看，簿記員是照樣的把貨名和價目等等用墨水和鋼筆



只在華沙(Warsaw)地方，這還只是歐洲航空的中途，這隻航空快機就由一位精練的機匠很小心地整擦過，以預備第二步的進行。法國爲了維持她的航空路線起見，每年要化費了好幾百萬。



部耳熱航空場(Bourget Flying Field)上的飛行機，牠們到達和離開的時刻都寫在板上，像火車站裏的行車時刻表一樣，旁邊還有一張很大的地圖，告訴你飛機所飛過的地方和路上各地的氣候狀況。



關於用乾菜和香草以做藥煮菜的那種精巧的方法，是法國烹飪經濟學上一個重大的祕密，這類菜多半藏在屋頂的一間小閣中。

記在他的賬簿上。

就是昨天，我在微爾旅館的東方市場（The Bazaar of the Hôtel de Ville）裏買了一隻寫字檯大小相同的衣箱。那個賣箱給我的瘦弱的女郎，彎着身子把箱子在通道上拖過了那間占地四分之一英畝的屋子，一直到店鋪的那一面簿記員坐着的地方。我拿出我的錢來看，這樁買賣和吩咐他把貨送到我的旅館去，整整的化了我二十分鐘。主顧和簿記員的交涉往往又要費極長的時間，這樣自然要耽誤了別的賣買。從我看起來，在紐約或波士頓只要用一人就够的，在巴黎真是非三個人不可，在這種情形之下，店鋪自要受到極大的負擔了。



能尋到一點點的破壞地方。那位屋主先照着租借物品的清單，把每隻碟子，刀，叉，盆子和匙，都細細的察看過。他連各種用具的下面也都張望過，用手指摸着漆過的桌椅等等的面上，來尋找那傷壞的痕跡。他突然的看到了放在沙發上面的一本雜誌。他立刻把手舉起來，飛也似的跑過這間屋。同時嘴裏還不禁喊出了一聲「啊吓！」他把那本雜誌拿起來，他以為在牠底下總可以找到一大塊油漬的污點。但是，竟沒有一點東西，於是他臉上不禁露出了一副失望的神氣。

在事實上，我聽人說，有幾個屋主，簡直把傷痕和污點看做一樁經濟上的大財產。這種污點往往被人所忽視，於是他們得從那些在訂約時沒有注意到牠們的租屋人的身上得到了一大筆的賠償金。

除租金而外，還要出一筆規定的錢，作為洗滌屋子的費用。這條條件往往不列入租約中，普通多等於租金的百分之五，這也是管屋人的工資的一大部分。這個管屋的人，除了他住屋不用出錢以外，他從屋主人所得到的，實際上也真有限。法國的管屋人，真和他美國的兄弟們一樣的有權，一樣的專橫，所以最好還是待遇他好一點。因為要不然，他能穀把你的信藏起來不送給你，他在客人

找你的時候，可以回答說你不在家。此外你回來遲的時候，你掀門鈴的時候，你還得請他先把廳堂裏的電燈開亮。

燈火在法國又是一樁經濟的事情。在晚上凡是法國人屋子下層的大門前，都漆黑得和地獄一樣。電力都用一種機械的計畫限制着，凡是電燈只准在你足以走到樓上的那個時間內亮着。這大約只有三四分鐘。那管屋人聽到你鈴聲他把電燈開亮，於是就讓牠們自己息滅。這裏的電流比美國來得弱。在許多屋子裏，一個人往往不能將電爐和電鍋，同時並用。

在法國屋子中那些驚人的經濟事情中，有一件是關於升降機的。凡是有升降機的，都用得很經濟，有的還簡直沒有升降機。美國公使館設在一處很優美的區域中的一所屋子裏。美國人之拜訪美國公使的，都用一隻很小的升降機一層一層的送上去，這架升降機就只有一只桶大，角上只設着兩個座位。所以不能同時升降二人以上。

去年夏季，我的女兒賃了住在巴黎附近的一位孟買（Bombay）公主的屋子。那位公主爲了她丈夫的健康起見，已到一個地方去避暑。所以屋中還都備着家具。這是在一座偉大的建築物的

第四層，但是那架圓的升降機卻實在沒有比一只粉桶大。只要兩個人一進去，他們就已經幾乎要擁擠起來。我在進去以前，常不禁要看牠兩次。

這種升降機，是用一個上推的機鈕管着的。實在也是等於沒有，因為在巴黎有幾個旅館中，雖然每間旅客天天要出六元錢或六元以上的用費，但升降機卻是用上推的機鈕上下的，而實際推的還是客人自己。在平常的屋子裏，升降機是只用在上升的。所以你雖坐着升降機上去，你卻得步行着下來，這也是爲着省電。有許多屋子裏，並且還沒有升降機，現在六層的樓屋雖也建造起來，但大都沒有升降機，要到各層去，就只有步行。我在巴黎是住在旅館的第四層，我曾注意到牠上升時所費的時間。這件事整整要兩分鐘工夫，或者說每三十秒鐘上升一層。照這樣速率計算，要是到那武爾衛史建築物的頂上去，來回一趟，就要化一點鐘的工夫了。

燃料也和電流一樣的節省。在這裏是沒有所謂耗費柴煤這件事的。大多數鐵路公司都用那種把煤灰壓成的煤塊來轉動牠的引擎。至於煤灰做成的雞蛋大小的煤球，則都用在烹飪，暖屋和起火爐等等用處。

巴黎的柴，論束賣。平常的柴店，是一種很小的鋪子，只有八英尺至十英尺寬，朝着街上，柴薪則堆在架上。據估計法國一年在柴薪名下大約要化七千萬元。柴薪既這樣貴，所以除了引火之外，只有富家用得起。現在他們特別是大商店中，都用各種氣體來烹調食物。法國人對於美國人所謂生火取暖這句話的意義，懂得的人實在很少，除去嚴寒的天氣，在法國是沒有所謂火的糜費這一件事的。

此外還有一件事，在美國，我們以為或者有的，在這裏卻真是這樣。這是一種最吝嗇的事情。譬如說，在美國常常說，屋中的水管未免太小了，牠們簡直已失其效用了。這也不過說說罷了。不料在我著書的這間屋裏，卻真是這樣，但是這間屋還要我每天出六元錢咧。

至於小費呢，他們都不斷的垂涎法郎和銅幣。你的門鈴要響一次，你最好先預備幾個錢，因為他們做這件事的時候，已希望到這筆小費了。送電報的孩子，送快信的郵差，至少要二分半。食物鋪裏來的人要拿百分之十的小賬，大的百貨公司裏來的人，也要拿到這樣一個數目。在元旦那一天，凡是在一年中服侍過他的那些人，都到他屋裏來，老實不客氣的向他討一個賞賜。像掃門前街

地的那個人，替升降機擦油的那個機器匠，送牛奶的那個女郎，以及那個管屋的人和他的家屬都要得到這筆賞賜。凡是修理東西的機器匠，一定要拿幾個小費，甚至那個計程收費的車上的駕駛者，也要拿到照車價加一的小費，他纔肯罷休。

在這種屋子裏，老有許多奇怪的事情。譬如那些租屋的人常常要用他們自己的煤氣和氣力，而屋主卻堅持着要把煤氣管裝在牆外，因為恐牠們漏氣。這樣一來，在解除租約的時候，那租借人自只有把這種不動用的家具，拿了一起走，否則就賣給後來的租借人。那些發熱的設備，也大都不很好。蒸汽和熱水的熱在法國的家裏是從來沒有的，有的屋子，至今還仍舊沒有裝電燈。

那些租價較廉的屋子，和我們的比起來，簡直是養白鴿的籠子。牠們都是很小的房子，壁櫥爲着節省地位起見，都造在牆壁中。壁櫥的門，看起來好像通到別間屋子去，但把牠開了一看，其中卻原來鋪着一張牀。孩子們就睡在這兒。這種屋子裏的地板，卻都很好，常常鋪着木板似的鐵片，時時在那裏閃閃發光。

講到這裏，關於法國人家庭，就只有一件事情了。我最初看到這件新奇的東西是在里昂，但旁



巴黎的中央小菜場，是世界最大的市場，在這個地方，營業開始於早晨三點鐘。內中有各種可吃的東西，自雞子以至於青蛙之類，就是肥的田螺也有賣，每百計洋六角。

人告訴我，這件事在法國是全國都如此的。牠有一個渾名叫做「朱達斯長條子」(Tudas stia)，是一塊紙牌大小的銅片，上面縱橫的刻着許多十六分之一英寸闊的長條，釘在門上的一個小洞上。這樣，屋裏的人，在她還沒有被人看見的時候，可以先從這裏看一看那個敲門的人，來決定她的見與不見。假使她不願意見他，她就離開這裏，在她身旁的傭人，就回答說主人不在家。這件事情，和我們美國女人用甘言蜜語對付她所不歡迎的客人的那種所謂「朱達斯接吻」(Tudas kiss)，究竟誠偽相去多少，我也不知道。

## 第十一章 法國的僕傭問題

法國的僕傭問題，在在法國的那些美國主婦的見地上，卻覺得並沒有成立的可能。從她的目光看起來，工資也並不算貴，況且她們就不過希望能夠爲了她們所需要的那些東西而作工。普通的家僕是一種呆板的制度，她常常替那些有三四個人口的家庭，做些烹調，灑掃和摺疊被褥收拾牀鋪等事情。此外就是擦鞋，補布，和替她的女主人或男主人熨衣服。她假使每禮拜天能夠有半天的閒暇，她已以爲受了優渥的待遇，在其他日子裏，她是一點也不想再有些時間來做她自己的事情。

臥房裏的女傭管各種補綴的事情，有時還要替這家的女人們縫些衣服。她在主婦所買的衣料上，可以得到一筆經手費。這種女傭中，有一個是專管收拾房間，拂拭桌椅和保護孩子的。至於替主婦梳髮也是常有的事。她們要是沒有女傭，她就得靠了那架精巧的梳妝臺的幫忙來幹了這件



事。法國的廚娘，常兼管買菜的事情，她也願意做這件事，因為她可以從賣菜商手中，收取一筆經費，多的時候，每元錢裏可以抽到五分。

這裏是我上一禮拜天早晨在注意女傭們到市場裏去的時候所寫的一些筆記：市街上都充滿了婦人和女郎，她們大都淡裝着，沒有戴帽兒，每人手裏都有一隻籃子和一隻網袋。有許多車子的青菜之類，在街上來往着。食糧和蔬菜店都已開了門，街裏都排列着許多架子，外面圍了一大羣的買主。市場裏的賣買時間，照例是九點到十一點鐘，但是即使在九點鐘以前，也可以看到幾個女傭的回來。市場是她們唯一的聚會地方，她們總喜歡每天在同一時候到那裏去，因為這是她們和朋友們閑談的所在。所買的東西的數量卻並不多。有的就只有一束紅蘿蔔，一束白色花椰菜，一打蕃薯，一小塊肉和一瓶必不可省的平常的酒，充塞在買菜的人的網袋中。

至於工資，在他們雖然以為目前已是過度的昂貴，但是和美國比起來，卻不算什麼一回事。在這裏的廚娘，每月不過十四元到三十元，而這種三十元的工資，還只是富翁們付的。法國人對於這些在廚房裏奔走的女人或男人，也只希望他們能夠做點可口的餅乾，尾食品，和精緻的幾種點心。

在那些有四五個人的中產階級的家庭裏，還是有幾次宴會的，廚娘的工資，也不過每月十七元上下。

他們用膳的時刻，也和美國人不同。在法國，每天開始做事的時刻來得遲，起身也起得遲。那些巴黎人店鋪，普通在九點或十點鐘以前沒有開門的。大多數的商店，都從十二點鐘關起一直到下午一點半或二點纔開。這是專爲吃中午點心的，中午點心是非常重要的，因爲那次早餐用的咖啡和麵包，實在太少。這裏的人，把這個用中膳的長時間，都當作一個看望他們家人的機會。但是住在這裏的美國人，卻因此而失去了他們很長的黃昏和他們在傍晚時候運動的時間。法國裏的商人，無論誰差不多總回到家裏去用中膳。他們在這當兒都希望有二點鐘的自由，不過他自二點半鐘回到他們的寫字桌以後，他們就要一直等到六點鐘纔得出去。這樣一來，晚餐自然也連帶的延遲。就是在那些中等人家的家庭裏，也希有在七點半以前吃晚飯的了。要是我們的傭僕，一定要把他看作一件難事，但是法國的傭人，卻都不願意在十點以前，把她的事情做了。

有幾個住在巴黎的美國主婦，想把這種法國女傭的習慣改正一下子，但實際還是讓她們照

她們自己的日程去做來得好。譬如在起身以後吃的那次早餐裏裝咖啡麵包和果漿等類的碟子，她們都把牠攔在那兒，要和中餐用的碟子一起洗。你假使要叫她立刻就洗，這究竟是爲着什麼，卻就不容易使她了解。此外還有我們的其他習慣，也是她們不願意採取的。她們願意跪了下來，把那並不必需的手腕在硬木地板上塗着油，卻不願意立了起來用那長柄的塗油的用具。他們固執的認爲這種方法不能把事情做好的。

家務上的種種瑣事，也多和我們不同。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夏季的缺少冰塊。在這裏只有非常有錢的人家裏纔有冰箱，每天只有幾輛冰車來供給冰塊。那些爲我的外孫女兒備的冰，還是從屠戶買來的，每磅要五分錢。我的女兒告訴我，法國家庭裏在夏天保存嬰兒吃的牛乳使牠新鮮的方法，大都是把牠放在流水裏，假使他們有地窖子，那就放在窖子裏。牛乳在帶回家來的以前，都已經沸過，給小孩子吃沒有煮過的新鮮牛乳，是這裏沒有聽到過的一件事。

我對於巴黎人洗衣服這件事，也嘗留意過。這裏的大多數人，都只住着很小的四分之一間，再沒有空的地方可以做洗衣室。因爲這樣，他們不得不把衣服送到外面去洗。外面洗衣服的價錢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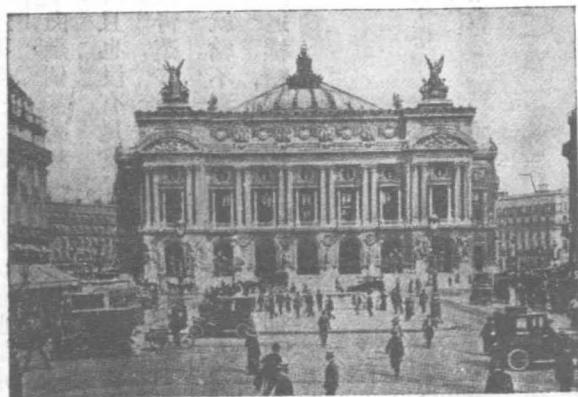
常貴，一家有二人的家庭，每禮拜的洗衣費要出到六元以至八元，那些精小的東西由廚娘洗的還不算在內。至於嬰孩的衣服，多在家裏洗。在外面洗的衣服，初看似乎很好，但是洗衣服的人，常常在水裏攪些藥粉，這種藥粉使衣服腐爛的效力和使衣服清潔的功用，正相等。

生活費用的逐漸增高，已有好幾年了。法國的家庭中那些有許多人口而專靠房產和股票的收入來維持生活的，雖然他們已經把生活費減小了一半，但是要量入爲出，也已非常困難。這種生活在兩旁種着樹的通衢裏常常可以看到。一個人雖然他的加意洗刷的衣服已經發光，雖然他的擦得漆黑的皮鞋已經脫底，他的手背上，卻仍舊要掛着一條精雅的手杖。換一句俗話說，他是情願把腰帶束得緊一些，來裝出那種挺胸凸肚的神氣的。

我今天從一個美國女人聽到一個故事。這位女人有一個女傭，他是一個從幾年前還是小康的家庭裏出來的。她因爲在家庭裏得不到足夠的食物來維持她的生命，她不得不離開了牠。她的家庭在巴黎最繁華的某一區域裏有一所很精雅的房子。這所建築物是白石造成的，牠的周圍都是些貴族。他們照戰前的屋價把牠租了來，這屋子裏在他們盛時設備的那些用具，足可以使他們



法國的一班廚娘，都喜歡做那買食料的事情。因為無論從屠戶或者菜商手裏，凡是賣買，她們都可以得到一筆經手費。這種商人有時每元錢要付五分錢的經手費。



在這座城市裏最熱鬧的許多中心之一的，那座大戲院（opera house）的附近，有幾家高等的菜館。這些菜館使巴黎得到了一種可以吃到世上最好飲食唯一場所的榮譽。

保全了體面。但他們卻沒有錢來買食物，他們的麵粉差不多已吃盡，他們的菜單也是永不變易的。每天的早餐，每人只有一片二英寸闊三英寸長的牛肉，幾個蕃薯和一點米飯。至於中飯，或者像他們所稱做夜飯的，實際也只是一碗湯和一碟蔬菜。并且也沒有尾食品。至於法國人最喜歡吃的那些牛乳餅的滋味，他們更是永遠嘗不到，就是較好的青菜，普通也難得吃到。這個家庭裏有一個女兒，因為犯着貧血症，所以晚上也有一片肉吃，其餘的就輪不到。這個女郎說，那些傭人還要吃得少，所以他們都不能再耐下去了。這個家庭的內幕，雖然這樣糟，可是他們住的地方，卻和那些十倍於他們收入的人一樣的優美，一樣的體面。

在歐洲，沒有一個城市，比巴黎人來得吃得多，而且吃得好，桌上的食物，也沒有巴黎式樣的繁多。巴黎人每年要消耗幾百萬磅的魚鮮。他們每年要吃一萬一千噸的牡蠣和蔬菜，三千萬磅的上等乳油。他們消耗四千萬磅的果子，其中大部分來自西班牙和阿爾及利亞，至於他們所吃的乳油，則多來自歐洲各部，裝牠的大車，要想拖過美國崎嶇不平的道路，差不多要用了三萬五千匹馬，其多可以想見。

因為要想看一看法國人桌子上怎樣陳設着，今天早晨，我們要到中央小菜場 (Halls Central) 去，這個地方，差不多可說是世上最大的商場。倫敦的卡芬特花園 (Covent Garden) 占地只及牠的一半，至於柏林紐約和維也納 (Vienna) 的商場，也都比牠小。但是這還不是巴黎唯一的菜場。小一些的菜場，全城裏各處都有。此外各地都有大商店，在城外陳列着各種比城裏賣得便宜的食物，因為這些商賈都沒有付過那筆進城時所徵的城門稅。

中央小菜場位於全城之中心，離塞納河也不十分遠，離盧甫耳 (Louvre) 只不過一箭之遙。內有鐵片和玻璃蓋成的十座太屋，各所房屋都大得足以在裏面開一個大博覽會。牠們一共占地

在二十二英畝以上，有三千多座各自劃開的樓臺。在那些大屋之間，通着不見天日的街道，在大廳之下，是儲藏貨物用的地窖子。在前面的幾進大屋，專做零售生意，在後面的，則經營那些批發生意，這種批發每天在晨光熹微中，貨物就源源的流入街道中。

華盛頓的國會圖書館（Congressional Library），是世上精美的建築物之一，價值六百萬元。我們的國家議政廳占地約當中央小菜場的一半，價值約一千三百萬元。至於中央小菜場在法國還不是偉大的建築，但在建築的時候，已化了一千萬元，要是現在造起來，所費還要大一倍。這些菜場都屬於城市，所以住在這些樓臺裏的那點商人，都要向市政府付一筆租金。

供給這些小菜場貨物的業務，開始於每天晚上九十點鐘的時候，於是重載的火車、馬車和運貨車載着各種食物開始進城來。在去今不遠的時候，大多數農夫把他們的生產品用小車或小驢車載進城來，他們也有可以裝一兩噸的大車，用幾匹拍士龍種的馬拖着，一前一後的奔跑。後者現在雖然已經被那些滿城中奔跑的自動運貨車和汽機車頭拖着的箱車所征服，但在目前還可以看到。



我們到中央小菜場去，是在早晨五點鐘。我們在那裏恰當其時的看到了批發業務，這是只有上午三點鐘到八點鐘做的一種事情。那些買賣，用一種競賣的方式，魚肉蔬菜，都賣給出價最高的人。當我們進小菜場去的時候，我們經過了手裏攜着各種東西進去出來的許多人身旁，有的有大的圓的雨傘模樣的帽子，帽子上放着關小豬，野鳥，和兔子的籠子。有的在他們背上背着一只全羊或全豬。這種擔夫大都戴着那種表示他們職業的紅色線帽，和長的屠戶的圍裙，這種圍裙從前大概終是白的，但現在卻已經沾污而現血色。有的攜進許多大籃的蔬菜。無論誰都在那裏東奔西跑，我們在寬路進去的時候，我們屢被他們所衝撞，而且擁擠非常。

我們最先停留於野味館，在那裏，鷄鴨兔子都一籃一籃的賣出去。此外還有鸚鵡野雉和其他各種的禽獸。在每個拍賣的人的四周，圍着許多法國人的農夫，男人都穿着短的上衣和長而有袋的棉布褲子，女人都穿着黑色披肩和全黑的長裙。全在那裏爲着各種要得的東西而高聲叫喊着。那拍賣的人把板拍得很快，大約每三十秒鐘就賣出一籃小豬，至於一籃鷄或鴨，還不到三十秒鐘。在這個市場的那一部分，拍賣着鷄子和乳油。鷄子都用大箱裝着堆在地板上。每箱裝一千個

鷄子，今天所有的鷄子，總數達幾百萬。我後來佇足於一家零售店的櫃前，問他們蛋類的價值。這裏蛋價，每個大約七分或八分，或八分以上，每打大約七角或八角。但是最近我從離巴黎約八十英里的一個農村裏，買到了幾個，價值卻只有這個數目的一半。

這些法國人都曉得吃蛋的方法，他們把牠做成了各種可口的食品，其中多是在美國所不常見的，所以結果蛋的消費在巴黎非常大。那些蛋普通多很新鮮，但我也曾吃到過一只壞蛋。牠們大都受賣報童子的反對，凡是賣報童子在開始跋涉的時候，類多不願用那些備他吃的鮮蛋。他總說：『這是不好的，這種東西既不能嗅，又不能得到什麼滋味。』

這和乳油一樣。故乳油既不用鹽，所以一定要新鮮，否則就不能保存得很久。在這個市場裏，乳油是以二十二磅一球來批發的。

在經過的途上，滿佈着觸鼻的氣味，這是什麼東西的氣味呢？這種東西，雖不比那種靈堡傑（Lindberger）來得厲害，但也已具有一種乳酪的特味。我們經過了這裏，走進別一家店鋪裏，在這裏，那個拍賣人正在拍賣各式各種的乳酪。有的是山羊乳做成，有的是蘇羊乳做成，像什麼卡麥盤，



香草油是一種野草植物蒸溜出來的。這種植物都在他開花的時候，在法蘭西以內的地方採集。爲了消耗較省起見，他們把花和梗都一起拿來蒸溜。

洛克福爾 (Roquefort)，高貢左拉 (Gorgonzola) 和布里 (Brice)，和那點軟得和沒有做成的乳油一樣的壁底叔伊士 (Petit-Suisse) 的小圓球乳酪之類。此外還有從荷蘭來的格律耶耳 (Gruyere) 的「白車輪」和伊當 (Edam) 乳酪所成的「紅乳球」之類。

我們此後散步於那些漁婦之間。這些漁婦，有一全間的幕帳。每一婦人在她周圍有許多白石的賬櫃，在櫃上陳列出各種水族，像那些在海裏游着的魚類和陸上爬着的蟹等等。魚類都成行的很清潔的陳列着，新鮮的青化魚，賣價每磅二角五分。大龍蝦排列得和閱操時的大隊人馬一般。此外還有流水槽，鰻鱧之類都在裏面蜿蜒着。假使你要買一條，那女人就撮起一網的鰻來，隨你自己選擇。在我等站在這裏的時候，那個引導的人告訴我們，這些鱈鰻都是從巴黎城外捉來的，因為塞納河變得太厲害，牠們恐怕人們斷其後途，都不敢游進來。

你總能記得那首從前的餵乳歌罷：

小的男孩是什麼東西做成的？

青蛙，田螺，和狗尾。

這就是做成男孩的東西。

小的娃娃是什麼東西做成的？

糖果，香料，和各種精美的東西，

這就是做成娃娃的物件。

對的，凡此種種，在中央小菜場都可以買得到。不過那狗尾我卻不能擔保，雖然我曉得在中國是吃的，因為我曾經在一家廣東館子裏，看見有狗屍擱在火上焙着，預備給那些用膳的人吃。至於青蛙和田螺，那是沒有一處地方再比講究的。法國國都中吃得多了。青蛙不論死活，都送到市場去。在預備去買的時候，那些後腿和背的一部都先割去，同時又把皮剝脫。於是把那些腿一打一打的用木條串起來，賣到了好價錢。

這種做青蛙生意，在法國實很重要。法國一共有百十七種不同的蛙。其中最可口的兩種，是青的和紅的。而以吃青蛙的人為更多。這種蛙在池沼中間，江河兩岸，和那點淡水的或僅有一些鹹味的海灣中，都可以找到。牠大都用蟲豸，蒼蠅，昆蟲，特別是那些魚卵和魚秧來做食料。巴黎人所吃

的青蛙，大多數是牠的鄰近區域來供給，但法國的西南部和羅來因也常常供給牠。

那些紅蛙，是一種紅棕色的蛙，中間駁雜着青色和棕色的斑點。這種蛙多居於陸地，只有冬季和產卵時期一居水中，在池沼和水道附近潮濕的地方，格外喜歡生活。至於美國的那種大蛙，在這裏卻沒有看到。這種大蛙比法國蛙大，據那些吃過大蛙的法國人說，牠的味兒比法國出產的蛙來得可口。

現在再和我一同去看那些田螺。這上面是一座茅棚，有一只金製的大螺掛在上面，有盛着活田螺的箱子放在櫃上。那點小的每百三角，肥的要賣到兩倍於這個價目。當牠們在箱子蠕蠕行動的時候，似乎並不能使我垂涎，但法國人卻把牠們用融化的乳油一塊兒裹起來，認作一只很好的小菜。那些螺都和牡蠣一樣，藏在殼中，在吞下去以前，要先用小叉把牠的肉挑出來，而後細細的咀嚼。我覺得牠的味固不算壞，但我吃了終不容易消化。

這種田螺，巴黎每年差不多要吃了二百萬磅。養螺也是一種常業，我曉得大約一英畝田中可以出產頭等的田螺五十萬。牠們都每天餵一次，普通多在黃昏時候。在雨後牠們格外餓得厲害，十

葡萄酒。在法國有一百五十萬人雇了來從事於葡萄的種植，法國的葡萄收成，每年常達十萬萬元的三分之一以上。在法國幾乎全都喝酒，在雇用一個看家的僕傭時候，也每天要供給他一瓶普通的酒，算做他或她的食物的一部。在未喝以前，類多先用水和得非常淡，因為淡得非常，所以有人說法國人的飲量非常狹少。這件事從使酒鬧街這一點看起來，固然不差。在巴黎的街上很少看見那種在倫敦有幾處地方很常見的搖搖欲倒的醉人，至於使酒的婦女那更是沒有了。不過就法國的農夫而論，卻吃酒吃得很多，而且大都還是愛吃烈酒的。他們有幾個都非常贊成那些咖啡店和酒店，他們往往為酒而消磨了一大部分的時間。至於喝淡酒和啤酒，是否像普通人所說為着幫助節制酒量起見，那卻還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直到現在，法國實際上還享着飲料出口貿易的專利。她的主要市場之一，是北美合衆國，我們的禁酒律，對這種工業，實給予一個重大的打擊。這種法律使法國運往美國的出口貨，每年要減少四百萬元左右。至於現在，唯一出口的酒，就只是香檳，因為牠是醫藥上的必需品。香檳之輸入美國，每月價值十萬元左右。

因這件事，我於是往遊理姆斯的香櫨窖。這些在戰爭中曾藏匿了許多居民的窖子，實供給全世界所消費的香櫨的大部分，而且已歷好幾世了。在戰爭時期中，那些大酒坊的建築物，都一起被毀壞，只有地窖子，卻沒有受損害，因為德國人占據這個城市只有一星期，他們的子彈，對於這些白色岩石中山洞似的地窖子，並沒有什麼破壞，所以結果那些地窖子實際上完全未壞，這裏工業也因此還沒有受到一種永久的損傷。

上星期我暫住在理姆斯，當時我就參觀了這些酒塚之一。我走了好幾英里的隧道，這些隧道都互相交錯着，在地下造成了許多夾道，每條夾道裏都用香櫨酒的瓶子堆成了高牆。這是旁麥里公司 (Pommery Co.) 牠的香櫨在我們的「大旱災」開始以前，早已著名於世，現在正在製造的有一千一百萬瓶，儲藏這些酒的地道，長達十英里以上。

我和公司的經理一同經過了隧道。在我們參觀這些酒瓶堆着的長衢的時候，他略爲告訴我關於香櫨的釀法。他的話是在解釋酒價所以貴的原因。這種酒都用那些從香櫨 (Champagne) 地方四十個葡萄園裏來的黑葡萄做成的。先把葡萄壓起來，同時把皮去了，白色的果漿於是都混



雜在一只可以盛酒二萬加侖(gallon)的「大桶」(tun)中，當我將走進隧洞去的時候，我站在這只桶邊，這只桶巍然的在我上面，看去和一座房屋一般。除了德國海德爾堡(Heidelberg)的那只大桶外，這可算是世界上最大的酒桶了，這件混雜的手續，繼續至六個月之久，此後要從這些飲料做成香檳，還要費時四年以至六年。發酵作用就在瓶中進行，這些瓶都放在架上，大約過了四五年，於是天天把牠搖動，搖動了六星期，使沉澱物沉下來，然後再加塞子。那些沉澱的東西，用人工法子把牠凍結，成了一塊冰糕的樣子從瓶中取出。此後把幾種使牠甜的東西加進去，有時再加各種特別的甘香酒，以達到那種所要的味兒。於是這些瓶都在高壓之下重新加塞，而打成了包裹。一年之後，這些酒方纔可以預備出賣。

## 第十三章 驚嚇法國人的一個魔鬼

把法蘭西全國的人都嚇怕的那個魔鬼，是一個小孩子。他名字的第一個字是罕斯（Hans），標明着「在德意志製造的」字樣。因為在萊茵河上，每年生產出來的孩子，比塞納河上這塊地方，要來得多，而生產率又要比死亡率多了五倍以上。

況且法蘭西的生產率，還正在逐漸減低。在拿破崙時代，法國平均每家有四個孩子。現在卻只有兩個或兩個以下，再加了在歐戰中，一百五十萬青年的死亡，使孩子格外的減少。就目前而言，在法國國內，沒有一個孩子的家庭，差不多有二百萬，只有一個孩子的家庭有三百萬，有二個孩子的家庭，也只有二百五十萬。至於德國人口的增加，卻比她要快了五倍。在一八七二年，法國有三千六百萬上下的人民，在此後五十年內，她不過新得了四百萬。至於德國，起初也只有法國現有的人口。在這幾年中，卻要增加了一千五百萬，而她的那些往美洲和世界上其他各處去的大批移民，還不

計算在內。有人估計，照目前的生產率而論，到了一九七五年，德國要快有一萬萬的國民，而法國卻只能有四千一百萬。

在這次大戰以後，法國人結婚的數目雖然增加，活着的小孩子的生產，雖然每年也有八十萬，但是比起一八六五年那一年的一百萬的一個數目來，卻已相差很多。這許多年來，德國每年自然的增加了一百多萬。你記得從前毛奇 (von Moltke) 將軍曾經說過，德國單就每年增加一百萬人口的一件事上說，我們德國人就已經把法國打敗了。法國學院 (French Institute) 裏有一位學者也說，在去今不久以前，法國無形中已經每十五年要損失了四個軍團了。

在最近幾年中，這個共和國裏產生的孩子，終有六分之一以上沒有活到十二個月的，其中有一半是在產後的第一個月裏便死亡的。在法國的嬰孩死亡率上，他們在第一年裏死去的，要佔到百分之十五乃至二十。換句話說，就是每五個，六個，或者七個孩子中，終要死去一個。

法國孩子的收穫，究竟爲什麼這樣少呢。現在且把牠的原因研究一下。第一我先要聲明，我絕對不信法國孩子的稀少，是因爲拉丁民族 (Latin) 身體上的任何弱點。拉丁民族的生產率原比



爲了希望增加生產率和減低死亡率起見，他們都在非常熱心的從事於體育和戶外運動。在法蘭西是找不到「運動」(sports) 這個字的適當名稱的，他只得借用了這個英國的名稱和意義。



那個把法蘭西人嚇怕的魔鬼，是一個名字叫做罕斯，標着在德國製造的小孩子。德國人口的增加，比法國要快了五倍。在法國人的家庭中，有二百萬家是没有孩子的，有三百萬家是只有一個小孩子。

盎格羅·薩克森民族 (Anglo-Saxon) 要小一點，但是法國人一到了加拿大 (Canada)，他們卻就生產了許多孩子，多得像那個著名的

住在一只鞋子中間的老婦，

她有了這樣多的孩子，弄得她手足無措。

現在舉一個例，來證明法國的加拿大人的生產率：在幾年以前，魁北克 (Quebec) 的政府，對於那些有了十二個或者十二個以上活着的孩子的家庭，每個父親，都給他一百英畝的田地。在指定的那一天，來要求領取這些田地的人，竟有了七百多個。在拉丁民族中，對於獨身主義，從最古以來，就不鼓勵的，那古代的羅馬人，對於鏢夫，還要征收一筆罰款，同時並且採用了許多法規，來促進結婚數目的增加。路易十四 (Louis XIV) 和拿破崙對於那些有二個以上的孩子的父母，也都允許他們享受各種特殊的權利。

目前法國孩子的稀少，人民的窮乏，實是許多大原因中之一。許多人實在覺得太窮苦，配不上結婚，有些人雖結了婚，卻又因為生活費用的浩大，都不願意有小孩子。我昨天和車夫談論生活狀

況，他就是飽受窮苦滋味的一個人，言之非常憤慨。他說：

『當我結婚的時候，我就和我的妻子說，我們只願永永沒有一個小孩子。我是生在法國的北部，一家八口，父親很窮，我的幼年時代，就全在那種拳打腳踢的狀況下度生活。我後來就從家裏出來，幹了這種趕車的生活，對啊，這裏就是我啊。我就在趕這樣一輛車子啊。唉，人生真沒有多大意義，你看牠是多麼不確定。我每月大約要賺九百法郎，但這些錢，怎能夠我和我的妻子的費用。我是無論如何，也不再冒這個危險，去生產一個小孩子，叫他再來飽受我小時受過的那種痛苦了。我們這一輩中，和我意見相同的，正多着咧。你看那邊在溝裏工作的人們：他們只賺了二十法郎一天。這些錢怎能維持他一家的生活呢？現在只有那些富翁，纔配有大家庭。像我們這種窮人，真是供給他們不起。況且一個窮苦的小孩子所過的生活，我們又都已經領略得很詳細呢？』

講到富翁和貧民，又使我回憶到一個法國的乞丐。他用了一種家裏有許多孩子的理由，向一位巴黎很體面的慈善家請求援手。那個鄙吝的富翁卻回答他說：

『上帝永不會送些嘴來的。他只有送些麵包來，把嘴塞得滿滿地。』

「這是對的，『那個乞丐』說，『但是上帝把嘴送到我的家裏來，卻把麵包送到你的家裏去了。』」此外那種在女兒出嫁時要給她一筆妝奩費的習慣，在法國生產率上，也有一種很重大的影響。那些沒有一點妝奩費的女兒，在徵婚上當然要感到極大的困難。而一般夫婦們，因為有了這種緣故，除了那些能夠供給他的女兒的妝奩費的以外，就沒有人願意去冒這種生產女兒的危險了。

實在的，經濟問題在婚姻的結合上，真有極大的關係。法國人對於戀愛和結婚的界限，畫得非常清楚。他們大多數的人，終多少把戀愛看作了個人的事情，而結婚卻是一種社會的需要。一個人固然愛他的妻子或她的丈夫，但是家庭裏夫妻和子女的快樂，要是根據了某種事業上或品位上的情形來推測牠，卻能夠格外的確定些。戀愛不過是一種情感，牠可以來一樣的可以去。至於結婚，卻一定要容忍，而且要能夠充分的維持牠。因為這個原因，法國人的結婚，就大半要看家庭的能夠允許與否，同時還要顧到那張結婚證書上的主動者的經濟情形。假使他是一個無父無母的孤兒，他要結婚，也要先得到他的祖父母的同意，他的祖父母先要把那個女郎的社會的和經濟的情形，都細細地考察了一番。同時兩方面預備結婚的人的親戚，也都要來替他們幫同籌畫。這種得到

家長允諾的手續，在五歲到二十歲的人，實在是絕對必要的。但是男孩子在十七歲以下，是沒有一個人能夠結婚的。那些女孩子，卻在十五歲或十六歲的時候，就可以結婚了。至於那種，在軍隊服務終了以後纔結婚的，卻也不是青年們常有的一件事。

法國的遺產律，對於法國新孩子的產生，又是一層障礙。凡是孩子，無論男女，在法國都一樣的可以平均分受他們父母的財產的一股。女兒們常常在出嫁的時候，先拿了她們應得的一股，來做她們的妝奩，至於其餘的男孩子，卻一定要等他們的父母死後，纔能承受遺產。法蘭西國內的田，大部分是在一班小農的手中。這種平均分配的結果，就造成了我上面所說的那種東一塊西一片的樣子。孩子們又大都願意他們的田有幾塊朝着馬路，這樣一來，在父親手裏，是一塊很大的田，一到兒子分家以後，那些田就割得四分五裂了。爲了避免這種分裂起見，做父親的，就不得不留意於兒子數目的保住，因爲這樣纔可以有一塊大小還看得上眼的田，分給各個兒子。農夫們不但愛惜他們的田地，同時他的理想，又最好是獨子和獨生的女郎來結婚。爲了這種緣故，他們就只能生下一個或者兩個孩子了。



對於這種遺產律，也曾經想過許多法子，想把牠變更，想給予做父親的一種隨自己志願來分配他的財產的特權。假使這件事能夠完成，那末生產率一定可以增加。有幾個學者，又主張對於只有二個孩子的人，各省都舉行一種值百抽三十的遺產稅，對於只有一個孩子的，值百抽六十。他的意思，以為只有一個孩子的人，只能享受他的財產的百分之四十，其餘就要全數歸於政府。

還有一種使孩子不能增加的原因，在這裏要帶敘的，是法國人消耗大量酒精的那一回事。他們每人每年平均的消費量是十五「瓜脫」(quarts)，在諾曼底的有幾個城裏，那個酒精消費量比上說的數目，還要大上一倍。據統計的結果，在法國國內的瘋人院和醫院裏住着的病人，大半是酗酒沈醉之流。據科學家說，酗酒這件事，使民族的逐漸孱弱，有許多方面，正還不僅一點。至於有的說牠能減少生產數，那卻不見得，因為有許多國家，她們國民也是狂飲無度的，卻仍能有一個比法國高的生產率。例如不列顛，就是一個貪杯的國家，卻要比法國每千個多三分之一的孩子。又如俄國，她的國民也多是整天沈醉於麥酒壘中的，卻有一個千分之四十四的生產率，而法國卻祇有千分之十二。

其他次要的原因還多。有的說是因爲宗教的衰頹，有的說是因爲工廠裏的僱傭女工，還有說是因爲那強迫的軍隊服務。在法國裏，各州各縣對於新孩子將要產生的時候，實在就非常注意，一等他離開母體，政府的醫生馬上就來檢查他。他假使是一個男孩子，他的名字就立刻記了下來，成了法國的一個未來的軍人。凡是在法國生產的孩子，實在都沒有法子來避免牠。無論他的父親是美國人，或者是其他國籍的人，只要他是生在法國的國土上，他的名字就得列入軍隊的名冊裏，他將來就一定要去服務。爲了這種原因，那些外國籍的女人，在將要做母親的時候，往往渡過了海峽到英國去，把她的孩子生產在英國的國境裏。

## 第十四章 怎樣在增加孩子的收穫

法蘭西全國裏的人，對於孩子的保護和增加收穫的方法，現在都用盡心計的在那裏研究。我在上一章裏所說的事實，已經激動了法國的政府，工業界的領袖，智識階級的人士，甚至於一班老農，全都起來研究這個大問題。

法蘭西的政府，爲了增加人口起見，實行了各種法律，至今已有好幾年。在幾年前通過了一條法律，對於有三個以上的小孩子的貧苦家庭，每年給他們一筆津貼金。這筆津貼金，是由各地地方政府規定的，每個人津貼十一元以至十七元。後來法蘭西的議院裏，又提出了許多議案，對於女子，主張和男子一樣的要強迫體操，其中并且還包括了健身上所需要的場所和建築物等等的許多計畫。又有一個法律，把結婚法修改了一下，這樣一來，結婚方纔可以不必先得到父母和祖父母的允准了。此外又主張把結婚證書上面女的一方面那「服從」兩個字取消。關於這兩個字，從前也

已經有許多婦女雜誌很起勁的反對過，她們并且宣言，這兩個字一定要使家庭裏發生許多不平等的事情的。

在法蘭西西北部的亞爾丁省 (Department of Ardennes)，已經採用了一種法律，這種法律是法蘭西的中央政府爲了增加人口起見，對於國內無論何處都強迫着要牠實行的。在這種法律之下，沒有結過婚的母親，都可以把她的失身那件事隱瞞起來。因爲在這裏，無論那一個女人，一有了身孕，就可以進一個公立的婦孺醫院，而且不必把她的名字宣布出來，她就可以和她的孩子分別而離去醫院。那個私生子的母親，只須把自己的姓名，住址，生產的地方，年齡，和在她死時她願意去通知的那個人的姓名和住址，寫在一張有規定形式的紙上，就算了事。這張紙就封在一個編了號碼的信封裏。那些醫院裏辦事的人，對於這個女人，也只曉得了她的號碼。社會上人對於這件事情，他們的根本觀念，都以爲法蘭西的需要孩子，既然這樣迫切，那末，那些做母親的，究竟是否已經結婚過，或者還沒有結婚過，也只好置之不問了。

還有其他法律，也曾經提議過。一種是鰥夫稅，還有一種是那些已結了婚還沒有做父親的人

的稅。同時對於大家庭的賦稅，卻有一種減輕的運動。有幾處地方，簡直還把金質的獎章，獎給那些有許多孩子的人。這幾年來，森省 (Department of Seine) 政府對於窮苦的母親，也都加以補助，補助到她的兒子長到三歲，方纔停止。在最近時期中，他們并且又核定了一筆二百法郎的補助費，補助那些餵養自己孩子的母親們。

法蘭西的私生子，大約終有一半，是被他們的父母拋棄的，至於那些合法產生的孩子中，卻又有幾千分之幾十，死在那種可以挽救的病症上。因為這個原因，衛生部 (Ministry of Health) 特地設立了一個很大的公開的婦孺醫院。同時又把許多錢補助在其他的醫院裏。牠對於那些恢復健康的母親們，并且還給了一筆津貼金。他實在是孩子的疾病和死亡的一個極大的保障。

就世界上最大的棄兒養育院而論，在法蘭西國內，卻要估了好幾個。在巴黎有一所規模宏大的棄兒院，直到現在，還只有莫斯科 (Moscow) 的孤兒院超過了牠。在法國孩子的死亡數，比伯利恆 (Bethlehem) 地方被赫洛德 (Herod) 所屠殺的，要多好幾千倍。爲了維護這許多小生物的生存起見，每年所化的錢，真不知有幾百萬。這個機關，已存在了兩千多年。從前是尼姑們主持着，現

是在隸屬於政府之下。在這所棄兒院的朝街上開着的窗子裏，有一隻小小的摩西（Moses）式的籃子，這種籃子，是一種可以旋轉的托盤。做母親的可以把她的孩子放在這隻籃子裏，將牠一轉，就把孩子轉到裏面，而她自己卻可以不給院裏的人看到。這個孩子，於是做了這個機關裏的一分子。他們替他起了一個名字。他的生產的地方，或者他的父母的名字，他們假使能夠探聽出來，他們就將牠寫在一張羊皮紙的籤條上，緊緊的縛在這個孩子的臂膊上。孩子們就這樣的在院裏受他們的庇護，一直要等他們長大到絕對的不再需要保護的時候為止。於是他們纔被送出院，有的就給那些願意領他們的人領了去。

那些有極大需要的奶娘們，到巴黎來的時候，連她們的路費，都是棄兒院替她們付的。孩子的數目，常常比奶娘多，有時一個奶娘，要選擇了六個小孩子。有幾個孩子，還是用牛奶，羊奶甚至驢子的奶，來做他們的食品的。從歐戰以後，男孩子最爲普通，而法蘭西國內孤兒的養育，也比從前來得格外注意。

私人方面，對於孩子供給的增加，也盡了許多心力。其中最足動人的一件事，是科納克（Cosé）

nac)夫婦倆的熱心。他們倆在幾年前用了二十五萬元錢，設了九十個獎額，凡是窮苦無告的家庭裏，有了七個小孩子的時候，他們就給他一個獎額。凡是孩子，都必須活着，他們的死亡，一定是要爲了法蘭西纔來把生命犧牲的。這位先生和他的妻子，又另出了十萬元錢，設了一百個每個一千元錢的獎金額，送給那些年齡在三十以下已有了五個孩子的夫婦們。

我又聽得人說，在這兒巴黎有一個地主，只收納那些已經結婚而且有了小孩子的夫妻們來做他的田戶。凡是在他的屋子裏生產孩子的母親，他每次都給她二元錢，一隻雞，和一冬的煤炭的供給。在高梭恩省 (Department of Haute-Saône)裏也有一位愛國者，近來把他的市鎮裏已結婚的男人都喊弄來，答應他們每人在生了第四個孩子以後，每次生育給他們二十個法郎。但是做母親的卻先要把她的孩子都領出來，並且證明他們都是她自己的孩子。聽說出來要求這個獎金的母親，一總有一百多個，她們總共有了八百一十六個小孩子。

此外還有許多工業協作社，也正在設法，使生產率的增高。有一家對於牠的僱員中，凡是結了婚有了孩子的男人，每個小孩子，每天亦平均給他兩個法郎。有一家麻織品製造廠，對於有一個十

三歲以下的孩子的家庭，每月給他二元錢的補助費，對於有二個孩子的家庭，每月給五元錢。這種例外的工資，逐漸增加，一直要達到一個四百二十元一年的最高額，那時他已有了七個或七個以上的小孩子了。

我到了法蘭西以後，偶然買到幾種關於增加孩子收穫的刊物。這幾種刊物中，有一種叫做結婚雜誌 (Marriage)，現在就在我的手邊。這是一種半月刊，牠的形式和普通雜誌一樣，全册一共有四十頁，中間有二十多頁，卻全被那些捐款人送進去的廣告所佔去。因為在他們募捐終了以後，凡是捐過款的人，在每次發行的刊物裏，是有一種免費登載徵婚廣告的權利的。但以十五個字以內為限，他假使要用再多一些的地位，那末，每個額外的字，他就得付五分錢。這些廣告都編定了號數，凡是通信的人，都只用這個號碼而不用名字，這個雜誌，卻就做了他們的一隻郵政箱。現在的號碼，已經是三萬二千到九萬一千，從這一點看起來，我已斷定，一定已有好幾次的交易成交了。爲了表示那些廣告的形式起見，我從這許多廣告中，隨便的選擇了幾種，把牠譯了出來，記在下面：

大學教授，二十八，沒有繼子。願意和研究教育學的人結婚，合意者請通信。



年輕貌美的姑娘，臉長而黑，端莊而善治家事。願意和一個莊嚴的，可愛的，勤勞的，年齡從二十九到三十五歲的人結婚。

中將的寡婦，五十，精神上活潑得和青年一樣，沒有孩子。每年收入二萬五千法郎，將來還可以增加到十萬法郎。願意和有聲望，有財產的尊貴的男子結婚。

這本雜誌裏的文章，有許多是傑出的著作家所作，都在那裏從各方面討論那結婚和增加法蘭西人口的兩個問題。

## 第十五章 在農夫隊中

這個隆河 (Rhone) 流域，就是我在所在的地方，已替我解決了在巴黎時候所發生的那個問題，那個「我所看到的巴黎商店中的大批食物，究竟從什麼地方來的」問題了。這裏的農田上，佈滿了興盛的農作物，雖然沒有籬笆，可是在我目光所到的地方，那些田野，都被大自然劃分得清清楚楚，無論遠近，都有條不紊。我此刻正在驅車前進，經過了一塊麥田，血色的罌粟，大得和茶杯一樣，在萬綠叢中炫耀着。途的那一邊是一塊稻田，婦人和女郎都跟着男子在一同操作。再遠一些是一大塊的麥田，女人們彎着腰在那裏刈除莠草。在這裏工作的女人，大都和男人一樣勤苦。凡是田上的工作，她們都去幹，無論什麼田上，你都可以見到她們在辛勤的操作。她們也許比男子還要勤儉，她們又是法國人中最大的儲蓄家。

法國的農夫，是最講經濟的。他們節省了一辨士，卻同時要從此賺進兩辨士。在他們真可說是

一錢也不浪費。他們的生活比歐洲任何國人來得經濟。那些平常的農夫，在每天開始工作的時候，往往只吃一些黑麵包和菜羹，有時吃些麵包乳油和一杯酒。在中午，他也只有一碗菜羹，或者幾個蕃薯，在晚上也是如此。不過他每餐終要喝點酒，因為這是飲料中最賤的一種。法國的農夫，幾乎都養一只山羊，但喝羊奶的卻甚少，因為羊奶可以做乳油。

農夫的工作，在一禮拜中天天的繼續，有時在禮拜日還不肯停止。田野中滿是那禮拜天的工作者。雖然教堂的鐘正在繼續的響，工人們卻繼續的做他們的工作，普通的商店和工廠亦仍舊開着門。

在這個小小的共和國中，比我們在水上的那個大國，要多二百萬個田主。在這裏，每人的平均田產，不到六英畝，有幾千個農夫，只有一塊靠着生活的小田，一年中有若干時候還得替他人工作。法國的道路，河流和運河兩岸，都種着白楊。我常常見到成行的白楊在地面縱橫的分佈着。有幾株高及一百英尺，一點沒有枝葉，只頂上留着一束。其餘都枝芽四出，有的還正在抽芽長葉。這些白楊都專長枝桠，農夫們都把牠斫下來做柴薪和製造家具之用。枝桠生長很快。逐年的那裏斫伐，

成束的賣給那些焙麵包的人，因為這些柴薪，可以造成那種使法國麵包皺皮所需要的猛火。種植白楊已成了法國的一種國家事業，其需要之盛，可以想見。白楊都種在荒瘠不毛之地，在下種五年以後，每年就可以得到一筆可觀的利益。楊柳也一樣的種着，楊柳的嫩葉，都用在製籃工業上。

此外從栗子這種植物上，法國人亦賺了許多錢。法國的栗子比美國的要大兩三倍，都賣給那些蔬菜行和果子攤裏。這些栗子都用在烹調火雞、鵝、小雞和野鳥的種種菜中，有時也當作一件尾食品。糖食商也有用了來製造罐頭食品的，最好的罐頭栗子，價值也很不小。在法國有許多大公司，往往有不做別的東西而儘做罐頭栗子的。在里昂有一家，每年要製造了二千五百萬磅的栗子。至於法國南部，西班牙和意大利那些地方，則把栗子磨成細粉，用了來製造麵包。

法國有一百萬英畝的田，專做花園和果園之用，在遊歷這種地方的時候，常常經過那些設着暖牀的田畦，在暖牀之外，亦常看到保護花果的玻璃房子，在許多地方還用了玻璃罩來覆蓋種種植物，有幾區在玻璃罩下種着馬鈴薯，那是預備輸到倫敦去的。

這裏的農夫對於土壤和太陽都曾經研究過，所以都能盡力的利用牠們。但他們也時時灌溉。

因他們努力種植的結果，有時一年可以收穫了三次。在瑟堡附近，黃芽菜在二月就可以收割。黃芽菜割後，馬鈴薯就立刻佈種，到秋天又有了一度第三次的收穫。這還都在那些已種植了好幾世的農田上。

美國人終說這位地球姥姥已經衰老。實際並不如此。這位姥姥也頗有永久不老的可能，不過要她返老還童，必定先要讓她養尊處優，使她可以生產她的最好的農作物。就法國的葡萄園而論，就可見得這句話是非常對。法國的葡萄園，多已種了好幾百年。他們每年把葡萄籐割去一次，而各枝葡萄在第二年卻又各自抽生起來。

在這裏生長的果木，有一件特別的情形，就是把樹都種在石牆旁邊，這是因為石牆一被陽光曬熱，就成一個射熱體，能夠使果木成熟較快。我在法國城市外面所看到的許多果園，都是這樣的用牆圍起來。在巴黎附郭，這種牆大約有四百英里，這些果園每年要生產一千二百萬個桃子。桃子卻論個數賣，價錢也並不十分貴。一元錢買一個桃子，我固然也看到過，不過這是些那種在玻璃罩下面的。

附郭的巴黎有梨園，每英畝能出產到三百元，有一個五英畝大的果園，以牠的梨而出名，每年收入在二千元以上。

法國每一農業社會中，都有一個俱樂部，農夫們在這裏互相見面，討論出售各種農作物的事情。有時還聯合起來整批的購買他們的肥料，向鐵路要求減輕貨物的運費。不但是農夫，就是鐵路上的辦事員，銀行中的職員，和商人也都到這種俱樂部裏來。鐵路上職員常常受農夫們的請求，告訴他們關於運輸和賣買上所應做的事情，銀行職員和商人則指示他們關於銀錢方面的情形。美國的農夫普通對於城市中人大都不大接近，似乎是嫉忌他們又是怕他們。至於法國的農夫卻都不然，他們常以為在他們這班人以外，也許還有其他有學問的人，所以他們都樂意親近這一班城市的人。

法蘭西的農夫，大都隸屬於農業公會，這種公會一共有好幾千，都以促進農業和扶助會員的經濟利益為職志。牠們都依照一種國家定律而成立，結成了許多團體，為他們同人而努力。牠們在巴黎有一個總會，牠不但和鐵道方面商議那貨物運輸的問題，同時在法國國會中，亦竭力謀農業

利益的促進。

在其他生產組織中，還有一個援助女工協會，對於會員年老的時候，給予她們以一筆生活費。會員進會的時候，大都正在青年，到五十五歲，就可以有一筆相當的儲款，於是她可以辭去職務，靠着這筆養老金而過活。養老金的多寡，看儲蓄時期的長短和多少而定，這些會員的年齡，少自三歲，老至六十。

好幾百學生也屬於一種會社，政府自身對於他們的維持生活，也竭力加以扶助。這些會社都受內務部 (Department of Interior) 管轄，那些官吏都相信這種方法，能防止罷工，能使會員不至有那種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傾向。

這種會社的創辦，只在法國大革命後，現在已到了一個很發達的程度。無論那一種工人或雇員，都可以組織工會。有的是由店夥組成，有的由女店員組成，大部分是工廠裏的工人所組成。會員都要按月付會費，這種收入的錢都投資於三釐國債，這種國債的利息，是複利計算，於是積了一筆巨款，以備年老恤養費之用。

此外還有例外的團體和聯合會等等，那是各鐵路公司和其他大公司爲牠們的雇員而組織的。從這一點點的儲蓄，居然能產生這樣多的養老金，這件事情，初看似乎有些希奇。但實際你假使每天積二分，積了十六年，每月就可從此而有二元五角收入，那末，在同一比例之下，自能產生了一筆巨款。

這種會在任何社會中都可以組織，至於存款則可以存在郵局裏。最小的存款是一法郎，但郵票也可以收受，許多窮苦的人，往往每次買一分儲金郵票，這樣的積成了一月的儲款。

在我面前，有表示法國人在某一年內前六個月中所儲蓄的那些數目，那個總數，在十萬萬美金以上。這筆巨款中，一大半已從事於國債和股份的購買，這件事直接的或間接的幫助了法國的重興。其中一大部分已投資於利息四釐半的短期國庫券。儲蓄銀行中的存款數目，也逐年增加，儲蓄人的數目，也是跟着增多。在美國存款於儲蓄銀行的男女老幼，一共有一千一百萬出零。在戰爭終了的時候，法國的存款人還不到八百萬。但四年以後，卻有了一千五百六十萬以上。換句話說，存款人的數目，已比戰前加倍了。



存款人各界都有，年歲亦長幼俱備。在他們中間女人和男人多少相似。大多數是農人，百分之一是工廠中的工人。

幾千學生也都有儲蓄簿，而且受教師的鼓勵，教他們把牠公開。在每個普通學校中，一個學生只要有一分錢，就可以跟他的教師儲蓄，那個郵政儲蓄銀行的代理人，每月來一次把錢彙起來。孩子在第一次儲款的時候，他得到一冊銀行儲蓄簿，在他存款達到一法郎的時候，他的儲蓄簿也換了一本較大的。

做父母的常常把錢存在這些銀行中，因為這樣一來，他們的兒女可以有了一筆基金，在他們達到成人年齡的時候，可以用牠來開始他或她一生的事業。做母親的存了錢預備做她女兒的妝奩費，所以女孩子也多是儲蓄着預備她的結婚的妝奩。

所以得雷塞布 (De Leseeps) 相信他能用法國人的「絨襪」(woolen stockings) 造成一條大運河，是沒有什麼希奇的，而法國對於這次戰爭的大創，居然能恢復得這樣快，也當然沒有什麼希奇了。

## 第十六章 法國之絲城

現在我到歐洲的絲業中心叫做里昂的那個地方了。這裏出產了法國供給世界各國女士們服用的最精美的衣料，已有四百多年的歷史。這個城市每年要出產價值一萬二千萬元的絲和絲織品，牠的綢緞和絲絨，徧布了世界各地。

里昂位於賽腓的隆河流域，在巴黎以南約有五點鐘的路程。恰當隆河和梭恩河（Saône）匯流之處。在梭恩河那岸是佛飛耳高地（The Height of Fourvière），高地上面有一座大塔，我們想上去一覽全景。我們走過了市鎮，路過那兩位最殘酷的羅馬王喀勞狄和加力苟拉（Claudius und Caligula）降生的那一座王宮。我們又走過梭恩河上的一條大橋，從一條上升到高處的索運鐵道走到高塔的底部。另一架升降機把我們送到了塔頂，這裏已在河上三百英尺，離那座城池也已經很高。在我們背後的是里昂的金嶺（Golden Mountains），在金嶺之外，經過一個充滿了

花園和森林的流域，就是高聳雲霄的阿爾卑斯山（Alps），積雪未消的山峯，在雲霞中間造成了斷片的銀衣。今天天氣晴朗，我們居然能看到了一百英里以外的勃郎山（Blanc）雪白的山頂。轉頭來再看那些流域裏的風景。隆河遠遠地從阿爾卑斯山上冰河河牀中清翠的流下來。那條幾乎流到我們腳下較近的河流，就是梭恩河，和牠的姊妹河各管各的環繞着城市，在兩河中間，是里昂較大的一部分，我們一看就可以看到，銀色的河流在她們沒有轉彎合在一起流到海中去以前，把這位城市姑娘圍在她們的綢衣中。

我們是在歐洲最古區域之一的中心點，是在法國最著名的城市之一的所在。隆河在朱理斯愷撒時代是一條重要的商道，在中世紀中，許多大商業，就都在這裏經營，那些從阿姆斯特丹來的商人，那些到威尼斯（Venice）去的買客，都在這裏互相賣買。在耶穌紀元前六百年的時候，高盧人在這兒有一個城市，在耶穌活着的時候，這裏是一個羅馬人的都會。當時羅馬國王把二萬個耶穌教徒慘加屠戮，也就在這個小山上。在法國大革命的時候，法庭慊斷頭機把里昂貴族殺得太慢，把他們用繩子六十個人一捆的捆起來，用葡萄彈整批的刈草似的殺死這件事，也就在這個小山上。

但是現在的里昂，卻是一個重要的工業中心了。居民之多，和匹茲堡不相上下。站在塔上我們可以觀看牠的製車廠，硝皮廠，化學藥品製造廠等等的許多烟囪，跨過那條河流，在那邊岸上是著名的克啦盧西（Croix Rousse），那是絲織工人生活的地方，那些燦爛珍貴世襲的絲織品底樣，就在這裏製造，世上最美麗動人的衣料，亦就是這裏所出產。這座小山看起來似乎不很像一個製造業的中心。既沒有磚建的圍着窗戶的大屋，像我們在美國工業的城市裏所看到的樣子，又沒有烟雲如墨的大烟囪，說這個地方像一個工業區域，還不是說牠像一個住宅區域來得近理些。但實際上里昂的幾百所絲織工場，大部分就在這座小山上。

假定我們去看牠罷。我們下去，到了梭恩河，經過大橋，坐車穿過城池，到克啦盧西山腳的電報局。於是坐上了一部街車，車上站着許多絲織工人，一忽兒工夫，我們就到了山頂。出站只幾步路，就是里昂絲業的中心。無論何處我們耳中只聽得唧唧查查的織機聲。屋子都是五層的樓房，建築在過道似的街衢兩旁，有許多很小的門戶。牠們好像住屋的式子，實際上也沒有比蜂窩大多，裏面擁滿了工人，蜂窩裏的每一小孔，就是一所小工廠。

我們走進了一所較舊的屋裏，走上許多很狹的石階。在我們一層一層上去的時候，我們所聽得的機械聲音也逐漸響起來。屋子建築有一點也不講究，沒有近代各種優美的設備。我們敲門敲得很重，因為要響過機械喧鬧的聲音。於是一位穿着短袖襯衫，頭上戴着便帽的法國人，開門出來，請我們進去。他是剛纔離開他的織機，但經我們的請求以後，他也就繼續的工作起來。織機都是舊式，用腳來踏，用手把梭從一頭穿到別一頭的穿過了線。他正在做一種很美麗的衣料的底樣，這個底樣一出，那些在白宮（White House）裏宴會的美國女郎，一定又要增加不少的美麗。

我們向前進行，經過了許多房間。每房都有一部或一部以上的織機，上面坐着裸臂露頭的男人和女人，織造各種絲織品。他們的工資雖比戰前已貴四倍，但在我看起來，卻還不能不說牠是便宜的。

幾種最精美的絲綢和絲絨，在里昂都是在舊式織機上做成。雖然用電氣旋轉的織機，現在也有採用，但絲織大都還是一種家庭工業。有時幾個絲織工人聚在一間屋子裏，各有各的織機，對於那些電力，拼起來合付一筆很輕的用費。這裏的電力賣得非常便宜，用牠的人，可以分期付款，每架

織機，每天只要出幾分錢。因為這種方法，他可以在從前他的祖父或父親織絲織品的同一屋子裏，繼續的做他工作。

今天下午，我參觀一家法國最大的絲織工場。場裏工人，都是出臂露頭的女郎，衣服著得很好，而且都很美麗。她們都是那些在家庭織機上工作的人們的女兒，都是世襲的絲織工人的子孫。這個工場和一所大棉織工場相似，不過這裏的花式，比較的來得多些。在紗機上，絲線的顏色，五光十色，幾千個線軸聚在一起，更使人眼光繚亂。

我注意於絲絨工業。這種東西，有時雖也用原動機的織機來製造，但其中最精美的卻多是家庭工人所製成。在里昂做的那些手織絲絨，大都是最美的金線花繡的幾種底樣。有幾張絲絨幃幔，每對要賣到八百元。我今天看到那種賣價每碼七十元的絲絨，和那種需時四月纔得做成的門帘子。

絲絨都在鐵絲上做。織好以後，那些絲線都用小刀把牠從鐵絲上割下來，然後把鐵絲拿過。因為每條打着活結的線都要一個一個割開，所以刀鋒略為有些誤傷，就能把全功盡毀。

他們給我各種覆蓋家具上的綢緞樣本，每碼價值四十二元。你想，一把椅子就要四十二元，這就是化費法國人金錢的東西。這些東西要是拿到那第五馬路（Fifth Avenue）的許多王宮裏，放在牠的華麗的家具上，價錢一定還要大一倍。凡是坐到這種椅上去，每次總要坐了一碼的地位。所以一坐就坐在八十四元洋錢上，這種事情，實在使我心裏有些虛怯怯地，不敢坐下去。

歐洲的貴族，都是這種出色的手織品的主要消費者，現在貴族已不得勢，這類東西的需要，也就大減了。

我也參觀過里昂幾家專售絲織品的大商店。牠們的屋子和工場兩樣。從一條平常的樓梯走到第二或第三層樓上，你一上去就先看到一扇門，門上釘着一塊小銅牌，牌上刻着商人的名字。走進了很大的房間，房中放着許多眼櫃。看起來在目前並沒有什麼絲織品，這是因為貨物都裝在箱子或屨斗裏，要等他們拿出來，你纔看得見。房裏壁上都裝着大鏡，因為這樣一來，織品的顏色，就可以和直接觀看一樣的從鏡中反影出來。幾種最舊的底樣，卻是最美的式樣，這種底樣已重復的織了好幾代，不過新的也絡繹的在那裏計畫出來。法國人的富於藝術的創造能力是著名於世的，他

們在里昂，又設了學校教各種圖案畫。有幾個工廠在絲織品上還繡着花，預備做衣服和裝飾牆壁之用。

凡是可以發達牠絲織工業的方法，里昂都在盡力的進行。這裏有一個工業學校，專教各種關於絲織工業的學問。從世界各地來的青年，都在這裏研究織造之學，有的并且還爲了這個目的，在工廠裏實習着。有一個學校，每年收一百六十元到二百八十元的學費。那較低的數目，是法國人出的學費，較高的是外國人出的。在這個學校中，近世絲織機也都採用着，這種機器，大都是美國工廠的出品。有一部美國縫紉機上面釘着底樣片。美國的織法，在這裏也都採用，各種絲織品，絲絨，平的和花的東西，都在那個最精巧的工人指導之下織造着。孩子們都各自做工，有一個教絲織的人做他的指導員。

我又參觀了在克啦盧西的那個里昂市立絲織學校。里昂的孩子只要付一筆很微的錢，無論誰只要年齡在十五歲以上，就可以進這個學校，去學習各種織造學、圖案學以及底樣製造學等等。學校中日課只有十個月，此外有一個夜校，在夜校中，有三年的功課。



孩子都有一本工作日記，連他所做過的絲織品的底樣和他所圖案的副本，都附在裏面。學校對於養蠶學，也和各種織造學圖案學一樣的教授。那個負責的教授，是一位和藹可親的法國老翁，戴着一頂頭巾，穿的粗衣，他領了我參觀了各部分。他還把我介紹給幾個學生，他們都在我目前坐在織機上做著工作。

法國有這許多絲織工業，還是十五世紀纔有的。在十五世紀以前，那最好的絲織品都從意大利來。因為那時里昂已是一個大商市，意大利的絲織品，就大都販到這裏來賣。路易十一始輸入意大利的絲織工人。大約在美洲發見以前四十年，法蘭西斯一世又勸誘許多絲織工人，請他們住在里昂，並且保證他不徵稅，不出租屋費，有帶劍的特權，以及除免因負債而受的監禁罪。他又從熱那亞，佛羅稜薩（Florence），盧加（Lucca），和威尼斯，請了許多織匠來。於是打定了這種商業的基礎。這件事業使法國富強了不少。絲織工業從此繼續的發達，直到後來呼格諾（Huguenots）把三十萬法國最精巧的工人驅逐出境的那一次大壓迫。於是不過數年之中，織機的數目，突然自四萬降到了一萬。那些清教徒（Protestant）織匠也於是都逃到英格蘭，德意志，和瑞士，而創造了這幾國

### 中的絲織工業。

絲織品已不能算爲富人或時髦的服飾了。北美合衆國中的人民，穿絲織品衣服的，比世上任何國家來得多，於是美國對於這種東西的需要，亦就一年一年的增加，而超過了世界上其他各國。在其他國家裏，特別是北美合衆國中，各種努力都做過，想得到價廉而出產多的絲織品，但是在里昂的那些工廠，卻只管不採用那種改良的方法，於是在世界大戰時期中和大戰以後，德國固不能有所競爭，法國也就立刻失去了牠的造成新商場的許多機會，而歸於失敗。法國的工人都抱着個人主義，不願合并起來。他們只願意各自保存着他們美質的標準，不願意合起來來製造些貨多而價賤的東西。

那些從克累斐爾 (Krefeld) 的德國工廠中出來的美麗的絲織品和意大利米蘭出的精美的絲織品，已搶去了里昂的許多老主顧。意大利人在世界主要絲織工人的地位上，已很快的恢復到他們在中世紀時候的地位了。牠常常從中國運許多生絲到馬賽來，大部分又轉運到熱那亞和意大利的其他商埠，意大利絲織品的出口，已增長得非常快，米蘭已只在里昂之下，坐了歐洲絲業

中心的第二把交椅，不但如此并且還有超過這個法國都市的商業的趨勢。

北美合衆國現在是世上出絲的領袖國。幾年以前，在我國工廠中所出的絲，價錢差不多增加了百分之二百。有一時期，我們每年所供給里昂絲織工人的錢，差不多有三千萬元。現在我們所用的絲織品，幾乎全是自己做的，并且每年還出口了價值幾百萬的綢絨之類。法國人宣言，他們絲業的凋敝，是受我國保護稅的影響，因這保護稅，造成了帕忒孫 (Paterson) 和其他美國城市的絲織工業。在這些地方，絲織品都在大工廠裏做，因近日那種省工的機械的利用，價值減小了許多，因為有正當的商業的組織，美國商人現在已可以在歐洲出售絲織品。有幾個法國工人，已把他們的工廠移到了美國，有的亦仿照美國的式樣，把工廠重新造過。

## 第十七章 懶漢不通行的地方

這是懶漢的呼聲，我聽到了他在訴說，

你把我叫醒太早了，我必須再睡一忽。

我沿着他的花園而緩步，看到那野生的荊棘，

和那些野玫瑰與薊草，高高地博大地生長在上面。

假使愛撒克·瓦特 (Isaac Watts) 的靈魂，現在能夠和我一起在比利時，他一定要立刻承認他的那首懶漢詩，就是我上面所引的那首詩，在這裏是不能適用的。我對於我周圍所看到的各種勤儉的情形，實在有些驚奇，我願意我國內服膺那本「工作與勤儉」的福音書的人，都到這裏來看一個榜樣。

在世界大戰終了的時候，比利時所處的地位，和法蘭西，英格蘭或北美合衆國都完全不同。上

述後兩國以及遺留在法蘭西國內的工業機器，都已完全轉動，並且因經過戰事而格外急進，同時外國的市場也都已開放。只有比利時，因為德意志人占據過的緣故，已把她所有的商業一起失去。這次戰事把她的工人收去了一大批。有的被殺於戰場，有的被逐於德人，而大部分的人又都因為他們有了自己政府所給的撫恤金，和北美合衆國及世界其他各國所捐贈的救濟費，而養成了慵懶的習性。在戰前比利時很靠德國資本來開發她的工業。休戰以後，這個小國也就馬上醒悟，發覺了國內財盡民少，而工業用具，又已大都非壞即失的那種不堪收拾的情形。

她怎樣辦呢？她真的做了懶漢麼？！她捲起了兩袖，搥起了耒耜，彎着腰，赤着足，到那膏腴肥沃的沖積土上工作去了。她從自己國民中借到了錢，從外國借到更大的款子，又從和平條約上得到了德人所應該賠償比利時的損失，那筆數目超過了法蘭西和聯盟中其他諸國。她舉行了許多新稅和特捐，戰事過去的一年以後，她的國庫收入，竟比預算超出了二千萬。同時她所失的工人，也都跑回來，那種急待救濟的貧乏的趨勢，於是也宣告停止。她把工資增高許多，叫她的工人從事於鐵道和大道的工作，又組織了一個三百家合作的建築公司，又派人到德國去搜尋，把搶去的機器都

一齊收回來。從德國拿回的，差不多有八千噸被搶的東西，和九萬噸的機器。現在比利時的工業，實際上已完全恢復，這個小國亦已不復像從前的拮据。

現在讓我先說幾句關於比利時國民的話。他們差不多是世上最勤勞的人民。他們的國家，只有加利福尼亞州 (California) 十四分之一的大小，但人口卻非常稠密，要是加利福尼亞州中每方英里也有他一樣的人口，那末加州的人口，就要比現在合衆國的全國人口還要多。要是北美合衆國的本部像比利時那樣的人口稠密，那末美國的人口，要比現在全球的人口多了二千萬。這裏的人口是每方英里六百五十八，換句話說，這是在德國人口密度兩倍以上，卻當大不列顛和愛爾蘭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的兩倍。至於和比利時人口密度相彷彿的惟一國家，就只是荷蘭，在荷蘭國疆內，每六百四十英畝的地方，比比利時只少一百二十二個人。

比利時國人中，大多數住居於村落中而工作於農田上。居民在十萬以上的城市，比國全境只有四個。在牠附郭之地，像布魯塞爾，那還是最大最好的城市，亦只有聖路易那麼大。盎凡爾斯只有辛辛那提那麼大，根脫和列日 (Liège) 的人口，都只有孟斐斯 (Memphis) 那麼多。摩里內斯

(Malines) 有六萬，布魯日比牠少一些，俄斯坦德 (Osten D.) 和盧芳還要比牠少。

就大多數民族比較起來，這些擠處一地的人民，要算是富有的了。在戰前，他們每年存入儲蓄銀行的款子有幾千萬。現在總有一半以上的學生，都各自有一本儲蓄簿，那初等小學裏的學生，每人平均要儲蓄五元以上。人民都着得很好，雖然也許，在戰爭時期，曾經瘦過一次，但現在卻都已變成了胖子。

這些比利時的農田，比我國的農田每年要出產兩倍以上的五穀。牠們每畝可出二噸煙葉或八百英斗的胡蘿蔔。我聽人說，在一九一四年以前，有三英畝以下的田的農夫，就可以靠着田來養活他自己並他的妻和三個孩子，其餘田地上的出產，就完全是他的贏餘。

比利時亦有煤鐵。在大戰以前，她把鋼和煤賣給世界各處，她的生鐵的產額，當法蘭西的一半。列日在第一次軍事進攻的時候，並沒有受到損傷，但從此以後，德國人開始搶奪，最先把所有的銅都運到德國去，以次及到機器用具，最後因為那些業主或工人都拒絕替敵人工作，所以工場中連全副用具，也都一齊搶走。在戰前，比利時有五十四只鎔鐵爐，在戰爭終了的時候，留在那裏而沒有

損壞的只剩了四只。但現在已有一大部分鑄鐵爐在那裏工作，而且因鑄鋼工業的大聯合，這個國家比從前還要多做了許多出口商業。比利時替大不列顛、中國、南美洲、和荷屬東印度羣島（Dutch East Indies）製造許多鐵軌，價錢都比和她競爭的那些英格蘭工廠中的出品來得低。我環遊過全世界，但我永沒有到過那看不到比利時貨物的地方，而且也尋不出沒有比利時商業的一個國家。

比利時有一種巨大的紡織工業，在德意志侵略她以前，她每年要製造價值八千萬元的出口貨。她有一種很大的亞麻工業，有二十五所工廠在那裏製造麻線或麻繩。麻織綻子有三十七萬五千，棉織綻子有一百五十萬以上。這許多工業在大戰時期都被損壞得很厲害，但兩者都恢復得非常快。現在因為俄國出產的消失，所以比國亞麻比從前還要種得多，所占田畝的數目，也比前突然增加了許多。

比利時的毛織工業，在中世紀時已很出名，在大戰前，比國一共有一百十家毛織工廠，德國人從這些工廠中取去了許多機器。這類機器大部分都已收回，而且現在這種工業比前要多用了許



多羊毛。在毛織工廠的左近都有河流流過，河中清水將比利時羊毛，造成一種特殊的光彩和柔性，造成了在歐洲其他地方所不能找到的特性。

在德人侵略比利時以前，比利時還輸出各種方塊玻璃到世界各地去。那時列日每年要製造六千萬磅的鋪桌子用的方玻璃，當地有一家工廠，每天平均要出產二十五萬塊玻璃。這個工廠在休戰那天，即開始工作，到現在全部工業已實際上和從前的出產相等。就方塊玻璃而論，比利時實在是歐洲各國的領袖。其出口貨的大部分，輸到英格蘭、荷蘭和北美合衆國去。目前的比利時，不但種種工業都已恢復，她的出口額也已超過了德國侵略以前的數目。

這不過把比利時興盛的情況，略說一些。在比國幾乎無論那種工業都正在改進牠的地位，還有許多資本的大結合和發展國外貿易的種種運動，使國家經濟情形，日趨於優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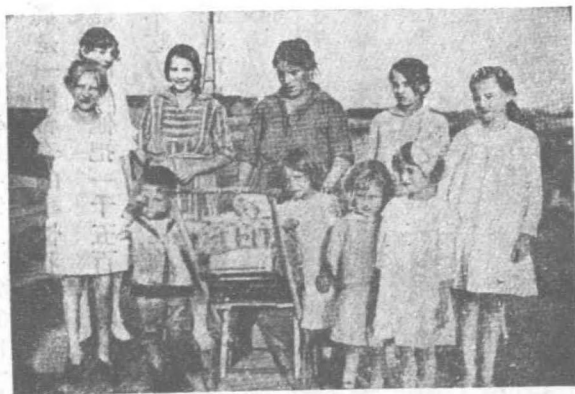
此外在比利時重興中還有一種要素，在此地也應該注意的。這是比利時的狗。他是一種活着的恆產，他對於那句俗話所謂「狗子似的工作」，一定能當之而無愧，這是我所敢斷言的。這裏的狗，比任何家畜的工作來得苦。我看見他們在兩軸中間挽着菜車。有時他們跟着女人一同工作，有



「今天早晨，我的鞋子由一個女人代我擦過。因為比利士女人大都是到城市中來營業的，從她們所做的閃耀的光彩上看起來，可斷定她們對於這種工作，和男人或孩子們已有了同樣的經驗。」



我們所謂「狗子似的工作」，這句話一定要溯源於比國，在比國幾千隻狗子都拖着牛奶車或載滿着各種貨物的小車。據說有幾隻還能拖到一噸重的東西。



只和法蘭西隔得一條理想上的界線，法蘭西整天鬧孩子收穫減縮和人口減少的恐慌，而比利時卻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諸國之一。像這種樣子的家庭，在比利時是很普通的。

時他們自己拖着各種車子。凡是挽車的人，總有一只狗替他幫忙，那牛乳車子常常由一只或兩三隻狗子拖着走。狗子居然能够拖車，而且做得很好，這真是一件希奇的事情。我在布魯塞爾的賣狗市場中試過一次。狗主人正在把狗賣卻，在我要求試驗的時候，他把一千五百磅的東西裝上了車子，那狗子就拖着沿着修過的街道上走，看去一些也不吃力。他說這隻狗能拖一噸重的東西。比利時狗大都享受很好的待遇。狗主人都非常寶貴牠，往往寧可自己餓肚，狗子卻不肯不餵。

## 第十八章 汽車中所見之比利時

當我們在路上飛也似過去的時候，請你跳進我們車子來，一同去考察這個小地方。這裏的道路，通常多用石頭砌成，所以我們要每點鐘走三十英里，或一天走二百英里，實在並不難。比利時的疆域，其長不及於巴爾的摩到紐約的距離，寬也亦只等於菲列得爾菲亞和巴爾的摩間的距離。換而言之，比國大約只有賓夕法尼亞州四分之一的面積，小於印第安納州的三分之一，而略大於馬薩諸塞州和德拉瓦州的合共面積。就比國的大部分地方而論，可說是很平坦的一塊地，不過在其東南部，也有一座像維基尼阿州中藍嶺那麼高的亞爾丁山。

比利時與荷蘭相似，其大部分國土，是那些來自高原之河流中所帶的沈澱物造成的。全國境內，被河流割得四分五裂。使我們每走數英里，就得經過一條橋。這種必不可省的橋梁，大都用石料或三和土造成。比利時全國內，共有一千英里以上的河流，其中有五條大河，為商業上重要的水道。

那條斯刻爾得河(R. Scheldt)，要是在美國，實不能算作一條大河，但是在這裏，卻兩岸有了盎凡爾斯，根脫和都爾內(Tournai)三個大都市。這條河流之成爲水運要道，已有數百年之歷史，在紀元前一千年的時候，在這裏經過的船隻，已有繳納一筆通行稅的必要。現在運過的貨物，每年終有幾千萬噸，有時還超出於十萬萬噸。比國境內，共有五條通航的河流，合共長度，比我們巴拿馬運河還要長十六英里。

比利時這個國家，可說是一個分成許多小塊的大菜園，現在正滿佈着各種收成豐多的農作物。在我目光所及的地方，農田都沒有籬笆。莠草，五穀和蔬菜，都正在逐漸的向外擴張牠們的地盤，只靠着綠色的樹木把牠從馬路分了出來。這裏的農作物，比我們在法國所見的，似乎還要豐盛。麥田裏的麥都束得很緊密，遠遠地望去，好似穿着黃色的比利時制服的軍人。有的地方，已把麥束放在田邊，以免阻礙田事，因爲這裏常是一年兩熟的。

你看各種東西都收拾得多麼好！既沒有一根莠草，也沒有橫梗在路上的農具，五穀之類，都堆積得很整齊，一堆一堆的保存着。在我們右邊，是許多燕麥堆，每堆八束，頂上都戴着一頂帽兒，這種

帽兒，都用繩索細縛着，遠看很像茅屋的屋頂。在我們左邊，是許多大麥堆，也都同樣的戴着帽兒，麥束都細瘦而長，有一隻能盛三加侖東西的桶那麼大，把牠橫倒下來，其高快要及到我的腰部。這點東西，都結實累累，無論大麥燕麥黑麥小麥以及馬鈴薯，其每畝產額，皆比其他任何文明之邦來得豐多。大麥每英畝可出三十七英斗，但我們的平均產額，卻只有十四英斗。在大戰以前，比利時所吃的大麥，有四分之三是從外國輸入的；不過其他食糧和肉類之出產，已足夠她全國人民之需要。此外，她還有甜菜糖，馬鈴薯，駕車之馬，果子，蔬菜等等東西，可以出口，現在她每年終要出產了五萬萬磅的甜菜糖。

我們又看到許多亞麻，這是比利時的又一種大農產。比利時之麻織工業，原是全球聞名的。這點亞麻，都先用鐮刀割下，把那些比縫針大不了多少的小桿子，都豎在一塊兒，狀如許多黃色的小帽。於是把牠曬乾，堆成了幾層的大束，每束也都和大麥燕麥一樣的蓋得很嚴密，然後用大車把牠送到河流近旁的工廠中。這種亞麻須先在河中浸過多時，使牠腐爛，然後方可得到牠的纖維，比利時除了大批的製成的麻布以外，一年還要輸出價值千萬以上的亞麻。

我們又往前走，經過了許多種着馬鈴薯和種着黑麥的田畦。馬鈴薯之在比國，每英畝可出產三百英斗，至於黑麥，則每英畝可出五十英斗。此外還有一大批長得很高的綠色蛇麻。比利時又是一處出產優美的啤酒的地方，目前這種啤酒，每「品脫」(pint)價在一角以上，這裏又是一個最貪杯的地方，從古以來，這點比利時人酒急的喉嚨，還沒有受着禁酒律的一度塞住過。

我們的汽車，因為讓一隊麥車的經過，就停止在道旁。這點車子，每輛總載麥三噸乃至五噸，但在這種光滑的比國道路上，只用兩隻馬拖曳着，似乎已一點也不費力。有幾組馬還拖着兩輛很重的貨車，後面一匹馬的舌端，在那裏觸着了前者的臀部。這種貨車，其自身終已有半噸重，有的又裝得這樣重，要是美國的馬，恐不能把牠拖過各州中不平的鄉道罷。

這裏的馬匹，都非常雄壯，真像披着馬皮的白象，其中最好的馬，總有一噸重。我在城中和口岸上，曾見更大於此的馬匹，拖着揚車，在那裏和汽車爭勝。從比利時輸到外國去的拖車的馬，每年價值數百萬元。除馬匹而外，雄牛母牛驢子，以及幾種美國的騾子，也常用來從事於深耕的工作，因為各種耕種上所用的機器，在那些土壤肥沃或農田達百英畝以上的地方，雖也已逐漸輸入，但為數



究竟不多。

在我們比利時的旅行中，有一種出人意表的現象，那就是比國的小塊農田，真多得可驚。在這塊總共不到七百五十萬英畝的國境中，已經耕種的田地大約有五百萬英畝。其中大多數皆用耒耜來從事工作。比國國民中，總有六分之一是農夫。在田上工作的農夫，一百個人中間，只有十六個是雇工，其餘的人，不是這塊田的田主，就是這個田主的家人。比國農夫，大都居住於村落中一層或二層的房屋中，而工作於他們很小的那些田畝上。

就每人的平均田產而論，在其他各國，終有三十英畝乃至一百英畝，在比利時卻只有四英畝。時間再一天一天的過去，這點田也就一天一天的更要小下去，除非將來遺產律起了一種變化，這種現象或許可以避免。我曾和布魯塞爾的一個著名不動產律師討論過這個問題。他告訴我：不論什麼人必須把他的財產四分之一遺留給他的妻，其餘的財產，必須由他的兒子平均分受。能隨家長的意旨來自由支配的，只不過一小部分。所以結果只是把田畝分而又分的分得非常小。幸虧這點農夫，都能把他的農田墾殖得寸隙不留，同時又能出產得非常豐盛，所以這種遺產律，對於人民，

還沒有十分重大的影響。

當我們坐着汽車遊歷的時候，對於歐洲汽車運輸事業的不興盛，的確感着驚奇。在美國總平均每兩個家庭，就有一輛汽車，在法國卻要每四十家纔有一輛，而比利時還要少於法國。這裏的汽車，大都車身很輕，而馬力很小，其原因是由於行車所需的汽油，在歐陸遠貴於我國的緣故。法國的汽油，每加侖要賣到六角乃至七角五分，其貴可見。在我們的汽車旅行中，有時用一種同生火爐用的木塊一般大小的方罐，來加注汽車的汽油，這種方罐，大約每罐只能盛一加侖上下的汽油。要想把我這輛車子的汽油缸，加滿汽油，至少要十罐左右。所以我常見那些賣汽油的男女，把汽油不斷地拿進車裏來，一罐又一罐的加進去。有時我們亦看到美國通用的汽油抽汽機，其中大都是從美國輸入。汽油之在法國，普通稱爲「香油」，這個名稱原是指煤油中的香油而言，實際上，卻也名副其實。

這裏的汽車，大都很小，假使你把牠按放到那種美國七人坐的機車車身中去，牠四圍就要震響起來。其中有幾輛更小的車子，車身往往離道路只有八英寸以至十英寸，馬力亦只有二匹以至

三匹。至於普通廉價的車子，亦只有五匹到十匹的馬力，就是最好最大的，也罕有在三四十匹馬力以上的。

法國汽車的速率，每出於意料之外，而同時汽車夫疏忽鹵莽的程度，亦復很足驚人。汽車行駛規則，雖也處處有這麼一個東西，但沒有一個人會去理睬牠。那些滿身銅鈕手持白棍的交通警察，對於汽車，也似乎已失其尊嚴，即使發生了什麼意外之禍，也決沒有因行駛過速而受罰的人。途人假使被汽車撞倒，汽車或從他的身上滾過，這位先生要是僥倖而免於一死，那他恐還不免於因阻止交通而被逮捕。

兩輪自行車在這裏替代了我們的汽車。比利時國內，平均每兩個家庭有一輛以上的自行車。全國共有兩輪自行車九十萬輛。無論男女老幼，無論貧富貴賤，都用牠來幫助工作，用牠來及時行樂。牠們實是比國旅行上主要的車輛。那點騎着自行車的男孩和女郎，都前後踵接的把活潑的青年精神，映入了我的眼膜。看到這點，不禁使我想起我們自己的那首關於自行車的民歌了：

我們要是不能置備一輛馬車，

第十八章 汽車中所見之比利時

從法蘭西到新干的那維亞

這就不是一次時式的婚禮。

但是那兩人並坐的自行車，

你對之當亦欣然而色喜。

## 第十九章 從列日到伊泊爾

前幾天我坐着本茲（Benz）式汽車，環遊了比利時的都市和疆場，同時記錄了戰爭以後她所進行的那些重興的工作。這件事業，開始於砲火停止的那一刻，到了現在，各地已都完全改換了面目。在這裏遊歷的人，要想再看到那點破壞得非常厲害的地方，已經很不容易，因為被德人蹂躪的痕跡，差不多已完全掃除了。

在這次世界大戰中，比利時所受的創傷，你們大都是知道的。在德國人正在預備攻陷巴黎的時候，她突然對德國軍隊加以壓迫，使他們不得不退回去，因此觸動了德人的憤火。一九一四年七月，從德國開出的一百萬軍隊，遂經過了她的西疆，八月四日，遂開始侵入比利時。八月五日，德人就用了當時最大的大砲，攻擊列日地方的各堡壘，在一星期以內，其中之三個堡壘，遂被他們攻下。恰在這個時候，英國的睡夢醒了，英國的軍隊加入戰爭了，法國的軍隊因此而得集中於邊疆，這五路浩

浩蕩蕩的德國大軍，因受了比利時這樣小小的一次牽制，巴黎竟於是而免於攻陷，最後的勝利，也竟因此而屬於聯軍。

德國軍隊一入比利時，兵力於是分散。一支軍隊，前進占據了布魯塞爾，更從布魯塞爾向摩里內斯和盧芳進發，開始從事於盎凡爾斯短時期的圍攻，別一支軍隊則繼續着謬司河流域中那慕爾（Namur）城池的砲攻。八月二十二日，蒙斯（Mons）大戰役發生，英國以及許多二等的軍隊，與三十萬德國的軍隊，相戰於蒙斯，英國軍隊被他們一步一步的趕回去，直趕至瑪倫地方。但這是法國掌故的一部分事情，這裏不去講牠。

蒙斯戰爭以後，英法兩國的軍隊，遂退出了比利時的大部分國境。於是布魯塞爾遂在兩天以前，被德人攻陷，摩里內斯亦被砲火所毀，盧芳的教堂亦於是飽受摧殘，其圖書館中寶貴的文件和三十萬卷的書籍，也於是化為灰燼。而德國一方面還正在環攻那座在亞爾伯特（Albert）王管轄下的比利時人所保有的盎凡爾斯城池，猛烈地不肯罷手。

在砲攻摩里內斯和盧芳的時期中，幾百所商業的建築物，和私人的住宅皆化為焦土。同樣的

厄運，亦降在盎凡爾斯幾百所建築物的身上。在我們遊歷的時候，這點城池，我都目見到。其地的建築物，大部分已經重新造好，有的地方，建築得并且還勝過戰前。那點私人的建築，也都富有藝術的意味。這點屋宇，大多數用白石築成，有的還圍着雕有花紋的高牆。從全部建築物而論，和牠們原有的環境，都很相配。

用一百萬元造成的盧芳新圖書館，現在已不在牠的原址上，現在這座圖書館，正朝着那個布滿森林的魄雷斯·圖比魄爾（Place du Peuple）地方。這筆巨款，為美國六百四十個專門學校和大學所捐贈，房屋的圖樣，是一位美國建築學家名輝特尼·窩稜（Whitney Warren）所計畫，他設法使牠和比利時原有的建築術相配合。圖書館面前，有一個粗體字的標題，寫着：“Furore Teutonica Diruta, Dona Americano Restituta”的字樣，意思是說：『條頓民族的軍隊毀壞之，美國的贈款重建之。』這所建築物，在城中最高的地方，占着一個正方的地位。

在我往盎凡爾斯去的途上，我看到從前架過礮的地方，這種大礮所放的子彈，可以高到十里左右。據說德國在未戰以前，早已決定了這個地位。這點礮都架在造在很堅厚的基礎上的一個

木堡上。現在木堡已毀，但那點足使全球震驚的破口達十七英寸的大礮，卻還照舊放在這個地方。當時礮轟這件事，延長到三十六小時方纔終了，在此時期中，有時每分鐘要落下一個礮彈，因為大礮放了一定的子彈以後，必須讓牠冷下來，然後再放。德人對於盎凡爾斯所做的破壞工夫還不十分大，因為她想照着拿破崙說那句『盎凡爾斯是一支裝就了火藥的手鎗，我要用牠來射擊英格蘭』的時候，所做的樣子，來把牠利用，把牠留下來做她未來的一個大兵站。所以盎凡爾斯城內那座著名的大教堂，得一點沒有破壞，這也未始不是全球的大幸。以盎凡爾斯全境而論，破壞的房子雖只有七百多所，但有的已破壞得不堪收拾，簡直還是把牠們遷移到別處去來得爽利些。

當十月九日那一天，盎凡爾斯被德人攻陷的時候，比人和英人早已離開這座城池，而退到根脫，兩天以後，他們又退出了根脫，於是德人接踵追逐，奪得了根脫和布魯日，一禮拜以內，遂到俄斯坦德。此時的比利時軍隊，已退到伊塞河（Yser River）上了。

那次礮火連天，戰鬪十天的伊塞大戰役，你終該還記得罷。這是一次水陸空戰爭俱全的大戰爭，也就是航空人員第一次成功的大戰爭。在這次戰役中，比利時人把伊塞河河旁高起的兩岸，彈



成了許多大洞，以便河水的泛濫。果然因此河水漲潮的幫助，把他們敵人淹死了不少，使他們受了一次極大的損失。

差不多在同一時候，那次伊泊爾（Ypres）戰役，或如英國吞密人（The British Tommies）的喊法，所謂維泊爾（Wipers）戰役，亦就開始爆發。其第一個砲彈之落到城中，是在十月七日那一天。二天以後，二萬德軍遂經過這裏，六天以後，英國的第一批軍隊，方纔進城。直至十月十九日，德兩軍開始接觸，於是戰幕遂開。這次戰爭，支持至三星期，方得終了，結果德國死了二十五萬人，聯軍亦死了十萬以上。至一九一五年，這裏遭遇了第二次戰事，至一九一七年，當英國軍隊向前進展而追擊德軍的時候，這個地方，又發生了第三次戰事。因這種連續不絕的兵禍，加之附近鄉村同時發生的戰爭，這個城市和許多村落，遂因此而同歸於盡，成爲比國在大戰期中所受破壞之最重大者。

要了解伊泊爾破壞的程度，一定先要知道過去的伊泊爾的情形。在美洲發見以前的二百多年，伊泊爾城中，已有二十萬的居民。在那時候，牠已是世界上最富的工業城市中的一個。其地居

民，都從事於織絨布，織絲綢和織造絲絨。那時除了那些大教堂以外，伊泊爾的布廳（Cloth Hall）可算是世上最精美最偉大的一個建築物。這座建築，在當時是布商會社（Drapers' Guild）用做交易和棧貨的地方。此外的另一建築物，則為與布廳同時建造的那座教堂，介於布廳與教堂之間而築成的，則為開始建築於「五月香客」（Mayflower Pilgrims）到普里穆斯·路克（Plymouth Rock）附近下碇那一年的聶凡爾克（Nieuwêrk）。在這些和其他的建築物中，雕刻，圖畫，彩色玻璃，和寶貴的文卷，都非常繁多。這座城市自身的範圍，已比前縮小到十分之一還不到，牠固是貴重物唯一遺留的地方，很可以把牠的歷史來自豪，但實際卻還是以牠的產物而著名，例如星期六那一天，在城市中交易的乳油，為數總達四萬多磅。

在戰爭剛閉幕的時候，這個城市，比羅脫（Lob）和他的兩個可愛的女兒都跑到瑣珥（Zoor）去以後的索多謨（Sodom），還要來得淒涼。那座布廳和教堂，早已成了焦土，其他房屋，也已消滅，全鎮已成了一個『礮彈掃過的墳地，』在這個殘墟之中，現在四處總散布着四百多處的墳場，二十五萬座的墳墓。某一天，我走過坡爾卡彼（Poolekapelle）墳場，其中埋葬着四千多具從彈穴中尋出

來的遺骸，牠們上面的那三千個十字架上，都刻着：「英國的一位無名英雄之紀念」幾個字



在第農(Dennat)的路上，有一塊尖銳的岩石，名倍耶得(Bayard)，這是借用一匹神馬的名字。據說在查理曼(Charlemagne)時代，這匹馬曾經背上駝着四個大漢而跳過這裏的一個裂隙。

一到休戰，伊泊爾的重興工作，就立刻開始。其第一件事，是從那滿目荒涼中創造一個光明燦爛的地方出來。於是他們遂着手清潔公園，播種了許多花卉和灌木，又在那條直達公園的馬倫路（Boulevard Malou）兩旁，整齊地種了兩行樹。這個時候，逃出去的百姓陸續回來了。一萬二千多間式樣不同的房屋，自單間房子的小屋以至臨時市政廳，也都用木料日夜趕做起來了。是後磚石和其他材料逐漸買到，於是堅實寬大的屋宇，遂開始重新建築。在戰爭時期中，伊泊爾地方被破火所燬的房屋，終有四千所上下，現在大多數已重新造好了。

當我們走過這座被燬的教堂和那一片頹垣的市場的時候，我心中不禁充滿了忿怒。牠們已有一部分地方，搭起了木架，瓦匠們正在從事於重建的計劃，不過在我看來，他們似乎很少成功的希望。因為這點殘墟，簡直都和鐵姆迦得（Timgad）或潘沛依（Pompeii）相似，甚至還及不上那個久遭蹂躪的迦太基（Carthage）遺址的完好。

## 第二十章 法蘭德斯之景物

我們於是離開伊泊爾，從事於這個國家的遊覽。路上經過了在休戰時候曾經化為殘墟的許多村落。全景中屢雜着許多紅色的斑點，每一斑點代表了一所新築的農舍，或新村中蓋着瓦片的屋頂。這裏的舊屋，都有一個新蓋的屋頂，我看見有幾所屋上，有藍色或黑色的瓦片排成了重建的年月，也有寫在上面的。紅色之在中國，是一種吉祥的象徵，在比利時卻是表示重新建築的意義，有興盛又重新回到百姓身上的意思。這裏的屋宇，大多數用磚石造成，而且幾乎每所都是平房，上面立着一個高聳的屋頂，逐漸大下來，和四圍的牆壁相連結。至有二層或三層的建築物，只有在較大的城市中纔看得到。戰爭時所破壞過的痕跡，現在已完全消失，鐵路已重新築好，大道亦已重新造過，而且比前改良了許多。就大體言，交通的便利，或且過於大戰以前的時候。

比利時是歐洲諸國中第一個建築鐵路的國家。這個時候，還在一八三四年。從此以後，她就以

出類拔萃的鐵道建築，負盛名於全球。在大戰時期，被德國人所搶去的鐵路，總計總有從紐約到舊金山的那麼長。就每平方英里而論，比利時的鐵路，要比世上任何國家都來得多。此外還有狹軌的輕便鐵道，縱橫交叉。網布全國，總共計長二千四百英里，通達各村落，而總歸於闊軌的鐵道。這些鐵道中，共有七百英里以上，完全被敵人所破壞，一千二百英里，被敵人破壞得不堪收拾。此外德人又曾在一千五百條大橋的左近從事破壞，在德人敗退的時候，這個小國中，要缺少了三百多個火車的車頭，其時照常行駛的火車，只有三千輛。休戰以後，比國重向英美定購，以謀新交通系統的完成。這兩國中，以美國交貨為最快。鐵路於是逐漸恢復了原狀，收費雖比前大，政府雖受了一種損失，但從各方面看起來，比國的鐵路事業，卻反因此而能與我國所有的各路相媲美了。

在法蘭西的情形，也是一樣。當我旅行法國的時候，我坐過一次一點鐘走六十英里以上的特別快車。我亦曾走過巴黎到理姆斯的康莊大道，大約每兩點鐘走了一百英里；我又曾從里爾走到巴黎，四點鐘走了一百八十八英里。換而言之，這是把中間三次的停留不算，每點鐘走四十七英里的一種速率。至於我們美國，從紐約到華盛頓，最好的火車，走這二百二十七英里要費了五點鐘，或

這個孩子來得高。長瑪克斯架在一座大的三和土基礎上，其下有一個用鐵牆圍起來的深坑。礮口的高低，可以自由轉動，亦可以左右移動，像生在一個旋回點上面的樣子。在這尊大礮兩旁邊，有一尊假礮，用一種發生煙燄的儀器來比喻英國的礮火。

在一個洞裏，這大概是當時儲藏軍火用的，我遇見一個出賣絲邊的比利時人，他有美麗的檯布，價值很便宜，有製作精美的絲邊領帶，每條只賣兩三元錢。他又拿出許多枕頭來，在這些枕頭上，他自己已化了不少的本錢。他說在這些貨物之中，最好的總要好幾星期纔得做成。

我們於是又回到汽車中，走過了許多風車，這些風車都是磚頭或木材做成的白色高塔，伸出四隻紅色的臂膊，在那裏轉動。看見這些東西，使我想起了頓·歧和忒（Don Quixote），以及他和風車比武，結果他像德國人樣子的得到勝利的那個故事。這裏的風車，都是附近田莊所建造，用以把五穀磨成細粉的。

你再看那些金碧輝煌的磚屋附近的斷幹殘枝。這些都是鐵道兩旁的樹木，在戰爭期中被槍彈打斷的。我們此時在兩行新種的小樹中間進行。當德人占據比利時的時候，被德人砍伐的森林，

價值數萬萬元。他們不論老小，都一律砍下來，有的地方，甚至於連果樹也被他們斬了去。在海臘得（Hainaut），在列日，在那慕爾，大片的森林，都被他們完全毀滅。

車折東北行，經過了布魯日的古代城市。這個地方，在某一時期，曾和伊泊爾相競爭，現在的面積，雖已不及那時的三分之一，但也還有十五萬的居民。這是一個衆河匯歸的都市，其四圍幾乎全都環繞着河流，支流又多穿過了其他的市鎮。此外有一條連絡布魯日和最布魯革（Zeebrugge）的運河，已於數年前開闢好。關於這個在北海（North Sea）上的最布魯革海口，你大概總還記得，在戰爭時期中，是一個德國潛艇的根據地罷。這個海口在聯軍飛機圍攻的時候，既把牠炸壞得非常厲害，一方面德國又在船塢中沈沒了許多很大的起重機，在海底安置了十二隻輪船和其他的許多小船。他們因為要想把這個海港重行清理，所以那條運河已被堵塞，現在正在那裏用抽水機把水抽出。

此外別一個大都市是根脫城，我們是經過了這個城市而後回到布魯塞爾的。這個都市被水道分成了十三個小島，中間架着五十八條橋梁。這是法蘭德斯地方一個奇特的古城。牠的中世紀



建築物，像大教堂和鐘樓，以及許多博物院等，都是遊客所欣賞的地方。大約在哥倫布時代，此地已是法蘭德斯區域中最重要的一個都市，現在亦正在長足的進步。在牠附郭之內，人口現已超過二十萬，周圍約有十六英里以上。現在有一條深足以行駛大洋中郵船的很闊的運河，把這個都市和斯刻爾得聯絡起來。

就比利時的主要海口而論，根脫只比盎凡爾斯差一肩。根脫以棉花的進口出名，這些棉花，都從美國輸入，每年有好幾萬噸。這裏有棉織廠，有織布廠，其中共有一百五十萬以上的錠子和五萬上下的織機，實是比利時的曼徹斯特。城內居民，亦都以善於紡織，著名於世。除了棉織業而外，還有市上最大布廠之一所織布廠，在牠附近的區域，又出產精美的絲邊，這種絲邊，大多數是由婦女們手工做成。

## 第二十一章 比利時煤礦之參觀

現在我在一個歐洲產煤最富區域的中心，叫做發斯姆（Wasmes）的地方。因煤鐵之採掘，使此地熱鬧得與蜂巢相似，因鑄鐵廠鍊鋼廠的緣故，使此地成爲歐洲最繁盛的一個工場。牠每年所產的煤，總量在二千萬噸以上。其中大部分用於家務，此外還從德意志和英格蘭輸入了許多燃料。在歐洲大戰期中，這裏被德人毀壞的煤礦，卻只有一個。

在比利時開礦的情形，和我國完全不同。我國的礦，大都在近地面的地方，所以要把煤載上車子，並不十分費力。比利時的煤礦，卻深埋地下，每噸都需起重機把牠起出來。我今天所參觀的煤礦中，有幾個竟離地面有半英里以上。起重機每轉一次，就得和水奮鬪一次。所以這裏都備着很大的抽水機以保護煤礦，使之乾燥。在二千英尺深處，有許多隧道，把地球割得四分五裂。牠們上面，又有別的隧道，在掘取地球深處黑色金鋼石以後，這個區域的地下，已成了叢塚似的一種情形。

礦中都用木材支撐着。這些木材都從左近的森林中取來，粗不及六英寸，在礦中很像許多電線桿子，每枝長五十英尺，上端逐漸縮小，終至縮成一點。無論那個礦中，這種木材都很多。大都由婦女們從車上卸下來，她們背着木材，好像許多的阿馬冲人（Amazons）。

在我國，煤礦中的工作，全由男人幹。但在這裏，那些在地面上做的工作，卻有許多是婦女所做。你知道是那種婦女？原來都是十六歲到二十歲的壯健的女郎。她們都是丰姿很好的女郎，紅頰而圓臂，壯健而多肉。她們的臉，雖塗着一層煤灰，卻仍不失其楚楚動人的丰彩，她們的眼睛閃閃而有光，她們的美，反因煤灰而格外顯著，臉上的紅色，也因煤灰而變成了玫瑰色。

這個煤礦區域，和賓夕法尼亞，俄亥俄，田納西（Tennessee）都很不同。上述諸地的煤礦，全在山中，這裏的發斯姆，卻只是一片平陽，其地唯一高聳的地方，就只是從礦中出來的廢物所堆成的高堆。因為煤中雜着許多不純粹的東西，所以先要經過一次揀擇，把那些廢物用車車走。這種雜質既非常多，所以往往不多幾時，煤礦附近，就堆起了金字塔似的一個小山，在蔚藍色天空之下，很像一座黑色的圓錐體。在比利時這一帶地方，金字塔隨處皆有。有幾個是已死的金字塔，因為產生這

個金字塔的煤礦中煤，已被人挖完，而棄置不開。有的則背上放着許多步梯，頂上放着一座架，有女人們拖着車子走上來，突然的把雜質震天價響的傾倒在地上。有幾個金字塔還在那裏冒煙，這是因爲煤中含硫質很多，自然的燃燒，常使牠發生一種火焰，整年不斷地在那裏燃燒。在堆旁睡眠的人，常常有受火焰與毒氣而至悶死的。

把你我立身的地方，一同移到發斯姆對出的一座煤山上去，去看看牠四周的情形。你看到了滿布農作的農田，上面就逐漸堆高了煤堆。在你右手有一個煤堆，上面像有一種袋似的東西，蟲似的在那裏蠕蠕地移動。拿出望遠鏡來仔細一看，原來並不是袋，原來都是在雜質堆中揀取煤塊的女人。有一部車子正在沿着煤山走上來，兩個女人在那裏把牠拖着走，你假使用這個望遠鏡，你還可以看到她們露出的手臂，臂上的筋肉，在拖車上山的時候，都很緊張着。

現在再看左邊的一個煤堆。這個煤堆，高約數百英尺，和在牠周圍的其他煤堆一樣，同爲礦工們所討論的大量廢物的一種證據。其中的煤塊，已一塊一塊的揀出，廢物之爲量，比煤塊自身要多得許多。

讓我們參觀這裏的一個煤礦罷。在礦井口旁，站着六個比利時女郎，頭上都裹着藍白二色夾雜的頭巾，兩袖捲到肘上，端正的腳踝，都率直地露出在白色的木屐上。你看，在引擎停止的時候，他們在那裏把車子拉住，推進軌道，一直把牠推到揀選煤塊的地方去，把煤塊倒出來堆在地上。同時又有第二批女郎，在她們走後，代替了她們的位置，把那第二輛車子拉住。而第一批女郎則把空車推到了氣洞的另一邊。她們這種工作，並不能說是呆笨的工作。婦女們既工作得和蜜蜂一般的勤勞，而她們的力氣，又大得和牛馬相彷彿。所以她們的工作，和男子並不相上下，而且有人說，他們的工作，還比男子們來得認真些。

我們離開了氣洞，到揀煤的地方去。揀出的煤塊，都從斜溝上滾到車子裏，婦女們則站在斜溝的旁邊，用耨把把煤塊拾起來。女郎們都坐在比較下去些的地方，從煤中用手揀出那些廢物和泥土之類。其上則站着許多面黑衣污裹頭臂露的女人，人數比女郎還多。此外在那部盛煤的車中，亦有許多婦女在用鋤耙着煤，把廢物雜質分了出來。女郎和婦人們，都盡力之所及，趕快的工作着，因為她們都是論件算值的。

現在比國煤礦中的女工，比從前已待遇得好多了。她們在從前所受的待遇，是凶酷出名的小孩子在礦中工作，這件事也已有多年。她們從前類多用皮條繩索拖着煤車和大車，偻偻着身子，把煤拖到氣洞門口去。二十一歲以上的婦女，都可以在地下工作，每天要做十二小時，現在則以明文禁止。因為這種種工作，都非常繁重而卑劣，而且毫不顧到女性的關係，有時簡直把她們當一種牽引如意的畜生看待。她們在古時所受的待遇，的確比牛馬只有高一級。所以就是那些地底隧道的黑暗地獄中，她們也都在工作着。

我在地面所看到那批正在工作的女郎，都沒有駝背破手的情形，她們在生理上，都和美國愛好運動的青年女人，發育得一樣的健全。她們還做了各種笨重的工作，牛馬似的把車子拖來拖去，有的且拿着十五磅二十磅重的大煤塊，有的且做着在美國都是男人做的許多苦工。

有一個地方，掘着一條溝，四面都用洋灰和磚頭圍了起來。一個女郎正在那裏用鋤頭調和洋灰。離她稍爲遠點，有三個強壯的女郎，站在一堆磚頭上，把車上的磚頭背下來。還有一個女郎，推着一輛載滿了磚頭的車子，到這裏來。她們都做得很起勁，粒粒汗珠掛在她們塗滿灰塵的臉上。我替

她們攝取了一張照，當她們回眸一笑的時候，我心裏不禁感到了一種愉快。

我對於這些工人的生活，也曾注意過。在煤礦附近，都建着許多住宅，這些住宅，多是上下兩層的磚屋，建築在一塊廣場上。每屋有五間房子，二間在樓下，二間在樓上，其餘一小間，則在屋頂之下。他們的家庭都很大，平均總每家有六七個小孩子。礦工們都非常窮苦，因為在喝酒上，他們化費得太多了。

我對於這裏酒店的數目，很覺得驚異。這裏的酒店，都稱做咖啡館（estaminets），無論什麼地方，都可以找得到。在這個城市中，要尋到沒有一家咖啡館的小區，簡直不容易。此外沿着鐵路，也都開設着。許多工人往往在星期六一天，喝得酩酊大醉，連星期一都有不能去上工的。

## 第二十二章 盎凡爾斯與布魯塞爾

現在我已到了盎凡爾斯，這是一個工業化的歐洲中心的主要門戶。這個口岸有曠前的商務，目前仍居於世界商業領袖的地位，和漢堡相競爭。在她的商港中進出的船舶，現在共有一千三萬噸，已超過了倫敦，同時亦超過了紐約。她不但有比利時大批的商業，並且還是把貨物轉運到德國西部，瑞士和法國去的一個轉運口岸，而且是比利時國內貿易的一個中心。

你也到這個口岸來罷。請你和我一同到這個三和土造成的廣大散步場去。這個曠場高高地站在斯刻爾得河的上面，可以望見上帝對於盎凡爾斯的一切設施。我們現在和那些載着或卸下貨物的大海船的烟囱，已站在同一的平面上。棧房和鐵道，都在我們腳下，幾百架電力或水力起重機，已一覽而無餘。至於從船中起出幾千英斗糧食的那些起重機，也已與我們相去不十分上下。遠望河上，船舶如雲，烟囱如林，首尾相接，達數英里。在我們面前的這條河，其寬雖只和華盛頓的頗陀



馬克(Potomac)相彷彿，其深度卻實計二十五英尺至三十英尺，在高潮的時候，還要再深十九英尺。這條河流，在灣到北海去的四十五英里中，深而且闊，海上最大的輪船，亦可以直接駛進，到我們的脚下，把貨物卸到岸上。這點卸下的貨物，就在我腳下一字兒排列了好幾英里。

現在且停下來，先想一想我們究竟在什麼地方呢？原來我們正在倫敦門戶泰晤士河(Thames)河口的對面，正在那條到紐約去大道上的英吉利海峽的末端，和鹿特丹、布勒門(Brunnen)，漢堡，都相距很近。到北歐波羅的大內陸海去的那點船，也都停留在這些地方。輪船可從此南行而經英吉利海峽，將兩岸各地的工商品，都一起吸收來。可從此經直布羅陀(Gibraltar)而入地中海，很容易的以到達南歐與北非。又可從此經蘇彝士運河(Suez Canal)進紅海(Red Sea)而入印度洋(Indian Ocean)，以獲得亞洲東南兩部的大批貿易。在我們所見的這點駛出海港的輪船中，就有日本商船正在前進。此外還可以駛到非洲東西兩岸的那些貿易的中心，像剛果(Congo)河口的波馬(Boma)等等地方，在我左邊的兩只輪船，就是剛從剛果駛來的。

從盎凡爾斯到里約熱內盧和倍諾斯愛勒(Buenos Aires)，也有規定的航線。現在就有一隻

裝滿肉的輪船，從阿根廷 (Argentine) 駛到這裏來。此外海港中還有許多從美國駛來的輪船，熟識的紅白藍三色的桅杆，時常映入我的眼簾。從這裏到紐約，恰恰三千三百二十五英里，但這位旅行家，從新奧爾良走到此地，卻只一千五百英里。在我附近的那隻裝着木材的輪船，是從舊金山駛來。這隻輪船，從南方越太平洋經巴拿馬運河，橫過大西洋而至此地，大約終有八千英里以上的旅程。

至於和這些航線有一般的重要的，那是運河，河流和鐵道。比利時所用的原料，都從世界各國，經盎凡爾斯，由鐵道河流以輸送至於歐洲西部的工場中。同時，比利時所銷售於英格蘭，北美，南美和亞洲的製造品，也都由這點水道輸送出去。

把比利時各埠的水道聯絡起來，足以在地球赤道上繞成一條連續不斷的大河流。即就運河而論，假使把牠都聯絡起來，也可以從菲列得爾菲亞而達於密士失必河。現在我們脚下的大船，正在裝運棉花，糧食，和其他的出產物，預備從內陸水運以輸送於萊因河，由某條運河以駛送於多腦河 (Danube)，再從多腦河經若干口岸以輸入於黑海 (Black Sea)。

此外又有許多運河，從斯刻爾得河及其他河流，流入法國。所以比利時的貨物，可以直接運到都爾內，里爾和巴黎。現在又在計畫一個完整的內陸水道系統，自盎凡爾斯以達馬賽，水道的寬度和深度，想使牠足以通過載重萬噸而吸水十四英尺的船舶。其中一部分用費，已在維爾賽條約中有了着落。此外還有一條自盎凡爾斯至萊因河的運河，急須開通；自科倫（Cologne）至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的一段萊因河，急須濬深；一條自盎凡爾斯至地中海去的法國舊水道，也急須重造。就是盎凡爾斯至倫敦的那條運河，現在也只等着金錢，一有經費，就馬上要動工開濬。

此外自盎凡爾斯至北海的一條行駛大船的運河，亦在計畫中。這個計畫，竭力想避免那借重斯刻爾得河的必要。因為船舶之經過荷蘭，實為比荷兩國間或種衝突的主因。

除了運河以外，比利時還有許多鐵道，使她與中歐西歐的各地地方相聯絡。她有三條往德國去的鐵路；有幾條到法國去的鐵路，其中一條假道亞爾薩斯羅來因而至瑞士與意大利。還有一條，經過聖哥武德（St. Gotthard）隧道，從瑞士至米蘭（Milan），而達意大利長靴的脚跟布林的西（Brindisi）。到了布林的西，又可以從那條短距離的水道，以到達亞洲和遠東。從米蘭到盎凡爾斯，

比米蘭到歐陸其他口岸，都來得便利。

坐落於這種地方的一個城市，居然能成爲貿易的中心，你有點覺得奇怪罷？據這裏的居民說，最初發現這個地方的人，名安提峨那（Antigonae），是一個比歌利亞（Goliath）高了兩倍的巨人。至於歌利亞的身長，照我想像，終至少有十英尺。安提峨那選定了這個根據地，四出劫掠在這裏進出的船舶中的客商。他把客商的右手斬去，把手都拋進斯刻爾得河。因此得到了“hand”（手）和“werpen”（擲）這兩個字。把這兩個字聯起來，遂造成法蘭德斯人的“antiverpen”（盎凡爾斯）一個字。至今在這座城牆上，還畫着兩隻手的印紋。

這位巨人，究竟是否實有其人，或是一種神話，我們都不必去管牠。但是我們知道，當美洲全部還在印第安人（Indians）手中的時候，盎凡爾斯已成了一個很繁盛的商業中心，卻是事實。在中世紀時代，據史書所載，已每天有五百輛載着貨物的大車，在這裏進進出出，有五百隻大船，在斯刻爾得河中逆流而上駛。而且又可以見到二千五百隻輪船，同時在這裏停泊着。

自此以後，盎凡爾斯日盛一日，竟趕上了威尼斯和熱那亞而成爲吸引歐亞商人的大市場。在

喀波特發現美洲以後約七十五年的時候，這個城市的每年進口貨中，已有價值三百萬元的五穀，從波羅的海運到這裏；已有價值數倍於此的貨物，從英格蘭輸到這裏。此外還有從意大利來的價值四百萬元以上的香料和白糖，價值兩倍於此的絲織品和精美的刺繡品。當時在盎凡爾斯城（Augsburg）以內從事商業的，有一千多家的外國商店，其中有一家叫做「奧格斯堡的佛刻」（Fuggers of Augsburg），是當時的商業大王，家有五百萬元左右的財產。這在當時，已是一種不容易想像的巨數了。

上述種種，還是在亞爾伐公爵（Duke of Alva）就是劊子手腓立第二（The hangman of Philip II）管轄下的西班牙人預備來收管這個地方的時候底情形。此後西班牙人盡力的把這個地方毀壞，只不過三數十年，人口就減少了半數以上。至一七九〇年，盎凡爾斯只有了四萬個居民。以後拿破崙發現了這個海口在商業和軍事上發展的可能性，於是選定了作為他未來的雄圖的水道要口。他化費了一百萬元，建築了一個船塢，於是這個城市，始很迅速地重新獲得了北歐商業領袖的地位。但拿破崙一死，接着國內起了革命，這個城市的進展，遂又因此而中止。此後又隔了三

數十年，比利時從荷蘭劃分出來，盎凡爾斯，纔得盡量的發展，面積亦於是比前擴大了許多。至於今日，她已一共有四十萬左右的人民。盎凡爾斯在這種海港優越和種種天然便利的情形之下，其前途的進步與發達，已是不可避免的，要繼續下去了。

我們的汽車，在這個散步場的山麓等候着，有一個退伍的兵士，做我們的車夫和引導。他在兩點鐘內，把我們送過了許多街市和大道，彎彎曲曲的經過了斯刻爾得河兩岸的船埠和牠廣大的流域，在最後的時候，我們和這個飛馳開駛的地方，散步場，相去已有幾英里的途程。

我們現在是在斯刻爾得河的那邊一條岸上，這就是預備建築兩倍於盎凡爾斯的新船塢和碼頭的地方。在我們的前進中，經過了占地數英畝的貨棧，堆積如山的油桶的旁邊，出入於長臂的扛重機之間，步履之間，就充滿着各式各樣的貨物。在這條河上，已有一十八英里的泊船地方，這些地方，在高潮的時候，都有四十至五十英尺的深度，現在這個計畫，要是能夠完全，那末這條河流，快要有四十多英里一千五百英畝的船塢，四萬二千萬英畝的鐵道讓車線和貨棧。而這個地方，也就因此而穩穩地每年有四千萬噸的貨物，入於牠的掌握中了。

我們所經過的，有許多鐵路車站和曠場，其占地面積，約有五百英畝，可讓一萬二千輛車子在中通行。我們時常停止車子，觀看那些浮在水上的扛重機和那些偉大的每分鐘可以起出大麥五千英斗，或每分鐘起出八十三英斗的汽力糧食起出機。盎凡爾斯共有這種糧食起出機十二架；即是八千噸的大汽船，亦只需兩天工夫，可以把貨一齊起完。此外，這個海口還有三百十架可以起重兩噸的水力扛重機，八十架有二噸容量的電力扛重機。此外還有每次可以起出四十噸的更爲偉大的扛重機。其中有幾架一百二十噸頭的汽力起重機，一架可以把汽車和煤油汽管及汽缸高舉至五層樓那麼高的起煤機。自此以外，還有六處乾船塢，其中一處新的，完成還沒有許久。在這些船塢中，每一船塢，都有一隻大汽船在內修理。

我們的進行，後來終止於一個動物園。這個園中的野獸，在戰爭期中，被敵人砲轟的時候，已幾乎完全殺死，這次屠殺的原因有二，其一是爲着增加城市中肉類的供給，其二是恐怕彈丸把圍欄毀壞，致虎象等獸，出而傷人。但現在這個動物園，卻早已充滿了各種從剛果和世界其他各地買來的野獸。

德人在一九一四年之十月九日，侵入盎凡爾斯城市，此後至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九日，亞爾伯特王 (King Albert) 和他的王后，始回至本國。在德人占據的四年中，他們每月要徵集一筆一千二百萬或每天徵集四十萬元的戰爭稅。但目前的盎凡爾斯，卻已絲毫沒有經過兵燹的徵象了。

汽車駛不了一小時，就可以把我們從盎凡爾斯送到布魯塞爾。布魯塞爾是比利時的經濟中心，和比國國王，比國政府所在的地方。但牠還不能算作歐洲最大都城之一。不過在繁華美觀和藝術方面，牠卻超過了其他諸國的國都。牠的面積，大於華盛頓，連牠的附郭亦算在裏面，則和波士頓的大小相等。城中有許多建設優美的公園，像占地一萬英畝的算宜森林 (Forest of Soignies) 之類。經過了這座森林，再走了一條長約一英里以上，闕如波士頓國府大街 (Commonwealth Avenue) 的大道，就到了滑鐵盧大戰 (Battle of Waterloo) 所在的地方和霸特拉空倍 (Bois de la Combre) 街道的兩旁華屋相接，這是因為布魯塞爾是一個紳襟巨闊所在的地方。其全城分為兩區，其中一區較高於別一區，王宮和政府的建築物都在上區，大多數外人，也就住在上區之中。

我很愛布魯塞爾，因為精美古樸的下鎮 (Lower Town) 中，有許多雕刻得非常動人的建築



物，實是一件快人心意的東西。在上鎮的最高法院(Palais de Justice)可以與我們的國家議政廳相提並論，同是國家建築物中精美的幾所。這所建築和國家議政廳很相似，大小亦差不多相同，而華麗卻還過之。其建築費終在一千萬元以上。至於華盛頓的國家議政廳，假使我記得的是不差，那末當時化費了一千三百萬元。雖最高法院不遠，是一所別的公家建築物，其中有著名美術的遊廊和國家的宮殿。

我很愛布魯塞爾的雕像。牠們的名目繁多，大小不一，自大理石雕成的巨人，以至綠色古銅製成只有我的臂膊那麼長的小孩子。這個小孩子，名曼寧京泉源(Mannikin Fountain)，是一件最能吸引旅客的東西，旅客們天天成羣結隊的到這裏來參觀他。他為人民所愛護，人民都稱之為「布魯塞爾最早的公民。」這是因為他在一六一九年已建造在這裏的一個事實。

我愛好布魯塞爾的花邊鋪。這個城市是一個世界花邊業的中心，在這裏我們可以買到最美麗動人的麻織創作物，自蝴蝶大小以至新娘結婚用的禮服。現在女士們都把這種蝴蝶，戴在頭上或釘在肩上及衣服上的某一地方。至於結婚時新娘所穿的禮服，則大都是非常名貴，價值連城的

東西。

我愛好布魯塞爾商店的窗子。這些窗子，每天晚上都電光輝耀，夜深時候，都不像巴黎的店鋪，用鐵製百葉窗，把牠遮起來。我又愛好那些每天下午擁擠在涅夫路（Rue Neuve）上的羣衆，他們都踵趾相接，精神煥發，但一點沒有架子，而且都忠實可友。

我愛好比利時人的愛國心。他們對於自己的國家，都常常自豪，在假日中，國旗都在房屋的二層樓上隨風而飄揚，都城如此，全國亦都如此。這種愛國心，便是德人所不能毀滅的一個東西。在一九一六年，就有一個很好的例證。比利時人的七月四日，是比人禁止慶祝而視為假日的一天。但德國人卻強迫他們，在這天『照常營業』。於是各店都開着店門，和平日一樣。但實際這種形式，不過是一種敷衍，所以店門雖洞開，窗門以內，卻都空空如也，只有些諷刺畫和譏刺敵人的其他物件，陳列在這裏。街上的民衆，雖也熙熙攘攘，但都穿着綠色的東西，男人們用着綠色領結，拿着綠色手巾，鈕扣中掛着綠色的絲結，帽子上圍着綠色的絲帶。女人們出來的大都穿着綠色的長衣，有的戴着綠色的帽子，拿着綠色的小傘。因為綠色在比利時是表示『希望』的一種顏色。民衆都成千成萬的

到大教堂中去，教堂中最先有麥舍教皇（Cardinal Mercier），公然說着斥責德人的教義，繼之以唱本國的讚美詩，和大風琴的聲調和諧着。德國官吏在這種情形之下，實已難堪到了極點，但第二天也只能罰布魯塞爾一百萬馬克，這在當時約合二十五萬元，而置之不問。

## 第二十三章 飛機中所見之荷蘭

當我們飛行於荷蘭境內的時候，請你假定坐在我的飛機中，同我並肩的坐着。這時候的我們，已高入於雲霄，和阿姆斯特丹已相去很近，假使拿一塊石子擲下去，還可以擲中一隻駛進阿姆斯特丹來的船隻。我們在兩點以前，離開了布魯塞爾，只在二十分鐘中，就已飛過了鹿特丹。在飛行的時候，左面可以望見海牙，來丁（Leyden）和哈連姆（Haarlem）。從倫敦到阿姆斯特丹的航空，只要三點半鐘；從巴黎飛到阿姆斯特丹，只要四個鐘頭，從這裏到丹麥，也只要八十分鐘。我們現在預備叫這隻飛機，在空中不停地飛行，忽東忽西，毫不一定，以便得到這個國家的一個鳥瞰。

只在數分鐘中，就把一個國家的大勢，收入了眼底，這是一件多麼偉大的事情。因為飛過荷蘭從北海到德國，只不過一點多鐘，從丹麥到比利時，亦不到兩點鐘啊。就是那條自東至西而飛過荷蘭的最長的距離，也只比從菲列得爾菲亞到華盛頓略為長一點，從東北到西南，亦並不見得遠於

巴爾的摩爾到紐約的距離。

荷蘭全境，就連境內的淡水湖沼也算在內，亦只有馬薩諸塞州和新澤稷州（New Jersey）合起來那麼大。這個面積，約等於賓夕法尼亞州的三分之一，或南卡羅來納州的二分之一。假使你能把加利福尼亞州（California）分成了十股，每股的面積，還要比現在我們腳下的這塊大平原來得大一些。荷蘭的面積，雖只有這一點，她所供給的人民，卻有新英格蘭那麼多，而且是歐陸諸國中比利時以外的人口最稠密的一個國家，國中每平方英里，平均有五百四十二個人民。

我們一直向南飛行，飛過了國內的許多大城市。在那條萊茵河河口之一廣闊的馬司河（Maas）上的鹿特丹，大約和布法羅，舊金山或華盛頓的大小相彷彿。海牙的大小，則和辛辛那提，薩斯城或新奧爾良都在同一階級，至於阿姆斯特丹，則大約和匹茲堡或勞斯安極立司的大小相似。此外我們在途中又看到了許多較小的城市。荷蘭的百姓，大概五人中有二人住在大都市中，其餘的人的家庭，則大都在鄉村，農田，或運河上的船中。荷蘭和暹羅的盤谷（Bangkok of Siam）很相似，終有幾千萬人，在水上過他們的生活。

現在我們拿着望遠鏡，一目千里的觀察這個國家。在西北方看到了一望無際的北海，浪花澎湃地流到西面的沙灘和海堤。在東方有許多小村落，這點，我們知道是屬於德意志的。在這個國家內，幾乎各處都是一片澤國。在荷蘭的南部，有萊茵河馬司河和斯刻爾得河，河中都擁擠着來往的船隻。此外，各處又可看到許多大小的湖澤，可以看到脚下銀光閃閃的須德海，滾滾海水，從北方流到這個海中來。

我們看到了這種情形，我們也聯想到『荷蘭是一個浮在海中而拋着大錨的王國』的那句話。在朱理斯愷撒的時代，這個地方還只是一個沼澤，到了現在，其中三分之一的陸地還仍舊很低，要是沒有海塘，這個地方，也許仍舊還是海洋的一部分。這橋和海洋之神奮鬥的事件，荷蘭人至今仍日夜繼續着，而且天天在那裏幹。但是這筆修理海塘的費用，每年就需六七百萬元上下。政府中也專設一個水務部，專司注意塘工之責，一大批工程師，都在那裏忙忙碌碌的從事於堤塘之觀察。荷蘭人所謂，『上帝造海，荷蘭人造陸，』實在並不是一句虛話。

這句話從自然地理方面看起來，也的確是真的。荷蘭國境，終有半數以上，是用築堤和其他方



“上帝造海，我們造陸”荷蘭人都是這樣說。真的要是沒有偉大的海塘和河堤，他們國土的三分之一早已被海洋所併吞了。

法從河流及海洋之手中奪過來的。荷蘭人之開始建築堤塘，遠在十世紀以前，自此繼續至於今日，他們還仍在努力建築。北海沿岸，都築着沙山，和泥牆相連，把那個年老的海神，竟完全驅逐出境。荷蘭政府也還正在計畫一條環繞德海的大圍牆。這個計畫要是實現，終可以奪得五十萬英畝適於耕種的農田。

他們想先用一條堅固的堤塘，把德海分成爲兩部分，然後把牠再做成四個自五萬四千英畝至二十六萬九千英畝大小的湖沼。再用抽水機把這些湖沼中的水抽完，使牠們變成了良田。這件事業之完成，需時七十年，需費七千萬元以上。這個時期，似乎太杳遠，但在荷蘭人的心目中，卻以爲十年工夫，『在牠過去以後，只不過是昨天的光景，甚至於像昏夜的表一樣，』過去了沒有人注意。照這個計畫中的低地，包有荷蘭人從德國加冕皇子手中奪來的那個微靈根（Wieringen）島嶼。並且預備把這個大海的南部，變作一個大湖；湖的四周，圍着畫成了四個大區域的圩田。

要穿過這個低地，從許多水閘以達阿姆斯特丹，必須有一條通路，但實際上阿姆斯特丹在伊謬屯（Ymuiden）地方，早已有一個被北海割成的淺短的裂口。這條運河，在幾年前剛完成的時



候，其深大都足以容那時最大海船的進出，但在目前，則已嫌太小，只有第二等輪船，纔能在這裏經過。所以必須把這條運河重加開濬，使牠加深放大，同時一個比巴拿馬運河上最長的水閘還要長三百英尺的水閘，也預備建築起來。現在到荷蘭來的大海船，都以鹿特丹作牠主要的海口。將來要是北海有了這種種的改革，阿姆斯特丹的航業，定要重新興盛，並且在環大西洋及其他大洋的貿易上，這個海口，也將和盎凡爾斯及漢堡，積極的競爭起來。

我一生中，已讀過許多關於雄偉的荷蘭海塘的讀物。當我做學生時代，有一次讀到那個通常講到的荷蘭童子的故事，竟會不禁地哭起來。據說這個童子，看見海塘中有了一個破洞，他爲了阻止海水內流，以免避全國危險起見，他竟用手臂插進洞中，手臂深入，快到了他的手肘。如此者過了一夜，直至第二天國人起來，纔把這個洞修好，全國也因此而免於難。這是我國讀本上普通採用的一個故事，其實卻是一個胡扯的童話，這件事情，並不發生於荷蘭。

因爲荷蘭海塘的建築，就大都不是這樣。在沿海地方的堤塘，大都是堅固的石牆。其石塊都從別處用船運來，堆積於大海之中。有的並且像築牆的樣子，疊放得很小心。除非那個地方是海岸的

斜坡，按放或許略爲不整齊。並且有許多海塘，是用三和土築成，有的是石塊築成，外面夾着柳枝編成盛着泥土的網狀的東西，用來代替那些使三和土格外堅固的鐵條。在河流或運河的兩岸，有的地方，也排列着許多編成籃狀的東西，以防護兩岸，還有柳枝編成的席子，也沈在水道兩岸，以備承盛汙泥。這點都和那點從墨西哥灣（Gulf of Mexico）到新奧爾良的水道底上防浪石堤一樣的造法。

我上文已用過『圩田』這兩個字。這是荷蘭人指那點從海水攔出來的陸地的一個名詞。在荷蘭有兩種圩田，其一是海洋圩田，其一是湖沼圩田。海洋圩田是指那點用堤防方法把海水驅出，從海洋奪得的陸地。荷蘭全境的三分之一，都是這一類。你假使把那些沙丘掘斷，把海塘破壞，荷蘭終有五千平方英里的地方，合俄亥俄州八分之一的地方，就要立刻消失於滾滾大浪之中了。

要細細地觀察這種陸地，我們非離開這架飛機不可。爲我們兩足免於污濕起見，我們穿上了一雙木屐。這種木屐在若干地方至今還是鄉農的鞋襪。我們看見大多數的圩田，已乾燥和骨頭一樣，但還在繼續抽水，以維持其乾燥。抽水方法，有的用幾百部風車，有的用最新式的利用離心力的

汽油抽水機。自白天以至中夜，自春季以至冬季，抽水這件事，都繼續不斷。在分攔一塊海洋圩田的時候，凡海塘築成以後，其中海水，必須驅至低地或河流之中，然後再將水引到別處去。湖沼圩田的分攔，亦是這樣。我們現在所看的，是一塊湖沼中奪來的陸地，先將河流中水抽出，於是在預備奪取的陸地的四周，築起了堤塘，然後再把堤中的水，用抽水機把牠抽出。

至於圩田造成的方法：把圩田劃分成爲農田，使每塊田有一種適當的平面，可以把水送到盆地或運河中去，再從運河和盆地中，經兩三次的戽水，把牠驅逐到較高的運河，而放之入海的種種手續；把污泥變成沃壤的方法，以及此後自農業市政的興辦，至於現在這樣的一個王國的完成，這是寫了幾冊也寫不完的一個故事。我現在只能說，荷蘭人對於這種學問的瞭解，似乎比世上任何民族都來得深切。他們所已表現的優良的成績，真值得舉世的尊敬，尤其是我們國內研究水利和灌溉方面各種問題的那些人。

## 第二十四章 循運河到鹿特丹去的途上

荷蘭運河之多，據我所知，除了中國境內上海杭州蘇州一帶之揚子江流域以外，世上恐無其比。其運河的總長，足以成功一條從紐約到但維爾（Denver）可以通航的運河，其他水道，還足以使這條運河再伸長三千多英里。其中包括着馬司河，斯刻爾得河，萊因河，諸河的河口，和須德海，以及北海流入大陸的那許多地方。

在我們從盎凡爾斯到鹿特丹的途上，我們坐着船穿過比利時的邊疆，橫過了西蘭（Zealand）省，在西蘭省中，大多數陸地都在海平面之下，其外圍有高堤，以阻止海潮的前進。全省由九個島嶼組成，各島外面，都圍着大堤。

我們從斯刻爾得河出發。這條河流近荷蘭邊疆的地方，都用裝滿了石塊的木樁，圍在兩岸。這個時候，我們所在，已高出於國中之其他各地。屋宇之頂，多和堤頂相平，鶴鳥之類，都在屋頂或煙囪

上做着窩。在那一邊的河岸，有最高的樹木的杈桠，伸出堤外，看起來好像許多矮木。有時亦可在堤上俯視農田，牛羊成羣，都在那裏覓食，農田的周圍，都有許多小水道，以與其他的農田相分隔。此外那點種在道旁足以表示道路長度的樹木，很能使人想到馬克希司（Machath）境內到丹息能（Dunsinane）去的路上那座白南森林（Bernan Wood）。

離開了斯刻爾得河，我們走到那些把水引入南貝維蘭（Bayeland）大運河去的許多水閘，這點水閘，仍在那裏由那種戴着便帽穿着大褲的荷蘭人，用手工作着。每在停留的時候，美麗的荷蘭女郎，就出其果子和玩物向着過往之人，兜攬生意。這裏女郎，都穿着短裙，白屐，和黑襪，亦有穿着外衣，額上戴着角製的飾物。此種飾物，其外面都迴旋的繞着金線，成一種舊式睡牀上彈簧的樣子，其中有一塊小的角飾，突出而覆於兩隻眼上，和金銀製成的帽圈相縛住，這個帽圈，就緊緊地束在頭髮上，從花邊製成的帽下，略微露出些。我當時頗想買一個這種頭飾，但那個主有的女郎，竟不願出售。

運河上的小船，有的用汽船拖着走，有的則由在兩岸行走背着繚繩的男女拖着走。此外亦有

用馬來拖的。我們身旁，常常走過小汽船，由望遠鏡中看出去，又常常看見在沙礫平地上許多黑印似的學校。在曠野中，則有不計其數的黑白雜色之好斯敦牛，有睡在烈日之下者，有在大而黃的木桶中，咀嚼雜亂的飼料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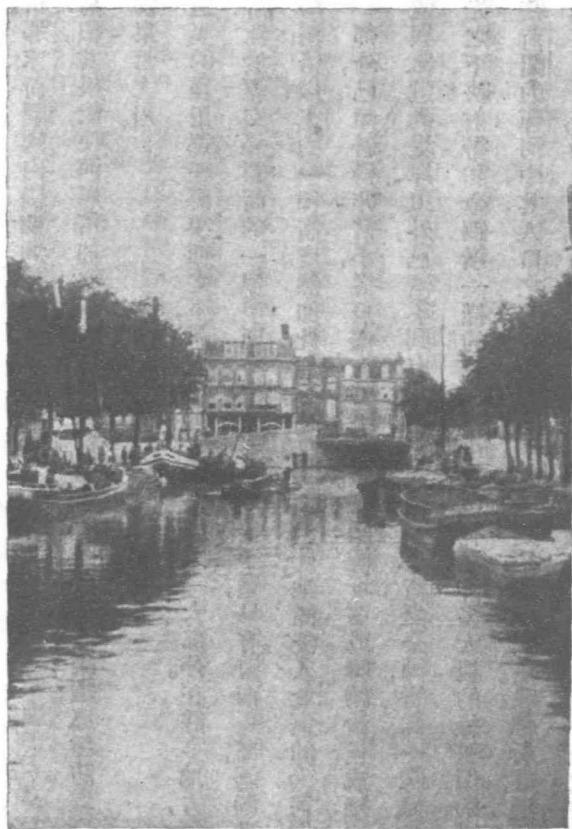
遠望田野，常見有門戶獨立，沒有一點籬笆之類，來做牠的屏障，這究竟是什麼用意，初見實足令人奇愕。走近一看，原來每個門戶，都在橫跨運河的小橋上，所謂田野中，園亭中，農田中，甚至於屋宇中之籬籬與屏障，就只是這點滾滾的流水，此外是一點也沒有。有許多運河，上面都架着吊橋，在牛犢走進以後，便把吊橋放下，在牠們從屋中驅到牛棚去的時候，則又把牠放下來。有幾塊農田，種着大麥燕麥和亞麻，別的則種着馬鈴薯或蘿蔔，在路的兩旁，則有成行的白楊，其總幹都非常整潔，所以牠頂部的杖杆，伸出來像棕櫚的葉子。

這裏，那裏，以至於任何各地，我都看見有楊柳圍繞着運河，向外伸長，成了許多的長列，一片綠蔭，沒入於一線地平。這種楊柳，在美國實找不出一樣相似的東西。其幹之粗，常如一隻兩加侖的大罐，然其高度，卻罕有及你的兩肩，不過在其頂部，則杖杆百出，像那種碩大無朋的幾百頂鼓手常戴

的高帽子。你假使把一只綠色的大桶，套在路上郵筒的上面，把這隻大桶，當作一隻刺毛直豎的綠色豪豬，那末荷蘭國內楊柳的形狀，你已可約略得之。在尼德蘭 (Netherlands)，這種楊柳，終無慮幾百萬顆。其根能使河岸倍加堅固，其枝杆則每年斬砍一次，以備編織那種防堤所需的席子和其他各種東西之用。

這裏的農田，都在海平面之下，河流又占據了全國之一大部分。在許多地方，河流中的魚類，往往已游泳於煙囪那麼高的一個平面裏。荷蘭全境，多很平坦，只有東南一部，逐漸升高，達於華盛頓紀念塔兩倍以上的一種高度。然即此部分，也已被經過此地而流入北海的大河剝削過。其遺留下來的一部分，已傾斜得非常小，從飛機上望下去，除了圍繞圩田或聯結沙丘或接串那些經過村落的官道與鐵道的堤岸以外，已看不到有什麼隆起的景象。荷蘭全國，實為一張銀色水道織成的大網，日光之下，映射得和金鋼鑽一樣的眩目，其中又包有了許多大塊的綠玉似的曠野和農田。

在荷蘭的運河中，其人口之稠密，與中國的水道，幾乎相差無幾。我們所經過的大船，幾乎都有人家住居在上面，荷蘭國內，不知有多少人家，都生死於此種大船之上。小孩之生產，即在船上，而且



荷蘭之水道，或為比鐵道官路尤為重要的商業大動脈。  
要是把牠聯起來，其長足從紐約以達但維爾。



大都除船以外，即無家可歸。我們常常看到小孩子們在這種離水六英寸的船沿上，上下的疾走，有時時看到一個孩子把一條繩索縛到桅上去的那種險事。在這點船上，女人們大都正在煮飯，有的則在那裏把洗好的東西，掛了起來，在有一隻船上，有一個小的荷蘭女孩子，拿着她的洋囡囡，對着經過牠面前的我們微笑。至於貨物，普通多載在船的前身，而船主和其家屬，則生活於船艙。在冬季嚴寒的時候，這種運河上的船隻，都連底的冰凍於河中，在夏天則自由自在的東西遨遊。

凡沿着運河的村落，都備着許多船隻，帶在兩岸上。那些大的市鎮，每被運河所分裂，從運河來的船隻，只能經過水閘以入於市鎮中。在其中之一名多德勒喜特（Dordrecht）的地方，我停留了一下子。這個地方在中世紀時代，是荷蘭城市中最富的市鎮之一，那時曾建築過王宮，即至今日，其建築物亦還是中古的，非常古雅的形式。

無論什麼人，終都聽到過荷蘭的風車罷。這裏的風車，隨處可見，成爲風景上一種特殊的點綴。在有幾條運河的兩岸，這種風車終有數百，散落的點綴於農田上，孤獨的站立於村頭屋角上。此地風車，大都爲磨粉，鋸樹，以及其他各種事情之用，都非常生動活潑，所以當時頓·歧和忒把牠認爲



塵埃的仇敵，沒有更甚於荷蘭之家主婦者，她把她的房子從大門直至廚房，都收拾得片塵不留。在國中有幾處地方，星期六早上，竟專門從事於每間地板經意的洗滌。

巨人，要與之較量武力，在我看來，實也難怪。這點風車，都已很舊，但要把牠們重新造過，恐非幾百萬元不辦。此輩老舊的東西，雖已去日多而來日少，但幾架新的，也已造好。同時汽油引擎和蒸汽引擎又代替了牠們的地位，所以也許有這樣一天，我們竟會看到一個找不着風車的荷蘭國。

我們離開了南貝維蘭運河，走進了烏斯特·斯刻爾得（Ooster Schelde），這是海灣的一種，於是從杜爾維蘭（Dulveland）和陀連（Tholen）兩個小島的中間，走到了馬司河。烏斯特·斯刻爾得之水，非常廣大，中間還錯落的生着許多島嶼。

我們先走過了荷蘭海（Hollandische Diep），然後方走入馬司的許多運河和河口，有時沿着兩岸的村落向前走，有時看到了其他村落裏兩層的樓屋，牠清清楚楚地俯視着河堤，而且可以詳細窺察走過這裏的我們。最後我們遂下旋於鹿特丹大運河的中央。

我對於這個萊因河，馬司河，斯刻爾得河的門戶鹿特丹的廣寬的水道，曾加以詳密的考察，這個城市，連那點碩大的航海郵船，都可一直進來，拋錨於城中，每年總裝運着六百萬噸上下的貨物，在這裏進進出出。我曾走過牠城內的許多橋，而且注意於在橋上行走的羣衆，這點橋樑，比諸安多

泥奧 (Antonio) 和晒羅克 (Shrylock) 時代威尼斯的里阿爾托 (Rialto of Venice) 總要忙了幾千倍，每天在橋上走過的，有一萬四千部的自行車和六萬個安步當車的羣衆。我亦見過牠的大海港，和在牠休戰以後突然興盛的造船廠。我亦曾外出到過市立飛機場，鹿特丹想從此完成其空

中的商業，像牠從馬司河完成了水上商業的樣子。

鹿特丹是一個許多運河，和運河似的小河所成的城市。馬司河已浚得能使最大海船直達於鹿城，而同時因馬司河和萊因河以及歐洲其他部分的聯絡，遂使這個地方，成爲歐陸重要海口之一。幾千百噸的貨物，在這裏轉裝到二三百英尺長的大船上，再由這種大船，溯萊因河而運輸出去。其他小河上所裝運的貨物，雖極爲有限，但這條萊因河上的運輸，卻非常繁多。因爲萊因河和賽納河與易北河 (Elbe)，亦都有運河來把牠聯絡，所以鹿特丹便成了那張幾乎囊括全歐的水道之網的焦點了。

鹿特丹之城池，離海約十六英里，跨着馬司河而建築於樁上，樁之入地，深達五十英尺，樁的上

面，則建築着許多英里的石碼頭和無數的貨棧。

鹿特丹是歐洲最古的一個城市，同時又是一個最有秩序的城市。牠有點像威尼斯，尤其是在牠興盛的程度，和中世紀時代的威尼斯，更是逼肖。這個城市，幾乎全是碼頭或船塢，中間被那些使牠得在馬司河進出的運河，割成了數段，凡是在這裏行走的人，幾乎處處都要經過了許多有長而狹的房屋，備着家具的大船，小汽船，和快船的街道。在沿着碼頭的地方，和馬司河中島嶼的附近，拋着各式各樣的許多船隻，在那點運河中，則小快船非常衆多。所以威尼斯只是一個小艇之城市，而鹿特丹卻是一個商船密佈的城市。

運河上面有許多吊橋和可以旋開的橋梁，所以在你步行或車行的時候，你常常會發見你自己突然的站在一座高達二十英尺而空無所有的板牆的面前。那點街道，無論有車子通行與否，也會在你面前，肅靜地豎起來，去讓一大串的大小船隻，經過這條你預備過去的運河。此類橋樑，有在一個迴旋點上旋轉的，有的則中間和兩端分開而豎了起來。其餘則爲固定的或懸掛的橋樑，在牠們下面走過的大船，須把牠的煙囪和桅桿之類，在那生着樞鈕的地方，折了起來。

荷蘭話在美國人聽起來，是多麼難懂啊！既不是英語，又不是德語或法語，這似乎是上述諸種

言語的一種混合物。舉一個例，當我初到鹿特丹的時候，我要把行李送到旅館裏去，我據別人指示，所以向那個什麼“Nederlandsche-Meats-chappy-tot-Allgemeene-Dienstver-richting”去要一個人來。當警察爆豆似叫出這個名字來的時候，我真弄得莫名其妙，後來曉得這不過是一個挑夫和一輛拖車的意思，而且這個名字雖難聽，他的代價卻每次只要一角五分，我又不禁爲之驚奇。在一點鐘以後，我想去參觀一個製造機器的工廠，據他們說，又是什麼“Nederlandsche-voorscheeps-en-Werktuigbouw-“Fijenoord””是其中最大的一個。

店鋪的招字，有的很像英國酒館的樣子，我會想法要研究出牠的用意所在，有時我猜中了其中最易的幾個，我便覺得很可以自豪。在珠寶店上，是“Nieuw Zilver Metaalwaren”幾個字，食物鋪的招字，則爲“Boter en Kaas”幾個字。這是無論什麼人都猜得出，前一個招字的意思是，指着『銀子』（英文爲 silver），而後者則可譯爲『乳油與乳酪』（英文爲 butter and cheese）。至於『藥店』（英文爲 drug store）之拼成“Drogerijen”，那確乎較難，不過“Schuwaren”之指『鞋子』（英文之 shoe），“Koffie”之指『咖啡』（英文之 coffee）和“Sigaren”之指『雪茄』

(英文之 *class*)，卻比較容易懂得。

在這個城中，最有趣的一件事情是那點『朱達斯玻璃鏡』(Judas Glass) 都大得和一張筆記紙一樣，掛在窗門對出的牆上，所以他們可以靜坐在屋內，而詳細觀看經過這條街道的那些人。這種鏡子，大都按放得可以看到門外的情形，於是對於他們所不歡迎的客人，就可以先時教僕人去回卻他，說主人不在家中。

鹿特丹有荷蘭國中最高的建築物，名爲『美洲的高陵雲霄的房屋』，實際上共有七層高，係磁瓦所蓋成，建築於那許多樁上。

## 第二十五章 「五月香」香客們禱告的地方

在馬司河上鹿特丹附近的一個村落，叫做德佛沙文（Delshaven）的地方，我參觀了部盧斯脫（Elder Brewster）、斯坦狄士（Miles Standish）、奧爾登（John Alden）、普力息拉（Prisella）和其他香客們在離開荷蘭到新大陸去航行以前，從事禱告過的那個教堂。他們坐了斯皮德衛爾（Speedwell）船從荷蘭駛到掃桑波敦（Southampton），於是換了一隻名五月香（Mayflower）的船舶。這隻船把他們送到普里穆斯（Plymouth），使他們在那塊著名的岩石上陸。這件事情，你們終該還記得罷。他們當時是被英格蘭人驅逐出來，而到荷蘭的。在荷蘭，他們是居住生活於萊丁（Leyden），先後凡十二年。荷蘭人對於他們雖待得很好，但他們終因需要一塊私有的地方，不得不離開荷蘭，於是在德佛沙文置備了一隻船，開始了他們美洲的遠征。他們在未動身以前，在德佛沙文居住了若干時候，在此時期中，他們就在這個教室內，做他們的禱告。



數世紀以前的德佛 (Delft)，也是荷蘭的重要都市之一，但在今日，則除了牠的藍色磁盤和瓦片之外，已差不多被世人所遺忘。德佛沙文是德佛古城的海口，目前只有了幾百個居民。其中多爲兩層或三層的荷蘭式房屋，其古舊已達極點。屋頂都陡斜成脊狀，有小的屋頂窗，處處露着窗牖。屋宇之前，都有側道。有一條穿過主要街市的運河，其中擁擠着大船和漁船，當我參觀的時候，漁船上的漁人，正在船上煮他們的午飯。

大教堂前臨運河，門前有一條吊橋，橫跨在運河上。運河兩岸，都是許多舊式的房屋，好像從中世紀遺留至於今日的一斷片的街市。教堂是棕色的上等磚石所建成，附着白漆髹過的門戶和窗檻，窗戶成穹狀，嵌着許多玻璃塊，其上有一個巍然獨立的鐘樓和一個圓屋頂。這所房子，在當日看起來，一定是一所美觀雅緻的建築物。

管教堂的女人，住在近門的一間小屋中，是一個年老和善的荷蘭婦人，在她沒有掉去門牙的時候，他的相貌，一定很不錯，她有非常潔白的帽子，有緋紅可愛的兩鬢，帶着一種親熱的微笑。她引了我經過教堂，把她的財產，都拿給我看，其中有一本講臺上用的聖經，還是一六二八年或這班香

客們離去荷蘭後八年的古物。她指出一塊嵌在壁上的方石給我看，說是芝加哥地方的幾個人送到教堂來的，同時芝加哥人亦從地板中取去了一塊方石作爲交換。她又說，有兩塊墓碑已被一個菲列得爾菲亞人買去，陳列在新英格蘭學會（New England Society）中，這個學會中，還有那種古時施捨金錢的箱子。

這個舊教堂自香客們走後，繼續在那裏做禮拜。堂中有二百左右的坐位，都是橡樹做成的很舊的長椅，前面還連着讀經的書桌，桌上放着許多聖經。這點聖經都用荷蘭文印成，外觀也和教堂自身一般的古舊。

每隻長椅之下，有一隻方形箱狀的踏腳器，面上有許多鑽成的小洞。原來這種東西，就是這所建築物中唯一的暖室的設備。在使用以前，管理教堂的女人，須先拿一小杯燒着的木炭或焦炭放到每個器中去，婦女就把腳攔在器上，使她們在講道的長時間中，兩腳能時時得到溫暖。但這種放進去的炭，都須燒得正好，使牠不至冒煙，否則，也許有人要驚慌教堂是在着火。當我走到講臺上去的時候，我注意到，地板上有許多洞，據她說，這種有燒着的木炭或焦炭的箱子，就放在地板之下，

使掌教者不至於不舒適。

這裏捐到的款項，都盛在許多黑色的小袋中，袋都縛在長竿上，牧師們在每次做教的時候，就把牠帶在身旁。捐金分爲兩種，一種是爲窮苦的人而捐的，一種是爲教堂和牧師而捐的。牧師們有一種很好的坐位，離去長老的坐位不十分遠，至於窮苦的人，則只有很壞的位置，偏促擁擠於傳教者後面的長板檯上。

我把這個教堂的紀錄，大略看了一遍。其中有記着一六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香客們離開這裏的史蹟。我於是在簽名中簽了我的名字，又像其他英國人的樣子，爲崇拜『國父的香客』和尊重荷蘭人從慈善事業而起的請求起見，我也給以一種贈品。

荷蘭人的信教，和我國國民非常相似。鄉間的人民，其履行教規，更篤於城市中的居民。村落間的教堂，早晨總擠滿着人，講道的時間雖長，人民也總等終事以後纔走，其第一講都由牧師讀。在若干教堂中，捐贈的款項，一部分即歸於牧師。這種捐助，大抵銅元多於銀元。在比較貧窮的村落中，捐贈數目，以一辨士爲最普通。傳教者的薪俸不大多，尤其是那點專靠人民捐款以作薪俸的一批傳

教師。

荷蘭政府對於教堂，亦給予一種常年津貼金。清教徒每年所得約五十萬元以上，天主教有其半數，猶太教則只有五千元。各種宗教在這裏都允許自由佈傳，但皇族和大部分人民，卻都信荷蘭新教（Dutch Reformed Church），此派教義，與長老會（Presbyterian）頗相似。

荷蘭是一個最先將學校從教會分出的國家，很早的在一八〇六年，非教徒的學校，就已開辦。自此以後，公立學校遂由政府維護培植，得到省政府承認的私立學校，亦能獲得公費的補助。因此，荷蘭人遂以智慧與學問著名於世。國中兒童，其年齡在六歲至十三歲中間的，都須強迫受教育。荷蘭共有五個大學，求學的學生計五千餘。文學院中也有五千學生，此外還有許多學院和中學。其中如一個國立美術學院，一個皇家音樂學校，一個園藝學校，一個養成圖畫師資的國立高等師範。還有為工人而設的夜校，為婦女而設的工校。在阿姆斯特丹有一個專門養成女化學師的學校。荷蘭的婦女可以在各種職業界謀到位置，所以荷蘭的婦女運動非常活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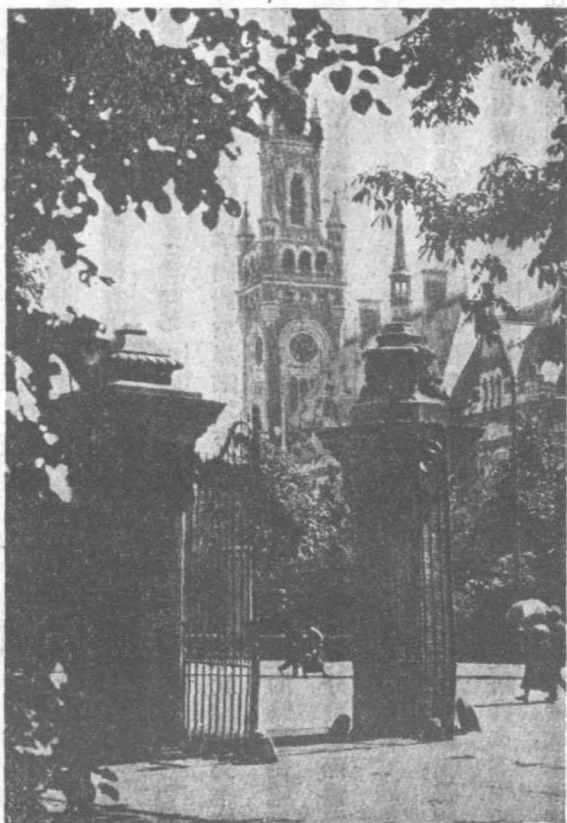
荷蘭有教授家事處理的女校，以及教授製造乳油乳酪，種植果樹，醫治馬匹，馬蹄釘鐵等等的

職業學校，簡單一句話，凡是教授太陽之下各種職業的學校，她是應有盡有。此外還有農事講演，由政府出費，以講給農夫聽。又如烏得勒支（Utrecht）的夜校中，有木匠班，泥水匠班，石匠，金匠，雕刻匠，畫圖匠，以及石印匠等等的分班。

荷蘭還有一種專為訓練有志服務於政府——尤其是殖民地事務的男孩子而設的學校。在這種學校中，蘇門答臘（Sumatra）爪哇（Java）和其他荷屬東印度羣島（Dutch East Indies）的各種語言都教着。使孩子們對於那點地方土著的各種主要宗教，都能完全瞭解，他們研究這點地方的法律，民情，和風俗，以便他們在將來出去管轄這點殖民地的時候，能處置得非常切合。我真懷疑，世上的政府派遣人員，能有荷屬東印度行政人員的受過充分教育而獲得優良效果者，恐不會再有。

試舉一例。在我到德佛沙文去的時候，有一個退職的殖民地官吏和我同伴。當我回到鹿特丹來的時候，他告訴我，他講過德法英荷四國語言，而且還能用爪哇語言文字中的兩種，寫作與講演。他在沒有被派到東印度去以前，他曾經過一度關於這種種言語的考試，而得到及格。即此一例，就

可作在亞洲殖民地上的荷蘭行政人員之代表。



卡內基和平之宮(Carnegie Peace Palace) 高聳入於雲霄的海牙，已被世人公認為歐洲最佳的一個住居都市。貴族和貴人的家庭，和我們華盛頓的屋宇，一般的華美而動人。

## 第二十六章 荷蘭女王與其臣民

我在海牙快活了一星期，這個地方，是全歐最美的都城，荷蘭政府在此建設了首都，卡內基（Andrew Carnegie）的紅磚白石建成的王宮，在此伸着紫色的手指，正指着上蒼，像澤里邁亞先知（Jeremiah the Prophet）那時的樣子，高喊着：『和平啊！和平啊！』在全球『沒有和平的時候。』

許多鹿特丹和阿姆斯特丹的最富的商賈和銀行界中人，都有家庭在海牙，每天乘火車到他們營業的地方去。因為從鹿特丹至此，只不過半個鐘頭，從阿姆斯特丹至此，亦不過一小時，而鐵路設備又非常優美。這個城市中，沒有一個可以稱述的工廠，所以和華盛頓很相像，同是一個住居的社會的和政事的中心。她嘗被人稱為歐陸最大的村落，但實際上牠的發達，很像一株綠色的桂花樹，現在牠的居民，已差不多和明尼亞波利斯有一樣多。

海牙有許多寬大的運河從中通過，城中的建築，有許多都面臨一個數英畝大的湖沼，就是著

名的魚池 (Fish Pond)。牠離那個著名的荷蘭海岸城池，斯揆汾寧痕，不到二英里，其所處之位置，很合宜於接受從北海吹來的惠風的利益。

荷蘭在名義上是一個由女王統治的君主國，實際上卻是一個共和國，並且還有和美國一樣的國會。這個國會，名為代議院 (States-General) 有上下二支部，制定法律的全部，其職權和我們的國會完全相同。代議院位於海牙的賓尼何夫 (Binnenhof) 中。賓尼何夫也是魚池近旁的一個大建築物。

我今天走遍了這兩院。前一議院，相當於美國的參議院，有各省舉出的五十個議員。後一議院，相當於美國的衆議院，則由國民所舉出，其議員席數，恰當參議院的兩倍。全國國民，無論男女，凡年齡在二十五歲或二十五歲以上者，皆有選舉下院議員之權。只有內閣與衆議院的議員，有提出新議案之權，上院只有准否之權，而無美國參議院對於自人民身上得來之議案，任意加以改正之特權。

能廁身於荷蘭國會議院中，普通都看作一件很大的光榮。就我所見，議員除榮譽而外，似乎還



有所獲得。參議院的議員，在會議時期中，每天約有四元之收入，衆議員則每年有二千元，外加他們的旅費。參議員每任九年，其改選辦法定每三年改選全數的三分之一。衆議院議員都是四年一任。婦女亦有被選入兩院的權利。女王有權可以把無論那一個議院解散，但在四十天內，必須舉行新選舉。至於荷蘭政府的行政方面，由女王和她的內閣組織而成，女王實際是一個徒擁虛名的傀儡，一切政務的施行，十一個閣員組成的內閣，實操其大權。這點閣員，每年各支七千五百元的俸給。

你們都聽到過荷蘭「邑長」(burgomasters)這點名字罷。牠們在荷蘭歷史中，幾乎各處都占有一個位置。這點的普通意義是指一班長袍，大褲，短襪，古帽，口中銜着一支碼把長的煙筒的老年人。他們的主理全國城市或村落，似乎比實際上管理全國各縣邑來得起勁。現在實際的邑長或市長，普通多是三四十歲而不是六七十歲的人，所穿衣服，也都和美國的任何商人，沒有兩樣。邑長雖由其所管轄的地域，供給他的俸給，但派定之權，卻全在女王。他們沒有制定法律的權利，他們只能執行法律。

荷蘭的省政府，和美國的幾乎一樣。全國按照人口的多寡，劃分爲若干郡縣 (communes or

local districts)。有時一個郡縣，只不過一個城市的一部分，像我們美國的一個城區，有時是一個村落，有時是村落和附近地方的連合區域。這種郡縣，全國有一千一百以上，每一郡縣，各有一個由本地公民選舉出來的議會。這種議會以某種稅款作維持的經費。牠們發行各種執照，從此徵集點小費。牠們管理街市和道路，爲郡縣的需費的緣故，可以在財產上，在租金上，在煙囪數目上，在個人所有僕傭的數目上，以及其他在荷蘭要徵稅的各種事物上，再增加點稅額。

此外也有省，荷蘭共有十一省，每省有自己的代表團體，從事於本省事情的討論。所以總括起來，荷蘭有一個很像我們美國的國會，有一批省議會，很像美國的各省立法部，有一組縣議會，很像美國的市議會。而且這點機關，都是由人民選舉出來的。

荷蘭似乎管理得非常良好。不論什麼地方，都可以見到良好的秩序。全境沒有乞丐，破屋敗垣也很難得見。遊蕩都視爲一種罪業，凡是遊手好閑的一批人，都把他送到幾個國立工廠之內。

政府設備火車，電報，與電話，從此賺出點錢來，但都價廉而物美。國有鐵道的收入，正在激進的增加。

荷蘭人是一個愛國的民族。他們是一種自己管束自己的自由民族，雖然他們愛護尊敬他們的女王，『好好先生威廉美那』(The Good Wilhelmina)。我這裏雖也稱她『好好先生』，我有時卻幾乎要稱他做『宗教的信仰者』(The Pious)，因為據說，她在內閣會議開始的時候，時常有禱告者跟着來。無論怎樣，人民終都崇拜她。當我住在荷蘭的時候，恰值到她的生日，每個市鎮和村落，都飄揚着國旗，出來的人民，都帶着橙黃的鈕扣，無論什麼地方，都有學校中的兒童，手裏拿着國旗，口裏唱着贊美女王的歌曲，在那裏遊行。這一天我運氣非常好，恰恰會在須德海岸上的服倫鄧和馬肯(Marken)兩個地方，我於是得攝取了兩張穿着慶祝日服裝的孩子們的照片。

荷蘭人民對於威廉美那的愛，開始於她還在孩提的時候。在他十歲的時候，因她的深得民心的父親威廉第三(William III)之死，她即位做了女王，雖然他的祖母恩瑪王后(Queen Emma)此後替她指揮了八年的政事，但民衆的愛，卻從此更形增高。

威廉美那在小女孩時代，就已非常平民化。他們告訴我，當她還只五歲的時候，她有一天在海牙外面環繞她王宮的小路上，滾着一個鐵環，她遇見別一個穿着木屐的小女孩，也正在滾鐵環。她

們兩個就聯起來一起玩，玩得非常起勁，她簡直一點沒有同她玩的是什麼人的一種觀念。

有一天，她的屬員之一，正在對她講解幾種傳導物體的時候，她手裏拿着一個偶人，她用心地聽過了這個大人物講解以後，她於是拿出偶人來給他看，而且對他說：『先生！你最好注意點，我這個偶人，有了疹熱症了！』

我聽說這位女王有一種很大的個人吸引力，而且她知道怎樣把一件事情在最適宜的時候，辦得最得當。她能說英德法意四國的言語。她對於歷史很有研究，關於她國家以及東印度羣島的事情，她都知道得很詳細。在東印度羣島，她有了七倍於荷蘭本邦的人民，所以格外注意。

我的第一次看見威廉美那，正在她結婚之後。講到結婚的結果，她只有一個孩子，就是朱理安那·路伊司·恩瑪馬利·威廉美那 (Juliana Louise Emma Marie Wilhelmina)，或者像她有時親熱的叫法『朱理安那·路 (Juliana Lou)』。這位小姑娘據說和她的母親一樣的平民化，而且有她家屬的富有常識的一種特性。她非常受國民的喜愛，在她墮地的日子，荷蘭全國以及荷蘭殖民地，都舉行了熱烈的慶祝。

## 第二十七章 須德海四圍之遊

一班路人，對於荷蘭人所穿的褲子，終以爲一匹布纔能做成一雙褲腳管，又以爲凡是荷蘭的男子，終穿着短褐和木屐。其實並不如此。起居城市中的荷蘭人，和我們美國人，正復沒有什麼差異。一個阿姆斯特丹或海牙地方的居民，要是混在紐約，恐怕沒有人能辨得出。不過荷蘭的男子，大都身體魁梧而骨骼粗大，外表也生得較爲粗魯，荷蘭的女子，則大都高大而美麗。就全體言，他們多是精明練達的人材。

至於那種荷蘭舊式的特殊裝飾，普通在旅行指南的廣告和圖畫上所常見的，實際只限於沿海的漁村，和須德海的羣島上，這點地方其風俗自遠祖至今，還改革很少。我在荷蘭的時候，這點地方，大部分都親身到過。一個村落有一個村落的服裝。其地普通的首飾，多是一條用金銀做成的帽束，扣在髮上，另讓兩股頭髮露在耳前。有的地方，帽束之外，還有金螺旋，把絲邊的帽，縛在兩眼上的



我運氣非常好，居然能得兩個馬肯美人的垂青。她們繡花的短衣，條子的兩袖，緊小的帽子，都是她們島上的一種服制，這個小島，就是要看那種“畫上荷人”的最好地方。

額角，還有珊瑚珠做成的高領，和金銀製成扣在胸部或腰部的大別針。這點帽飾和我上面所述在盎凡爾斯到鹿特丹旅行中所看到的首飾，大同小異。住在須德海沿岸一帶的女郎，都繫着短大而滿幅的帷裙，從腰部蓋到小腿上，小腿以下，則爲毛絨織成的長襪和一雙大木屐。這點女郎的裙子，常同時要繫了好幾條，荷蘭的胡克姑娘 (Miss Hook of Holland) 這首詩，你終該記得罷：

我有了一條得自彼得 (Peter) 的小圍裙，

又有了一條得自約翰 (John) 的小圍裙，

那條黃色鮮豔的，

則得諸別人的手中，

還有一條，我還至今沒有用。

我在馬肯島上，小住了若干天，這裏的男子所穿字羅茂 (Bloomer) 式的衣服，在腿部地方，博大異常，頗可以取牠兩塊以做成一條帷裙。男子或男孩，都穿着黑色毛織的短衣服，所用銀製的鈕扣，都有吃點心時咖啡杯中茶匙那麼大。褲脚只到踝上，以下便是毛織的長襪和木屐。

關於木屐，在城外居住的人民，無論貧富，都穿着牠。我後來也化了四角錢，買了一雙，預備把牠帶回家中作花盆用。牠們都是木匠用輕木挖成，外染白堊粉。據荷蘭人說，木屐比皮鞋來得暖，而且因為牠們能絕對的防止雨水的透入，所以對於這種位在海平面下而又地土潮濕的國家，格外來得適用。

但木屐都粗糙而作響，所以在房中不宜穿着。荷蘭人都把牠脫在門口，用襪底以行走於織塵不染的廚房和其他房間的地板上。學生們都把木屐脫在大廳上，單穿着長襪坐在座位上。這裏的男孩和女孩，穿了這種木屐，都還能活潑遊戲，實在有點希奇。我看見過他們穿了木屐而騎腳踏車，穿了木屐而沿河賽跑。就在昨天，我還看見一個穿着木屐的孩子，在那裏爬木棹。

可是我們不能因了這種木屐，便斷定荷蘭的農夫多是貧窮的。他們不但不窮，并且都還很富有。在荷蘭國內，總共有二百五十萬扣存摺，換而言之，荷蘭全人口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民，都有錢儲蓄着。我們美國，則九人中有存摺的還不到一人。單就荷蘭的郵政儲蓄銀行中之存摺而言，就已在一萬萬元以上。至於國債方面，荷蘭不到十萬萬元，而疆域大小相同，人口數目相似的比利時，卻要



四倍於這個數目，蹣跚的法國，所負債額，要超出了五百萬萬。換言之，美國每人，無論男女老幼，要負擔國債二百四十元，比國五百三十三元，法國一千二百五十元。而這個小小的荷蘭，卻每人只負擔了一百二十三元，當法國十分之一，比國四分之一，比美國之半略為多一些。

馬肯的房子，大都低得很，那種二層半的房屋，上面配着漆黑的屋脊，都在島上各個小村落中，沿着狹窄的街市，毗連的建築着。我得了主人的邀請，進去參觀了一間房屋的內容。這位主人，是一個老年的荷蘭人，穿的褲子，褲脚大得和兩英斗容量的大袋相彷彿。在他的周圍不到二十四英尺方的房中，清潔非常，從任何陳列的物件上，你都可以照見了你的面孔。這裏的地板，每星期六晚上，都像餐桌一樣的加以細擦，牆上的方玻璃，都閃爍地在那裏反射着。房的四周有許多櫃似的東西，裏面都鋪着一張牀，配着潔白的枕頭和繡着美麗花紋的被褥。廚上用的器皿，也都是銅製，在玻璃下一個架子上，又放着兩個銅製的燭臺，閃閃地反映得與金製無二。

我到馬肯去的途中，我在草原中間一個叫做布利克（Brook）的小農村，停留了一下子，去參觀一個乳酪製造廠。這座廠是住屋，牛棚和乳酪製造場合在一起的，這種情形，也是荷蘭產乳區

域的一種特色。乾草都堆在屋頂的小樓中，房屋的一半，讓給了母牛，因為這時已是冷天，牛都已住在屋內。牛棚一部分，可以容牛三十頭，每間容兩頭，其清潔實勝於美國普通的廚房。

我進去的時候，牛已放到外面去。我的清淨的足，只得一間又一間的去考察其中的設備。每間牆上，從地起到牛身高，都染成黑色，以上則為白色。每間前面有一個窗，掛着花邊的窗帷。背後有一條六英寸深的小溝。他們每天用水沖洗，使牠非常乾淨，所以一些也聞不到難堪的穢氣。關於這點，據荷蘭人說，牛的嗅覺，很要講究衛生，但一般的農夫，都漠然不加关注。

荷蘭牛的睡地，都很舒適。他們用一條曬衣用的粗繩，一端套着一個皮套，以攏牛尾。一端則縛在比牛略高的椽子上，使搾乳的時候，不至有牛尾打翻器皿，或損傷人目的危險。

和牛棚相連的是乳酪房。在這裏架上，列着一百個新鮮的伊當乳酪球，其色深黃，比我們在美國所見的來得顯豔。牠們在出售以前，都染成了紅色。

荷蘭農夫所耕種的田，大部分都是已產。不過田塊比較都不大。全國境內，在二百五十英畝以上的大塊農田，共計不到二百塊。因為從實在情形而論，荷蘭大部分之田，非荒瘠不毛，即汪洋澤國，

都是一點沒有用處的東西，此外又有二百五十萬英畝的地是牧場，六十萬英畝的地是森林，所以實在耕種的田畝，還不到全國疆土的三分之一。

荷蘭的國民對於畜牧和製乳，也都比墾殖來得熱心。所以牧草葱鬱，牛羊成羣。國內共有一百五十萬頭牛，大都是好斯敦(Holstein)種；有一百二十五萬隻豬；五十萬匹以上的馬，和七十五萬隻的綿羊。

主要的產乳區域，有的在北方，亞爾克瑪(Alkmaar)是一個著名的乳酪市場，七八十村落中的人民，都把乳酪拿到此地來出賣。乳酪上都號着製造者名字的縮寫。貨物陳列在蠟布上，由批發商來收買，再運銷到全球各國去。亞爾克瑪每年不知要賣出幾千萬噸，都由貨車，運河中貨船，以及小農的狗車，載到這裏來。在產乳區域內，乳酪市價，好壞不定，於是因每磅一分的漲落，每使農夫們轉悲而爲喜，或轉笑而爲哭。

這裏的農夫，萬事儉省。沒有一點浪費的地方。乾草之類，都用木板蓋得很緊密，或把牠堆得非常巧，使乾草用了一點，草堆便能下沈一點。木器都用漆漆過，鏽爛的東西，一件也找不到。

荷蘭人又經營園藝，特別是花卉園藝，以收厚利。他們也種植蔬菜與果樹，以應英格蘭的需要。但他們的桃子與梨頭，雖水汁很多，味都不好。我覺得其味，很像日本的果子，這兩地的氣候，原也相同。但在荷蘭的若干部分，所謂「地球藏在花叢的微笑」，卻比所羅門的名譽，還要來得光榮。在哈連姆周圍所產的花朶，比諸世界各地，都要來得多，每年終有五千萬磅，銷到英格蘭和美國。荷蘭人正在和布魯塞爾、巴黎和倫敦的花房相競爭。他們現在用飛機來運送花朶，每天早晨，就到了這點城市，並列着出賣那點從貼隣的花園中摘來的花朶。

哈連姆四圍的土壤，是一種沙土與沃土，的混合物，恰合種植色香宜人的鬱金香，玉簪花和水仙草。哈連姆有合組的公司，有個人的經營，從事於花卉種植之大企業。鬱金香、玉簪花和其他花卉，都是成畝的大批種養着，玉簪花之香味，每在空中凝聚不散，年中若干時期，在鐵路上經過這點地方，往往如入衆香之國，其華麗且過於實際上之雜錦鑲製的被褥。

此地共有二千多種的鬱金香，二千多類的水仙草，一千七百種的玉簪花。花都種在溝中，大的在中間，小的圍在四周。都依着品種分種着，每行際着花的種名。

在那次全國大混亂，把鬱金香完全掃光，剩下的許多球根，價值都漲得黃金一樣的時候，這裏哈連姆纔開始最佳的鬱金香的培植。這個時候，大概是荷蘭人惟一的因失魂而拚命投機的時期。在波士頓都市開始的時候，國人之鬱金香狂，正盛極一時，那時一個哈連姆鬱金香的球根，要賣了一千五百元，由一隊的馬拖着一輛馬車載進來，同時一個阿姆斯特丹鬱金香的球根，也要賣到了十二英畝田地的代價。這兩種花，都是 *Semper Augustus* 種的品種，現在這種就只存了兩樣品種。此時其他品種也都車載船運的輸入了不少。鬱金香買賣於是成了一種普通的生意，人們儘有因此而發財，或因此而破家的。有幾個荷人，且抵押了他的馬匹以購買鬱金香，只要失了幾個球根，就可以使一個人從此完結。

現在的荷蘭鬱金香，已依普通價格而出售，然此種買賣，仍依商業原理而經營，種植與銷售，也已居然成了一種專門的學問。球根多在九十兩月出售，由非常熟練的農夫，加以非常謹慎的培植，大多數田上，雇的農夫，終有好幾百。他們把球根妥適的裝起來，以備出售於市場，同時又把種子和花朵，賣給世界各國的商人。



這座亞爾克瑪市上乳酪衡量局內的大鐘，每點打鐘的時候，高起的小的木製數字，同時出現，繞圓圈的跑了好幾分鐘。同時上面有一個小的木人在那裏吹動一個號角。



「好好先生」威廉美那大約可算是歐洲最平民化的一個君主，常常和她的人民為私人的接觸，她對他們終是非常的和氣。這張圖，是她在參觀亞爾克瑪乳酪市場時候的情形。



在亞爾克瑪市場中，每年要轉手了一千萬磅以上的乳酪，農夫們在每星期五，把金黃的乳酪球，送到這裏來。每次交易，必須賣買兩方擊掌以後，方算告成。

## 第二十八章 阿姆斯特丹之鑿鑽業

阿姆斯特丹爲歐洲最豪富的都市之一。全球的領袖銀行，牠有了好幾家，其投資種類的繁多，和紐約倫敦都不相上下。說起這個國家的財富，其基礎實定於荷蘭人獲得東印度羣島香料貿易管理權的時代，至於今日，那點促進荷蘭印度財富的各種巨額的投資，其大權就都操於阿姆斯特丹的大銀行。

荷蘭人又從金鋼鑽身上掙得不少的財富。他們把那點粗糙的金鋼鑽買來，加以分割和修飾，再賣給全球各處的珠寶商。其從事此業，已有很久的歷史，阿姆斯特丹亦因此而成爲世界上主要的金鋼石市場。這件事情對於我們，是特別有興味的，因爲美國之購買金鋼石，在各國中，實爲最多。在大戰以前，我們之購買金鋼石，每年爲數達二三千萬元，戰後之貿易更視前增加了不啻倍蓰，單只一年之內，我們從阿姆斯特丹一地買來的金鋼石，價值六千五百萬，其餘由亞凡爾斯的商人輸



入美國的，還不計在內。這裏的金鑽石貿易大公司，對於美國雖或亦看作在未來幾年中他們的最好主顧，但我們購買的多少，沒有一定，隨時要有漲落，於是在生意較少的年份，就須把那些旺年的生意，減色了許多。

那次把百物價值擡到同天一樣高的大戰爭，使市場充溢了各種寶石和珍飾。這次戰爭，搖動了巴黎柏林維也納許多穩固的舊家庭，逼着他們不得不教傳家之寶去找尋當舖之門。這次戰爭又打破了王后皇子們的金飯碗，逼着他們不得不摘下皇冠上的珍珠以保全他們的靈魂和肉體。除此以外，布爾塞維克黨的黨人（Bolsheviks）又從俄國的皇宮和教堂偷出來大批的鑽石，偷偷地把它們散布到各地方。但從這許多泉源出來的洪水，最後仍重歸舊路，至於目前，鑽石的需要又已超過於供給。此外，據一種可靠的消息，那些鑽石商已訂了一種大結合，像那種收買未經修過的金鑽石的大公司，終在十家以上，把南非洲和世界其他金鋼鑽礦的出品，全歸他們管理。這個消息，我得之於阿姆斯特丹和盎凡爾斯金鋼鑽營業界中的要人，這兩個地方，就是把世上最精貴的金鋼石，加以修整而供給重要市場的兩大中心。

那個荒古以來最大的庫利南 (Cullinan) 金鑽石，其割鑿和修飾的地方，就在阿姆斯特丹。我很僥倖，居然遇見了成金這塊大寶石的那個人。而且在南非洲的時候，我和那個在比勒陀利亞 (Pretoria) 礦中找到這塊庫利南鑽石的愛爾蘭勞工，名叫衛爾斯 (Wells) 的，也居然有過一次的談話。我并且還遇到過那個礦的主人翁庫利南先生。這塊寶石之尋獲，和我遊歷這個鑽石礦的時候，相去並不久。那時礦工們正把一天的工作做了，在夕陽射着的許多凹穴之一的邊上，衛爾斯突然在許多石塊的中間，看見了一個火球一般的東西，和他的拳頭一樣粗。他急迫地衝過了他站着的那個大洞，連抓帶爬，把這個大晶體，緊緊地抓到了他的兩手中。他於是拿着牠一口氣跑到公司的辦事室，把牠交給了庫利南先生。庫利南拿來一秤，其重竟達三千〇二十五克。據庫利南先生說，他們後來將這塊金鑄鑽，由郵局掛號，寄到歐洲去，托天之福，竟平安地寄到了。

寄到歐洲以後，第二件事情就是把牠分割。此事就由阿姆斯特丹的阿斯社耳公司 (I. J. Asscher Co.) 擔任，因為這個公司內，有了世上最大而又最著名的金鑽石分割工廠。他們最初把牠分成了兩大塊和數小塊，其中最大的一塊，最先加以修飾，自此以後，工作就逐漸麻煩。其餘小的

都鋸解擦磨，成了現在老英格蘭王冠上那串珠飾中的形狀。

分割這件事，由阿斯社耳 (Joseph Asscher) 氏自己动手，他就是我今天所遇見的那個人。我和我的兄弟，同到他們工場中去參觀，看見許多精巧的工人，正在從事於改粗石爲寶飾的工作。未去以前，我又承他們把庫利南金鑽石從南非初到時的模型給我看，這塊石頭，終有大碗那麼大，呈一種毛玻璃似的顏色，帶着一種油滑的色澤。據阿斯社耳說，當時在這塊石頭的粗面上，還可見火光從中反映出來；這個模型，和這塊金鑽石最初尋到的時候，形狀逼肖。

金鑽石居然可以像燃木似的拿來隨意的鋸解和分割，這似乎有點非夷所思。但實際上在這個阿斯社耳工廠中，牠們的確經過這種的處置。至少也可以說，他們在那裏把這種已知石塊中最硬的粗石，鋸解與分割。我今天看了一遍整個的工作之進行，自鋸解斧削起以至於分開爲止。他們所用的鋸成圓形，是一隻徑大四吋厚等紙牌的圓盤。由磷銅製成，外觀很如純銅。薄鋸夾在兩塊金屬製成圓板的中間，圓盤在板外露出約四分之一英寸。鋸之中心有一洞，放在轉輪上，每分鐘可轉三千次以上，或每秒鐘五十次以上。

但金鋼石是寶石之王，只有牠自己皇族中的分子，纔能把牠分割，換句話說，只有金鋼石纔鑽得動金鋼石。所以要分割牠，一定要用一個金鋼石做的鋸子，所以這個銅盤，必須有一個金鋼石的邊緣，然後方能從事於鋸解。他們先把圓盤傾入和油的金鋼石粉中，這樣一來，圓盤邊上，就都蘸上了金鋼石粉。同時把那個預備鋸解的金鋼石，用蠟圍在四周，放在一個帶柄似的捧端。於是將牠對着正在飛轉的鋸沿上，自能逐漸的解進去。這件工作的久暫，要看金鋼石的大小而定，有時幾點鐘，有時竟要費了幾天。我去時，鋸正在那裏解，旋轉之速，竟使我看不出有什麼運動來。我當時幾乎想用手去摸一下，看牠究竟有否在那裏轉動。阿斯社耳警告我，假使我真的實行了這種衝動，我的手指，馬上就要不能保。

據說金鋼石也和木料一樣，牠的顆粒，都只朝着某一方面而排列。所謂鋸解，就只是橫斷這點顆粒而使之分裂；所謂分割就只是依着顆粒排列的條理而加以分裂。這裏依着顆粒條理這句話，凡是撕過火柴梗的孩子，都能知道牠的意思。我初聽到這點事情，我很有點驚奇。金鋼石初從礦中出來的時候，其形狀大都不十分規則，而且常有裂隙，一定要把牠分成兩部或許多部分，使牠成爲

美觀的有定形的寶石，纔可以供市場之需。所以他們對於金鋼石，第一先要加以詳密的觀察，研究怎樣可以得到最便利的分割方法。這點石頭，必須依照裂痕而分割，因為這樣纔容易得到好的寶石。金鋼石既依裂痕而分割，於是再進一步從事於切磋與琢磨。這點研究的人，多先用墨水畫成線紋，然後依線紋而分割。分割這件事，大都用利斧，沿着裂痕而漸進，亦有先用斧將金鋼石鑿成一個凹口，然後用一種軟金屬製的鑿子，慢慢的把牠劈開。

這把用以劈開凹口的利斧，木柄上面生着一條利刃，這條利刃，也是一條金鋼石，固定在三和土之中，生在一條桿端上，與鞋匠用的錐子沒有多大分別。牠的製法，將金鋼石的鋒利不平的一面，露出於外，加以三和土，等三和土乾硬以後，金鋼石利斧就非常堅固的站在三和土中。一方面劈者把預備劈開的粗石，也同樣的固定好，然後慢慢的在罅裂上擦起來，同時發出一種削鉛筆時的聲音。不多工夫，就割好了一個凹口，於是他拿了這根有粗石在上端的桿子，放到前面桌上的一個鉛板中，另外揀起一塊一英寸闊三英寸長的鋼片，把鈍的一邊放到凹口中，然後用一尺左右長的鋼條，輕輕的加以打擊，這把尖刀，遂把這塊粗糙的金鋼石分而為二。

金鋼石劈開以後，又須加以琢磨，使成許多小平面，在光線照着的時候，能發出最大的光彩。同時別一塊金鋼石又做好以備分割之用。磨擦的時候，用一隻盛着和油的金鋼石粉的圓板，這塊圓板，是磨石之一種，每秒鐘能旋轉至三十三次以上。金鋼石固定於一隻架子上，與磨石恰成一隻直角。金鋼石按放之位置，以金鋼石粉，能將其磨成一種最美的形狀爲最適宜。其造成的形狀不一，有的成爲玫瑰金鋼石，有的成爲正方形或不規則的四方形，有的成爲綠玉。至於金鋼石規定的形狀，則卽小至極點，也終是五十六個邊或五十個平面所合成。在琢磨的時候，金鋼石的重量，終有一半因此而損失。

我佇足的時候，我看見有幾塊巨人的母指那麼大的金鋼石，其餘的都比牠小，最小的只有針尖那麼細。阿斯社耳氏把牠們價值告訴我，據說每克自三百五十元至七千元。他在我面前放了一茶匙的金鋼石，石粒之大小，都還比不上糖的結晶體。在一架高倍顯微鏡下細細觀察，看出了牠們都是正確的而且對稱的分割開。我又看見了幾塊還沒有針尖粗的立方體金鋼石，牠們雖然很細小，卻也都備着五十六個邊。其中幾塊格外小，終要二百粒方能足一克的重量。

金鋼石既經分割與磨擦，於是不得不進一步而從事於出售。因此一舉，遂吸引了世上各處的買主都到阿姆斯特丹來看貨樣，來和幾個熟悉此道的人討論買賣的事情。據幾個內行家說，金鋼石種類之複雜，並不亞於蘋果蕃薯甚至於人類。天下金鋼石沒有一式一樣的兩塊的。牠們各個都有各個自身的價值，自身的性質，自身的色澤，以及自身的優點。這批行家，都像茶葉交易中的管味者，對於茶葉之由來，和價值，都能立刻就告訴你。他們之於金鋼石，與茶商之於茶葉，卻是一樣。每次交易，他們都被賣買兩方請了來做一造的顧問，他對於兩方面都幫忙，同時又能回答任何的問題。在交易成功以後，他可以從兩方面，都取得百分之一的經手費，或從他經手的錢中，取得百分之二的酬勞。

在阿姆斯特丹的分割金鋼石工人，其受信任，遠過於南非洲礦中的礦工。生疎的人之允許入廠，當然是非常慎重。但這班分割工人，在日中把寶石取來的時候，只不過出了一張收據，在晚上離廠的時候，把金鋼石歸還一下。工廠外面，也不像那點金鋼石隨處皆是的南非洲礦中的樣子，日夜並沒有什麼衛兵保護着。工人們也不像慶伯利 (Kimberley) 開掘工人的樣子，要強迫住在廠中，

并且在離廠的時候，也不必自頂至踵的加以檢查。而實際上，這種分割或琢磨的男女工人偷盜金鋼的案子，平均也還少於我們銀行中夥計的偷漏。



## 第二十九章 歐洲瘋人院中一個神經清楚的國家

丹麥民族在歐洲大瘋人院中，要算是一個希有的神經清楚的民族了。在歐洲，俄國人既已瘋狂到了極點，德國亦只是略為差一點，其他各國，又多是帶着三分瘋狂病象的民族。只有丹麥，人民還都肯安分守己的從事於賣買，還都和從前一樣的，只想從農業工業造船業以及商業來賺點錢。目前丹麥人的賦稅，已增加了許多；同時為與高昂的生活費相抵消起見，工資亦已增高不少，但是他們卻還儘有餘力，能彀用金『克郎』(Kronen)來付還他們的夙債。而且都仍舊非常勤儉，非常愉快，對於先人所已得的致富之道，大家都戰戰兢兢地希望能把牠繼續保持而不失。

講起這個國家勃然興起的故事來，一般沈陷在失望的煩悶中的人，恐亦將因之而希望復生。在我們『南北戰爭』(Civil War)將要終了的時候，歐洲各國，簡直沒有一個肯向她表示相當的敬意，丹麥前途之絕望，從此可以想見。那時的丹麥，也和現在的德國一樣，從她的世上富強國家

之一的地位，一敗而至於這種境地。這種情形，又經過了好多時候。在哥倫布發現美洲以前的一百多年，丹麥曾併吞過那威。她把那威佔有着，直至後來，因她和拿破崙搆手之故，於是滑鐵盧（Waterloo）一戰，遂宣告了她的死刑。在旋踵而起的革命時期中，那威遂脫離丹麥而歸屬於瑞典。其間的多次戰爭，把國內國外的商業，全都毀滅，她的債款，也於是而多不勝數。她的國民，也從此而成爲半奴隸，和從前普遍全歐的農奴，相差無幾。丹麥全國，遂統治於許多王侯和貴族的手中。

此後時間逐漸的過去，丹麥國事，也日趨於惡化。至一八六四年，那個貪婪的王國普魯士（Prussia）又鯨吞了什烈斯威·好斯敦（Schleswig-Holstein），後因維爾賽（Versailles）條約的結果，丹麥也終得把這個地方的一部分，忍痛割讓於普魯士。於是國家一天窮如一天，在普法戰爭的時候，丹麥王國要想免於破產，似乎已很難有希望。因爲丹麥的國土，除了種植以外，別的實在一點也不適宜。但是一方面美國既把她的大批農產，廉價的供給了歐洲；他方面德國又採用了一種高稅率的保護稅則，把丹麥的出口貨，剷除了盡淨；同時老天又偏偏和她作對，不斷的給以水旱牛瘟等等的天災。此時的丹麥，其情形之壞，和大戰後的奧匈，真沒有多大差別；而且實際上，丹麥還及不

上奧匈，因為後兩國還有天賦的膏腴之地和別的富源咧。

但是現在的丹麥人呢？他們已儕於世上最富有，最強健而且最快樂的人民之列了。他們在文化上和教育上的地位，都已站得很高。他們的女人，已和男人享有了同等的權利，無論在什麼職業中，女子都佔有一個相當的位置，無論那一個大學中，女子終有參預的權利。所謂丹麥的國王，至此已成了一個傀儡。他們的土地，和我們美國比起來，雖差得很大，但就民主政權而論，他們卻已和我們合衆國一樣的享有了這種權利。

以土地而論，丹麥這種國家，終要有二百個纔能抵得上一個北美合衆國。就連那塊由民衆投票公決而收回的什列斯威包括在內，丹麥亦只有印第安納州一半的大小，比馬薩諸塞州的兩倍，只稍爲大一些。和比利時荷蘭相比，她亦只大了羅得島大小的一州。同時國內適於墾殖的良田，又比不上歐洲的任何國家。從地勢而言，丹麥全境都低濕而平坦，和浮在海中一般，把波羅的海出入的咽喉，幾乎封鎖了起來。

從地理上立論，丹麥是屬於那威的。在九千年或一萬年以前，在那冰河盛行的時期中，哥本哈

根所在的地方，還只是白堊和石灰做成的大礁之一部，這座大礁，便是現在丹麥所由立國的基礎。那個時候的丹麥王國，還全部浸沒於海中央，只有和現在蓋在格林蘭（Greenland）島上一般的大冰片，帶着泥土和石粒，慢慢的從那威流下來。這種冰片，都有數英里的厚度，一碰到這種石壁礁，牠所帶的泥土和石粒，就紛紛的落下來，堆在大礁的上面，於是造成了這塊陸地。即在今日，這種被冰河河牀中所帶的石塊挖成的凹溝，科學家仍可從那威到德意志，循着途徑，有條不紊的找出來。在我坐着汽車經過這個國家的時候，我曾見過那些碧水一泓的許多池沼，而且還看到了這個過去的偉大礁嶼的原始白堊。

凡是這樣造成的陸地，大都不能有很肥美的土壤。要是沒有丹麥人實心實力的施以加肥和墾植，這點農田，一定有許多要壞得不堪設想，其出產的農作物，也恐怕要和我們落磯山（Rocky Mountain）高原中最壞的農田一樣。這個國家中，有許多地方會經過一個長時期的像紐約和紐亞克（Newark）間的沼澤狀態，這點地方，幾乎是歐陸最壞的農田中之最壞者。大多數的土壤，都壞得寸草不生，就是現在，全國也只有十二分之一左右的地方，蓋着點樹林。

然丹麥人的大成功，卻還全在於這種土地。他們真是一種奮鬥的農夫的民族，他們譬如精明幹練的良僕，把主人所給予的東西，往往摻以汗血，把牠增加了好幾倍。他們擺脫了帝王貴族的桎梏，把大產業分成了小資產，同時用科學方法墾牧的結果，使他們二十五萬塊的農田，全年中每塊都按月有五十元錢的出產，於是此區區農田，不但維持了農夫的生活，供給了全國的食糧，并且每畝田地每年還能有利十七元錢的淨利。

這件事情，丹麥人是用合作的方法做起來的。他們一方面對於農田和市場，都有過詳細的考察，一方面他們又只揀那些拿穩可以賺錢的東西來種植。丹麥這個國家，雖知道以這點有限的土壤和面積，要想在大麥小麥黑麥燕麥，以及其他作物的出產上，來和美國及其他國家相競爭，是斷乎不可能的。但她也決不因此而垂頭喪氣，或伸着手向人家請求幫忙。她只是束緊了她的帷裙，把她的胃束得小一點，計算着她的資產，設計出她能力所及的事情來。她的人民也都爭氣，從來不會向他們的政府提出保護稅則的要求。他們只是各自努力的做，一方面又大家聯合起來共同奮鬥。她會有過幾位大思想家，她會和他們計畫出一種農產增加的計畫，靠着這種計畫，全國遂富裕

起來。此外她又曾經研究過她所在的位置。她和那個世上最大城市之倫敦以及大不列顛，只不過隔着一個北海。那裏有一大批工人，在外國已糊口了多年。那個德國，又是她的貼鄰。德國有大批的常備軍，很急切地需要戰馬的供給，但是她的工人所消耗的食糧，實多過於德國供給的能力。

丹麥既澈底了解了這兩國以及其他國家的需要，她既用盡了她的農民的腦汁，把田畝都變成了膏腴之地，她於是決定供給不列顛以鹹牛，乳油和雞蛋；供給德意志以牛馬，藉此以圖生存。她於是立刻派遣委員往英德研究市場和這種商品出產的方法，同時亦根據這種新的方針，開始從事於國家之重新組織。

據委員的報告，英國早餐所用的食料，大部分是愛爾蘭所供給。他們已精密地研究過愛爾蘭的產物，同時建議了各種新方法，因此一舉，丹麥在短時期中，遂出產了較優於愛爾蘭的鹹肉，以及較優的乳油和雞蛋。至於她應付德國和其他各國的市場，也用同一手段。到了現在，以丹麥的面積和人口而言，她所出售的鹹肉、乳油和雞蛋，質量兩方，都已超過了其他各國。前後不到三十年，她的每年農產輸出價值，已自二千五百萬元增至三萬八千萬元。在這個數目中，終有一半，是輸入於英

亞 (Estonia), 立陶宛 (Lithuania), 波蘭 以及 德意志 北部來的船隻的停泊地。哥本哈根 也於是而成爲這許多國家所需要的一個海口。就貨物的轉運上說, 哥本哈根 有一種偉大的事業。牠每星期有許多輪船來往美國, 我曾見從紐約 絡繹不絕地駛來的船隻, 在這裏下來許多旅客, 起上許多貨物, 這些貨物, 又都在這裏轉裝到別的船上, 轉運到更東的各地去。至於丹麥 自身, 亦有了四千左右的輪船, 她自己也有定期開往北美, 南美, 亞洲, 非洲, 和歐陸 上大多數海口去的輪船。每年從外洋到此 的船, 總共在二萬三千隻以上。昨天我坐着汽車, 沿碼頭走了數小時, 無論在什麼地方, 我都見到美國 出產的東西, 許多船隻正在那裏起卸五穀, 棉子油, 各種原料, 農用機器, 和自動車之類。總而言之, 在這裏所見的東西, 幾乎全是我們美國 製造或美國 出產的。

從紐約 專製汽車的公司, 運到哥本哈根 來的汽車, 每星期終有一千多噸。這點汽車在沒有裝上別的船隻而轉運到波羅的海 的其他口岸去以前, 都在這裏配合起來, 裝成了整輛的汽車。哥本哈根 的汽車廠, 整天在那裏工作, 他們只要六分鐘工夫, 就能配成了一輛整的汽車。

在夫里坡特 (Free-port, 自由港之意) 地方, 人們可以自由貿易和轉運貨物, 而不付什麼捐

稅。這是哥本哈根和漢堡競爭的一種政策。夫里坡特是一個大工廠，大貨棧而兼有萬國貿易的區域。市中有一百三十英畝上下的地，八十三英畝左右的停船處，還有不計其數的電氣起重機和其他裝卸貨物時需用的各種新式的機器，至於用以磨研本地人或外人消費用的各種東西的機器，更是不論田野，不論工廠，都隨處置備着。

哥本哈根是北歐許多最有生氣的城市之一。城內五十萬人民之中，一大半都穿着華麗的衣服，和你在新大陸上所見的相彷彿。也有好幾所偉大莊麗的建築物，和除了荷蘭以外最清潔的街道。這裏的街道和屋前走路，都收拾得很清潔，每天終要擦幾次地瀝青，此外還時時有一批壯健的貧民在這裏從事於清道，這點現象，是無論什麼人在這裏都可以見到的。

丹麥的首都中，充滿着一片熱烈的精神和青年的氣概。在街上行走的人，都露着一副笑臉，似乎萬事都很順手的樣子。我在這裏已住了一個星期，卻還沒有見過一個乞丐。也沒有在街頭屋角見到那些叫賣火柴和玩具的瞎子，和那些叫賣新聞紙的老婦人。哥本哈根的商店，都充滿各式精美的貨物，牠們窗帷的精緻，和我們國內重要都市中商店的窗帷相似。在這個主要商業區中遊歷



一週，實無異於參觀了一個展覽會。這裏貨物的價目，都用數字明白地標出着。今天下午，我在一家百貨公司裏消磨了半天工夫，這個公司使我聯想到波士頓，菲列得爾菲亞，底特律，克利甫蘭和其他美國都市中大小相似的那些公司。這個店中備着的貨物非常多，全球最精美的東西，恐怕都在這裏了。這裏有一個書籍部，出售各種文字的書籍，其中以英文寫的爲尤多，內中包羅了詩歌，小說，經濟和遊記之類。

這裏的托爾發譜博物院 (Thorvaldsen Museum) 是歐陸最精美的諸大博物院之一。院內專陳列托爾發譜一個人的作品。托爾發譜最初讀書於哥本哈根學院中，其後轉到羅馬，他的藝術，不久就登峯造極，而成了一個大藝術家。他的充滿着美的那些作品，早已蜚聲全球。在這個博物院內的陳列品中，有一個瑞典的獅章，這是他在琉森 (Lucerne) 時候，把岩石雕成，用來紀念瑞典武士戰勝推勒里 (Tulleries) 的。

哥本哈根地方還有一位偉人，那是安得森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先生。這位先生的童話，是無論那個兒童都喜歡閱讀的。在哥本哈根城的中心，有一個紀念他的碑石，紀念碑的柱礎

上，一面刻著一幅從他那篇醜陋的小鴨（Ugly Duckling）上取下來的圖畫，一面則刻著一幅一個孩子騎在鸛鳥背上的圖畫。

安得森降生於丹麥奧登塞（Odense）小村裏，其父親是一個鞋匠。幼年時候，他母親要把他送去學成衣。然這位年輕的罕斯，卻天生有一種讀書的嗜好，他的志願，卻只想從著作方面露他的頭角。他於是竟恃了袋裏的五元錢，大膽地和家庭別開，而進行他進哥本哈根學校的讀書計劃。他天賦有一種唱歌的天才，他於是想在劇場裏找到一個位置，他曾向哥本哈根的某一劇場提出請求，但竟遭拒絕。後來他的天才竟被國王知道，得國王的助力，他於是得用公費進一所高等學校。此後他的詩和小說，也漸受人稱揚，他遂逐漸成名。在他的晚年時代，又從政府得到了一筆養老金。哥本哈根的居民，都常以此自豪，且常常講述許多關於他的誠樸和慈愛的故事。

## 第三十一章 農民稱王的地方

在普通教科書中，說及丹麥來，終說她是在基利斯當 (Christian) 第十的統治之下。其實這是一個錯誤。基利斯當只不過是一個徒擁虛名的傀儡，丹麥的真正統治者，卻是一班農民。他們主有這個國家，他們選舉議會，他們制定法律。德國人往往稱美國為一個「君主式的民主國」，丹麥這個國家，則可稱為「農民的民主國」。但丹麥也並不是俯伏於農夫腳下，因為丹麥和農民，只不過是一物兩名。丹麥農夫的團結，比英美的任何勞工組織為有力，而且不論那一種事情，不論那一種工作，他們都一致團結起來。

世上以農立國的國家，沒有一國能比得上她；在農業的科學與道德上也沒有一國能有她這樣穩固的基礎。丹麥國民都崇拜三個神道：他們像猶太 (Jews) 的國王耶羅波暗 (Jeroboam) 的樣子，在國疆兩端，建了兩頭金牛，而且像古代埃及人的樣子，他們都崇拜母牛，他們第二是尊敬母

鷄，至於那種第三隻腳爪抓得彼得啼哭的雄鷄，在丹麥勤儉的飼養家禽的人的心中，似乎沒有丹麥的母鷄，占有重要的位置。第三那個最末了的一個神是豬，一種倍根種（Bacon）中的約克州（Yorkshire）豬，這是因為牠的瘦肉和肥肉，供給了丹麥人大量的銀錢。這種豬多脂肪的緣故，是因為吃了撤去了乳油剩下來了的牛乳。

丹麥的鹹肉、乳油和鷄蛋，每年收入了不知幾千萬的銀錢，丹麥一年中只從英格蘭一地，已得了三千八百萬的鹹牛錢，四千萬的乳油錢，和三千五百萬的鷄蛋錢。這塊地方，也實在是一個專門製造這三種東西的大工廠。這個工廠的主人，有二千五百萬以上，每人都獨立有着一個小支店。而同時又大家聯合成四千個合收代銷處，和其他的合作會社。其全個的組織，比美國任何聯合公司為完美。我這幾句話的意思是說：每塊田是一個工廠，依照着由農民自身製定的規則而工作。他們只能聯合的賣買，其物產有一種公共的標準，使凡百出品，都一般的優良。簡言之，他們是在把全國當作一塊大田而經營着。

丹麥人常被稱為農夫的民族。他們小小的國家，竟分成了二十五萬塊的農田，每十二人分得

一塊田。依我們美國的面積，要是照她那樣的比例，全國將不止只有現在六百萬塊多點的農田，而有五千萬塊的地田了。

丹麥農田中，十分之九，是那班住居田上的農夫所私有，也即由農夫自身來耕種，而且大多數田主，除此以外，就沒有別的補助的東西。全國有七萬農戶只有兩英畝以下的農田，但我曾看到許多紀載，據說一個人可以靠着三四英畝田而維持他一家的生活。我相信這是一個謬誤的事實。據我從官家以及大小農夫所得的報告，他們須有兩三倍於此數的農田，纔得過活；但假使有十英畝田，那是誰都承認，足以撫養教育子女而有餘。據他們說，有了三十英畝的農夫，已要算是小康之家，要是有了五十到一百，那是可以稱為首富了。至於那點靠着兩三畝田而生活的人，必須再養幾隻母牛，一打母豬，和一大羣的母雞，否則必須替人家作工，以略謀收入之增加。

全國農田中，其面積在十三英畝以下者，終要過半數以上，合共約占全數五分之三，其自十三英畝至一百五十英畝之農田，全國只有十萬塊，這點田的田主，都要算是國家的柱石。農夫中大多數，都是有科學知識的農業家，關於種植與植物育種，皆有深切之瞭解，同時又是技巧的機械學家，

而且多半又是很有經驗的化學家。他們多數是農業學校的畢業生，在社會上和政治上，其所站地位，恐比世上任何國家的農夫來得高。

他們常是多方面的人。一方面，他們對於儲蓄與信用的組合，都踴躍參加，有的甚至於從事於各種協作的會社。一方面他們又左右他們生長居息的地方的政治。爲農夫而建築之鐵路，其目的不在於賺錢，只在使旅客與貨物，能得到可能的低廉的旅費與運費，這種鐵路，也就由農夫自身來興辦。農田之分成小塊，信用銀行之建設，使全國不識字的人數，減至千分之二，使全國大多數的家庭，卽僻處鄉隅的，也都能裝用電話和電燈。這種種的事情，也都由農夫自身來提倡與完成。

丹麥之氣候與土壤，其適宜於野外放牧的，只有全國一小部分。全年中只有五個月，牛羊可以在野外曠地上齧牠的牧草，其餘七個月，必須全期養在牛棚中。全國人口又密，爲牛羊而種植的秣草和穀物，已無地可以設法佈種，飼料之大部分，都從美國和其他國家購買而得。每禮拜由紐約駛來的船隻，終帶着許多穀物，其中尤多玉蜀黍和棉子餅，以供牲畜之食料，此外還一定有大桶食物、骨灰和其他可以助鷄生蛋的東西。農夫們對於他們所買的東西，在飼養方面的價值，都知道得很

透切。其貨物都由合作社整批的購買，所以實際上無所謂中人，所有的利益，都歸他們自己享受。在賣出方面，亦是如此。他們有合作的雞蛋公司，合作的乳油公司，合作的鹹肉公司，凡一切出賣的事情，都由此種公司經手。公司的代理人與分店，普遍丹麥全國，倫敦和其他世界重要的市場，亦皆派有代表。因此，農夫們出賣的東西，都能得到最高的價格，不過公司的規則極嚴，貨物必要合於標準，庶幾全體的品質，都一般的優美。合計全國，共有四千家合作公司，在丹麥二十五萬的農夫中，有二十四萬四千都屬於此等公司。其中有十五家專從事於購買的合作會社，社員七萬人。有一千七百家畜牧公司，專致力於各種牲畜之飼養，小自母雞，大至牡牛。全國中合作公司之淨純貿易，每年額達二萬五千萬元，還有十三家信用合作社，每年貸出金額五萬萬元。

農夫們一方面又向批發公司購買貨物，此等貨物，經零售合作公司之手而分散於農夫，凡貿易所有之利益，亦均歸農夫自己享受。全國中有零售合作公司一千七百家，社員總數計三十萬，換而言之，每兩家終有一個公司的社員。以人口為比例，那末爾倍於英格蘭，三倍於德意志。在丹麥村落中，每個皆有一家這種合作商店。

在哥本哈根的合作批發公司，每年出售貨物，價值二千五百萬左右。公司中有占地數英畝的貨棧與工廠。工廠營業，年達五百萬元，其中可得淨利百分之五，毛利百分之七八。這個批發公司，由各個零售合作公司所舉出的代表組成，而沒有私人的股本，所有紅利，均分派於各零售公司。我聽人說，股東們從來沒有付過這個批發公司的股分。批發公司對於零售公司，在審慎地考察以後，可以允許牠們預定幾股股分，預約券則記在簿冊上，以俟紅利之抵付。

我自到丹麥以後，就參觀了這個哥本哈根大批發合作公司的許多建築物。牠們都位於碼頭附近，有火車直達工廠。貨物運輸，非常經濟。這個公司，不賣飼料，穀物，以及農用器具。這類東西，都由別一公司經售。全屋陳設，很像一家百貨商店，供應了丹麥國內一千六百家的地方商店。

在樣子間內，他們給我看了各種家用的器具，以及木製，磁製和玻璃製的許多東西。其中有各種衣着的東西，有耶穌聖誕日用的偶人和玩具，有攝影機上的鏡頭以及顯微鏡之類。有一間大房間，專陳列各樣的種子，自首稻以至大麥黑麥燕麥之屬，其中尤多蘿蔔和甜蘿蔔，這兩種東西，是牲畜的食料的大部分。



另一間大房間中，充塞着咖啡和茶葉，因為這個公司有牠自己的咖啡烘炙廠的緣故。第三間則靠着一種很大的動力，在那裏製造鞋子，占地約一英畝，內有各種美國製造的機器。從機器出來的鞋子，都五花八門，每一步驟，每一樣式的都有，自粗皮起，至於婦女穿的高跟皮鞋。工人的本領都極好，鞋子的價值，則似乎較低於美國。

公司中有製造糖果，植古律，煙葉，雪茄，捲煙的工廠。還有製造襪子，已成衣服，以及兩輪腳踏車肥皂之類的工廠。

這個批發合作公司中最重要工廠中，有一個專門製造一種油質，以備大多數丹麥人代替乳油之用。丹麥人所製造的乳油，雖冠於全球，出口價值雖年達幾千萬，但農民卻仍舊只吃這種油質，因為這樣可以便出口的乳油，更形增多。有一個官員告訴我據他估計，丹麥經營乳業的農夫中，把他們全部的乳油出售的，終要占百分之九十八。

## 第三十二章 丹麥人作業的情形

今天早晨，我要請你一同到鄉下去，去考察這班丹麥農夫靠四十畝田致富的情形。我們的車夫名罕森（Valdemar Hansen）是一個生長田上的人。我們從哥本哈根出發，走了一條磚砌的大道，大道兩旁有一條專走腳踏車的路，路外還有一條車路和步行的路。我們經過了許多風景宜人的村堡，在城市的邊際，看到許多大園，園中都有一間茅屋，由自治公所建立，以備夏季貧民憩息之用。每家都有自己的園地和房屋，而大多數就是這樣的隨遇而安了。

驅車前行，經過首都的附郭，最後到了一處大小田莊，櫛比鱗次，稻田牧場，點綴全景的鄉村。此地房屋，都染成白色，住宅倉廩之上，大都蓋着一個茅草的屋頂，因天氣之故，變成了紫色。茅草蓋成的屋頂，厚約一英尺，四面伸出於白牆之上。從茅屋頂中穿出來的磚砌的煙囪，也都染成白色。

倉庫都建在天井的周圍，常是一種獨間的長而低的房子，每端有翼狀的東西。此等倉廩，大多

數只有一層，占地極廣。其餘都比較來得小，但也都保護周到，布置合於科學。

讓我們來參觀一所田莊，一所四十英畝大的田莊。田莊主人養着九頭乳量豐富的母牛，有五頭小牛正在發育生長，此外還有許多鷄豕之類。這些都是他家產的所在。最先我們和他到牛舍中去。這和丹麥其他地方所見的也一樣，每間有闊大的窗門，地板之大部分，都用三和土做成。母牛都站在地板上，把頭伸在撐木外，背後有一條溝，以便牛糞之掃除。牛欄每天早晨洗掃一次，把穢物和污水通進田溝。田溝中東西，再用抽水機直接灌到田裏去。每間牛舍的上面，都掛着一塊黑板，大小的木板，板上用粉筆記着這隻牛的日記。這是這隻牛以前每天產乳的數目和她所有乳油的儲量的記錄，每隻牛都有這樣一塊東西，她就依此以得到生活的養料。假使她的產量，小於此數，農夫一定要更換她的食料，要是再不增加，她就不免於出售。據此中要人告訴我，丹麥母牛平均的生活，只不過五年工夫，期滿以後，她便不免於出賣，而且有的還運到德國去。全國終有百分之十的乳牛，每年用這樣方法來處置的。

我們參觀的第二地方是猪舍，猪舍都用三和土造成，其溝渠之設備，終使猪欄常能保持其乾

燥。牠和牛舍一樣，而且實際上還和田莊中其他建築物一樣，都用電來放光明，所用電力，都從瑞典用一條長距離的傳導線而引至此處。豬種都是紐克州種，清潔而肥胖，是一種緋紅的顏色，像初生的纔經洗刷的孩子的樣子閃耀於銀色剛毛之中。在丹麥初試牛乳營業和開始畜豬以備出口的時候，她每年出售於國外的豬，不到二百萬磅。至於目前，她出口的鹹肉和火腿，為數總在二萬萬磅，至於豬數則幾及一百五十萬隻。然國內並沒有足以稱道的豬的飼料和玉蜀黍，豬都靠着去乳油的牛乳和雜肴而養肥，美國是世上最大的豬的飼料的出產國，我們國境上，終有了七八千萬的豬。但果以我們的國土做比例，我們如果能有丹麥一樣多的豬，那末豬的數目，必有三十萬萬，而且也許還能比她多產許多。

離開豬舍，於是走到倉廩的所在，這裏堆積着穀物以及農夫種植上來的其他各種東西。這所房子有一個灰色茅草蓋成的大屋頂，雖只有一層，大部分都堆着各種食料高至與屋頂並。在門旁終有一個普通所謂孩子打禾的機器在那裏，還有一架可以易動的電氣發動機，裝在旁邊的一隻箱子裏。在天雨的時候，他不能再到田上去打麥的時候，他就用瑞典發出的電來轉動這架發動機。

中一所，離哥本哈根約二十英里，四圍環着美麗的園林，是一所兩層的樓屋，分成起居室，教室和許多寢室。有一間寬暢便利，光線充足的廚房，我去參觀的時候，三十個自十八歲至二十一歲的女郎，正在烹調各種的肴饌。有的袖子高捲至於肘上，有的面呈玫瑰之色，高站在爐灶之上。三個在那裏洗魚，六個在削馬鈴薯，其餘的都很小心的在調和蜜餞和糕食的成分。

教師之一領我經過了這間房子，把女生宿舍給我參觀，每間都精美的布置着，陳設幽雅，但沒有一點玩物和珍奇的東西像美國高等女子學校中學生的樣子。我於是感到，男子有不滿意於這種能幹的妻子，同時我又想到了女郎的美貌，——不滿意於這種溫和美麗的家主婆的人，恐怕是世上的畸人了。

在離別以前，我的年青的書記，在門階前攝了烹飪學班的一張照片，但他在沒有得到教師允許和其中最動人的一個女郎，一個手上拿着和麪粉的碗的女郎討論以前，他終不願和她們有所談話。

### 第三十三章 利用厚生的母雞與通力合作的牡牛

在西蘭島 (Island of Zealand) 之中心，在腓特烈堡 (Frederiksborg) 中丹麥某王建於「香客」們出「五月香」而上普里穆斯洛克時之大砲臺的濃影之下，在喜蘭勞特 (Hillerød) 古舊的小村之中，我開始寫述關於一個蛋的事。

這是一個奇大的蛋，一個新鮮的蛋，並且還是一個純金製成的蛋。但這個蛋卻不是丹麥的童話創作者安得森先生童話中所讚美的金蛋，那個是鵝蛋，這個卻是雞蛋。生這個蛋的母雞，究竟是蘭山種 (Langshan)，是米諾卡種 (Minorca)，是勒格渾種 (Leghorn)，還是威安多特種 (Wyandotte)，我雖不十分清楚，但終是每年生產二百至二百五十個雞蛋到丹麥雞蛋籃中去的。那一千八百萬隻母雞之一，則不容懷疑的。

這種利民福國的母雞，每年產生的雞蛋，除了丹麥國內消費以外，輸出方面，為數終在六萬萬

個以上，她的每年產額，在最近十年中，增加了三分之一以上。國內現有六萬左右的養雞農夫，屬於那個雞蛋輸出合作公司，這個公司對於養雞，都有規則，普通營業，多是裝銷外國。這批農夫合成了五百以上的地方公司，凡他們所出的雞蛋，除了他們自己膳食之用以外，都須送到公司中去，同時他們要是讓一個壞蛋攪雜在內，就要罰出一元三角八分錢。每個公司的章程，規定社員須每天從雞窩中收集雞蛋，每禮拜送公司一次，所送雞蛋，都不能距生出至七天以上。每公司都用數字標定，這個數字，并且還印在蛋殼上，所以每有壞蛋發見，卻可以回找到那個農夫，甚至於那個生牠的雞窩，也可以找到。因這種規則的結果，出售的雞蛋其優劣極為一致，所以能得到最高的市價，而出售。去今只不過五六十年光景，在這裏還可以每分錢買到二隻雞蛋，通年都是如此，不大變易。此後不久，輪船開始從哥本哈根直駛英格蘭，這點丹麥價廉物美的雞蛋，因之都得暢銷於英倫。在美國南北戰爭以後沒有幾年，輸出之蛋，達一百萬隻，價值八千元。在此後二十年中，輸出蛋數增加了一百倍，至於目前，這個數目已達六萬二千五百萬左右，每隻售價七八分。現在丹麥雞蛋，已普銷於英格蘭，此外還有幾千百萬的雞蛋，銷售於其他各國。

在我汽車遊歷丹麥的時候，我曾參觀過許多養雞場。雞都關在空場中，場外圍着鐵絲密密地織成的高籬笆。每塊約五十英尺對方，地上綠草如茵，中心建着一間木製的紅屋，高與闊等，約六英尺，長約八英尺。其中有棲木和窩。上有一數字，居住其中的母雞，就用此數字以紀錄於這塊雞場的母雞登記冊上。每塊中放着一個棲木，約合住十二隻母雞，每隻雞都有一塊金屬製成的小圈，繫在她的右腳上，上面寫着她的號數，農夫從此可以真確知道她的功過。母雞都喂以穀物和雜料，亦有煮熟的蕃薯和乾渣飼料（farlage）加以適當的骨粉屑，以補助蛋殼的石灰質。事務上各點，他們都詳細地研究過，最好的雞種，他們都選用着。我所訪過的許多農夫中間，有一個告訴我，他雖也養着普里穆斯洛克種，白色歲安多特種，黑色蘭山種和米諾卡種，但產蛋最多的，卻是白色的勒格渾種。

在這裏喜勒勞特，我參觀了雞蛋輸出公司中的一間打包房。這是一間長而低，擁滿着蛋箱的一層頭房子，在紙板做成的小格中的雞蛋，卻和美國預備裝船的一樣。這許多箱子，都從雞場送來，牠們一到公司，雞蛋就由年青的婦女拿出來放在鐵絲織成的格子中，再把牠放到一只在一百支



光的兩盞白熱電燈下面的大桶中。全房間中，除了這兩盞電燈以外，一起都黑暗，在強烈的燈光穿過雞蛋的時候，牠能表示出這隻雞蛋最近的生日或缺點。凡雞蛋沒有一種半透明的紅色，就把牠檢出，不十分完美的雞蛋，就都另外置在一旁。假使牠們已壞臭，不堪食用，那就立刻毀棄，同時主人必須付他的那筆罰費。許多不完美的雞蛋，都做成鹹蛋，把牠放在石灰水的桶中，使牠們得在冬令作鹹蛋出售。因為石灰水和冰房有一樣的用處。在電光照過以後，好的雞蛋都照着大小而裝進木片中。其裝法第一層是木片，第二層是雞蛋，第三層又是木片，第四層又是雞蛋，這樣交互的直至把全箱裝滿，箱闊約二英尺，高約一英尺，長約五英尺。雞蛋出售都論磅數或籃數，不像我們用打數出賣，牠們有時裝在十六磅一箱的小箱子中。裝箱既畢，於是預備船運到英格蘭。

公司的經理說，他以雞蛋在電光的外形，可以立刻決定雞蛋出生的大約日數。他告訴我，在一隻非常新鮮的雞蛋中，蛋黃是在蛋的中心。同時各個蛋都有一個小的空氣袋，他說這是造物預備着備未出殼的小雞呼吸用的。等蛋出世了一星期或一星期多，蛋黃就要離開中心，降至近蛋殼的一個地方，此外還有許許多多，可以看出雞蛋出世多少的地方。

罕森之塞斷氣流，放上汽車停輪機，把牠停在一家丹麥乳油乳餅製造合作公司的面前的時候，正是今日十二點鐘。那時一班雇員，其中有幾個男人，有六個女人，正坐在外面草地上，吃他們的中膳。我們拍了一張照，然後同經理到裏面去參觀分乳間，牛乳就在這裏把乳酪分開，送到大的攪乳成酪的機器中。每架機器，在二十五分左右的時間中，能製成四百磅的乳油。乳酪都由化學的方法把牠變酸，在送到的當天，就把牠製成乳油。經理告訴我，他所用的牛乳，由三百六十個農夫送進來，今天早晨他所收到的牛乳，為數達二萬〇六百二十七磅。乳油價值，依其所含乳油脂肪質的多寡而定，而大多數農夫也都試驗過自己的牛乳，有的并且還保存着每隻牛的乳中所含乳油脂肪質百分比的記錄。在分乳以後，去油的牛乳，都帶回家中，作豬的食料，這些豬後來又都買給輸出英格蘭的合作鹹肉公司。

離開了分乳室，走到了蒸乳室，在這裏，殺菌以後的牛油，都裝進了半品脫或一品脫的瓶中，以備出口。正在這個時候，那班女人已回來做工，我們於是得看到打包的經過情形。這裏的凡百事物，都非常清潔，三和士做成的地板，每天早晨用水洗刷與揩擦，經理與工人，都着了木底的鞋子。

丹麥國內，共有一千二百多家合作的牛乳公司，隸屬於此等公司之農夫，為數計二十萬左右。他們一年中要出產二萬萬磅以上的乳酪，都從合作公司經手以出售。這件營業，每星期要收回二百萬元以上，或每年一萬萬元以上。

但丹麥乳酪自有「四十勞特」(Forty-Rod) 按 Rod 是一種量制名，合十六英尺又二分之一。這個混名，至此也不過幾十年。當時這裏的乳酪，都壞到了極點，離牠所在的一城市方區的距離的地方，就能聞到牠的臭味，這個混名，也即因此而來。那時的乳酪，還並不叫做丹麥乳酪，因牠當時都賣給德國基爾(Kiel)和漢堡地方的中等人士，所以牠輸到英格蘭的時候，仍叫作「基爾乳酪」那時每磅只值一角二分。至於現在，除了新西蘭以外，世上已找不到丹麥這樣品質一致的乳油，也沒有每年產這許多牛乳的母牛了。

丹麥人常以他們乳牛產乳平均數的高於任何國家而自豪。他的凡百事物，都視乳油脂肪質之多寡而定優劣，現在呈報公家的母牛的產乳平均量，大約每半每十二月有四百四十磅。而乳油脂肪質的平均比例，還超過百分之四。

但丹麥還有更好紀錄的母牛。我面前就有二隻幾年前得過銀杯獎的母牛的紀錄。這兩隻牛，在她產乳期最初的三年中，第一年年產了四萬加侖以上。其中一隻叫做息爾克（Silke）的牛，在她第三年中，三百六十五天中，每天要產兩磅乳油，還有三十三磅不計算在內。

乳牛假使放到田野中去，在下雨或天氣寒冷的時候，丹麥的牛都披着外套。她們在牛舍中的七個月，無論晝夜，都受到小心地維護，在其餘的五個月中，有時偶然放到戶外去，這些情形，我上文已略為說及。在她們吃草的時候，她們都不許自由地奔跑。像法國的樣子，每隻母牛都各有活繩結，繩上連着一根八英尺長的鎖鏈，縛在地上一根木樁上，使她只能在鎖鏈所及的地方覓草吃。等圓圈裏的牧草，被她齧得被割草機割過一樣的時候，她就重重地叫起來，我聽他們說，農夫們從這個招呼，知道她們更換地方的時機已到，於是他帶着一柄劈柴的斧頭一樣的槌子走出來，把樁拔起，把牛牽到另外一塊未經吃過的草地上，他又重新把樁插在地上。今天我照了一張在沒有笆的牧場上這樣喂法的十隻母牛和一隻公牛的照片。每隻牛都有一條絨毯蓋在身上，只露出頭，頸，尾和膝以下的四條小腿。我們拍照的時候，母牛一齊叫起來，我想她們大約以為我們要給她們一塊新

草地咧

這裏主要的牛種，是紅丹麥牛，和一種黑白雜色近於遮特蘭的牛。但前者比後者爲優。此外亦有幾隻澤稷種和幾隻產乳的勺特渾種 (Shorthorn)。在我今天下午參觀哥蘭哥蘭牧場 (Kolle-Kolle Farm) 的時候，我看到幾隻最好的丹麥種牛，這個地方，離哥本哈根大約十英里左右，在其牛舍中，大約有一百隻牛，每牛重量，以我意度，都在一千二百磅以下。我在這裏亦看到幾隻優種的丹麥公牛。牠們沒有一隻，比俄亥俄州曼斯菲爾德 (Mansfield) 附近卡奔德羅斯牧場 (Carpenter-Ross) 中價值一千元的勺特渾公牛，有一半的重量。

### 第三十四章 歐洲的阿拉斯加

我現在從哥本哈根到了克立斯坦尼亞（註），要開始寫述歐洲的阿拉斯加（Alaska of Europe）了。在歐洲的西北端，有一塊從這裏延長出去，懸在芬蘭新與共和國西寒的那一面上，像葱頭似的地方，這是一個半島，照秀厄德（Seward）總長的反對者所取的地方混名說起來，叫做『美洲的冰箱』（The Ice Box of America）。這個半島內，包括了那威，瑞典，和丹麥，合稱斯干的那維亞。牠與阿拉斯加幾乎位在同一緯度上。要是我能用一隻飛機，向西去環繞世界，那末我只要飛了從我目前所在的地方到北極的一般的距離，我就可以向下看到朱諾（Juneau）這個地方。在瑞典境內的那個斯德哥爾摩城，在斯卡威（Ska gway）上面還並不十分遠，至於那威境內的脫倫典（Trondjem）城，雖然也只在從克立斯坦尼亞上去幾百英里的地方，卻已和諾母（Nome）

（註）自一九二五年一月一日起，那威都城的名字，又從克立斯坦尼亞改爲牠的舊名奧斯羅（Oslo）。

要一般的偏近北極。而歐洲境內最近北極的那座罕麥非斯特 (Hammerfest) 城池，卻要和我們的阿拉斯加境內在北冰洋岸上的那個巴羅角 (Point Barrow) 有了同一的位置。此外在北極圈以北的境內，斯干的那維亞也要比我們多有了許多陸地。

我們的政府，把那條從秀厄德 (Seward) 到非耳邦克斯 (Fairbanks) 的新路線，誇做牠的「北極的鐵道」，其實在斯干的那維亞，比牠再北上幾百英里的鐵路，也還儘有。這條鐵路，經過斯干的那維亞半島的末端，掘穿了北極圈中的大鐵礦，而終止於那維克 (Narvik)。那維克是那威的一個海口，雖位置比白令海峽 (Bering Strait) 還要來得近北極，卻是一個全年不凍的海口。

歐洲的阿拉斯加，其面積只有美洲的阿拉斯加的一半。但是和新英格蘭比起來，牠卻還比新英格蘭大了三倍。牠的長度深大，假使把牠接放在北美合衆國的國土上，牠要從墨西哥灣一直覆蓋到加拿大 (Canada)。牠南部的幾處地方，又寬闊得和紐約到匹茲堡的那段距離相似。單就其中的瑞典說，牠比俄亥俄州和馬薩諸塞州合共面積的四倍還要大一些。就那威說，則比明尼蘇達州 (Minnesota) 和衣和華州 (Iowa) 的合共面積只小了一點點。從瑞典的北冰洋岸上那個發爾

陀 (Vardo) 地方到南岸上的那個林得斯納 (Lindsnes) 地方，其距離亦和羅馬到林得斯納的距離一樣。換句話說，這個環繞那威海岸的旅行，和橫過大西洋的路程，真是不相上下咧。

這塊廣大的陸地，是人類已知的許多最古岩石中的幾種岩石所構成。在這塊最古的陸地上，東一塊西一片的點綴着許多肥沃的土壤；還有許多湖澤、河流和一大片的森林，參雜於其間。其中屬於那威的那一部分，大半是岩石造成的大高原，長的成喇叭形的海灣，把牠割裂成爲許多小塊。而瑞典的那一部分，卻是一片平原，從這個高原逐漸的低下來，一直到波的尼亞海灣 (Gulf of Bohnia) 和波羅的海。這兩個國家，和那個包有許多小島和這個半島末端上一塊陸地的丹麥，一共有一千一百萬左右的人口，造成了現在可以稱做斯干的那維亞的那一種民族。

和阿拉斯加相比，斯干的那維亞是一個人口稠密的地方了。牠每有二萬個人，阿拉斯加却只有一個人。牠雖和阿拉斯加位於同一緯度之上，牠卻供給得起牠的全體居民，而且還能給予他們一種很安樂的生活。我們的阿拉斯加人，是一種地球上最幼稚的民族，這些歐洲的阿拉斯加人，卻是從最古的民族一脈下來的。據有幾位考古學家說，在契奧普斯 (Caucas) 建造那個大金字塔



的時候，他們的祖先已住在歐洲的北部了。他們在石器時代已在這個地方生活着。降至鐵器時代，他們已把貨物和歐洲的其他國家做起買賣來。斯干的那維亞人駕着船隻，同羅馬人和巴格達的回回教主 (Caliph of Bagdad) 相交易，還只是耶穌降生後不多幾時的事情。在中國開始創造文字的時候，他們已用了琥珀去交換黃銅。他們的播種五穀，裁縫衣服和製造金屬的兵器，都只在帶多女王 (Queen Dido) 建造她的那座迦太基古代城市的時候。這件事情，還在那兩個母狼養大的繪繆拉斯 (Remulus) 和利瑪 (Remus) 手締羅馬的以前幾百年。至於那位所羅門 (Solomon) 建築寺院，那位孔子在山東一個小山上初次發見光明的時候，他們都已經很老大了。

據那些科學家說，這些淨潔而沒有混雜過，像我們現在情形的斯干的那維亞民族，實要上溯到耶穌以前的一萬多年。有幾個甚至於相信雅利安人種 (Aryan) 也就發生於這個地方，這個波羅的海的兩岸上，就是白種人最初的家庭，白種人的發祥地，並不是什麼亞細亞洲。

別的不去管牠，這種民族從中世紀以來所幹的那些事業，我們終已有了很確實的記載。在一千年以前，住在斯干的那維亞沿岸海灣中那些外輕國，就已坐了海船去和歐洲的其他國家相貿

易相戰爭，他們一直走到了直布羅陀（Gibraltar），直至耶穌紀元以後一千年的時候，他們始有第一位信仰耶穌教的國王，他們於是纔都歸入了耶穌教。

此外還有一件事情，對於我們也很重要。這就是在那個時候，已有一位挪威人橫渡大西洋而發現美洲大陸的那件事。此事發生，比哥倫布要早了五百多年。做這個大發見的人，是一個外輕團中的人員，名字叫做呂甫（Lief），是紅人伊立克（Eric the Red）的兒子。他先經過埃斯蘭（Iceland）和格林蘭（Greenland），從此下來，而達美洲大陸，建立了一個殖民地，定名為外因蘭（Vineland）或快樂洲（Happy Land）。現在在克立斯坦尼亞有一隻海船，或者就是當時呂甫所用的那幾隻船中之一，至少也是和呂甫所用船隻相差不遠的一種船。因為這隻船也已是一千一百年以前的古物了。牠是三四十年以前，從科格斯旦（Cogstad）田野的藍色泥土中掘出來的。這塊田野，離我現在所敘述的這個地方，只有四小時的途程，很容易用汽車直到那裏。

這隻船從牠埋沒的地方，運到這裏來。埋牠的地方，離海岸不十分遙遠。牠現在陳列在大學院後面的一座木棚裏。船用橡木做成，船身和船底的龍骨，都還好好的保存着，用我們美國的線尺來

量牠，從船頭到船梢，計長七十七英尺，其闊度恰等十六英尺。從頂上數下來的第三層船邊上，有十六個裝漿用的樞紐，其舵則在船的右邊，單從這隻船看起來，雖找不見一隻錨，但我敢放膽地說一句，這種船隻在停泊時所用的錨，和我在歐洲旅行開始時所站過的那隻曼傑斯的克船頭上的大錨比起來，牠一定要等於小孩子玩的那種玩具了。你就把這隻錨放進曼傑斯的克的球戲房去，在牠的周圍，還仍舊可以讓二百多個人從容的來往。但是伊立克孫·呂甫的橫渡大西洋建設了美洲海岸上第一個殖民地，就只不過用了這麼樣的一隻小船啊。

這是一個最先到美洲來的斯干的那維亞人。你假使細心地去考查我們的歷史，你可以發見，他們還正在繼續的到這裏來。至於瑞典人在大西洋上的殖民，也並不後於荷蘭人。在印第安人 (Indians) 賣了滿哈坦 (Manhattan) 島以後的十五年中，在德拉瓦河上，便有了一塊殖民地，命名新瑞典 (New Sweden)。此後不過二百年，瑞典言語便通行於美洲瑞典殖民地上的許多教堂中。在賓夕法尼亞州，德拉瓦州，和新澤稷州中歷史淵久的家庭，大都是這些斯干的那維亞民族的後裔。

大約在百年以前，那威的朋友會教徒（Quakers），開始到北美合衆國來。稍遲一點，則有一大批瑞典人的移民，再後又有丹麥人的移民。現在我們北美合衆國中，這種產生於斯干的那維亞的人民，大約有一百十萬，和他們的孩子合起來有五百萬左右。換而言之，他們二十個人中，有一個是生在美國國旗之下的。在北美合衆國中之那威人，比在克立斯坦尼亞城中要多十萬，而瑞典人則比斯德哥爾摩城多二十萬。

這許多斯干的那維亞人，都是我國國民中之優秀分子，他們在教育上，在工業技術上，在文學能力上，都勝過於我國在海外其他地方生長的國民的平均數。同時我們又沒有比他們再好點的農夫。而且他們又都能自然參加各種政治運動，對於我們政府的監督，其功績不在愛爾蘭人之下，這又是誰都知道的。他們除此以外，又曾像愛爾蘭人的得到過戰士的榮譽。斯干的那維亞人在目前雖已趨於平和，在過去時期中，他們卻有過許多次數的戰事。從前是丹麥人管轄着那威人，直至一八一四年，拿破崙被人打敗以後，丹麥人纔失去了那威。那威於是與瑞典相聯合，如此合在一起，至一九〇五年，那威始由瑞典分出，成爲一個獨立國，同時選舉了丹麥現在國王的兄弟，做她一國

的統治者。她們於是分離，各自成爲一國。

### 第三十五章 克立斯坦尼亞之遊

那威人之住在美國，似乎住在自己家裏，這種心理，其實不足為奇。因為他們的老家，和我們密執安 (Michigan) 和威斯康星 (Wisconsin) 的松林地帶，實在真相像。那威的農舍，都孤獨地散處田野之中，不像法比德等，都厝集於一處，房屋大都用木料蓋造，和我們又很相似。城市中的房屋，都建築得很寬敞，克立斯坦尼亞附近的許多別墅，都可以和聖保羅 (St. Paul) 和明尼亞波利斯 (Minneapolis) 的相比美。其中最好的住宅區域，也和聖保羅的最好街市，不相上下。而且房屋都附有花園。此外屋頂成許多三角形的小屋，在美洲很常見的，這裏亦隨處可見。兩地小屋重要的區別，就在於屋頂的不同。這裏的屋頂，大都蓋着光輝耀目的瓦片，普通呈紅色，亦有用黑色或黃色的。克立斯坦尼亞商鋪的房屋，和我們沒有建築凌雲的高屋以前的房子一樣，大都只有四層以至六層，建築的方法，亦很相似。兩地商店的形式，又極相像，不過這裏沒有美國城市中的商店來得

大。店鋪的窗上，都裝飾得很美觀，商人對於商業經營，亦大都具有心得。

你假使在天初破曉的時候，坐飛機降到克立斯坦尼亞的城中，你一定要以為你已到了美國的一個城市中。你將看見軀體魁梧的男子，高身美髮，藍睛引人的女子，你將在商鋪中看到美國的商品，在農田上看到美國的農具，而且無往而不見美國製造的汽車。此外，你還能遇見多過歐陸西部任何國家的運貨汽車。

克立斯坦尼亞位於一個深闊的喇叭形海灣的頭部，這個海灣從此地彎彎曲曲地達到北海。海灣頭部有許多小灣，造成了很優越的海港。灣中船桅林立，自世界各國運來以及運到各地去的貨物，都正在這裏裝的裝，卸的卸。那威是一個稱雄海上的強國；那威人都是天生的水手，他們的船隻，盪漾於地球上的任何海洋。所以他們有一種極大的運輸業，置備着幾十艘大輪船，和六千隻左右的快船，每年在運輸貨物上，要賺了幾百萬元的銀錢。

現在到和爾門哥倫（Holmenkollen）來，由你自己來觀察那威的京城。我們可以由電車上升至此，這部電車頂上有一隻粉桶大的車箱。牠能把我們帶到天空中，高出於克立斯坦尼亞，其高

還過於愛菲爾塔之於巴黎，於是我們得放眼欣賞腳下的城市和海港了。我們上去的途中，經過許多村堡和小塊的樹林，最後到了斯干的那維亞人所認為最愉快的一個熱鬧市場。這正是日落西山的時候，我們看到了世上美麗的一個市景。我曾從高眺過各國的都市。我站在愛菲爾塔上而攝取巴黎的風景，我曾自叔伽羅甫 (Sugar-Loaf)，一個正對城市高出海上的大岩石，寫述里約熱內盧和牠的雄偉的海港，我曾從聖大盧栖阿 (Santa Lucia) 鳥瞰智利的散地牙哥 (Santiago de Chile) 風物。聖大盧栖阿是一個遍地園林，在銀色安第斯山包圍中的偉大建築物中間凌雲而直上的峭壁。我此外又從佩刺 (Pera) 小山而下窺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自息坦特爾 (Citadel) 而下窺開羅 (Cairo) 和牠的荒涼淒切的回教禮拜堂，最後，但並不是最微小的，則曾自華盛頓紀念塔以俯視我們美國的首都。這點城市，都各有其特具的美景，然克立斯坦尼亞似乎超越了一切。牠所由立身的大海灣中，星羅棋布似的點綴了綠色的列島，許多小灣的背面，掩護着森林葱鬱的小山，屋宇臨水而建，在綠色叢中，獨立着白色的牆垣，和紅色的屋瓦，調和成一種幽靜而又雄麗的風景。



這是和爾門哥倫夏天的景緻。在隆冬時令，宇宙都蓋滿了白雪，其風景於是更爲動人，四圍乃都成了一班精神最快活的家庭。在和爾門哥倫亦應時而舉行一種滑雪賽（Skinning Derby）。這是一班溜雪和滑雪的人的一種盛大的運動會，與會的人，不但來自那威，并且來自北歐諸國的亦不少。和爾門哥倫的跳冰，從一根木架跳下來，這根木架和我上文所述的地方不十分遠，高過於聚在凍結的湖上和下面山腳上的觀察的頭上，於是滑下了這個斜坡。這次跳躍，距離有一百多英尺遠，由四萬左右坐在途線兩旁大椅上或立在白雪上的觀衆監視着。這點雪地，就是架下的空隙。跳冰這件事，皇家的貴族，國會的議員，以及那威高等社會的人員，都常常到場與賽。

那威國王自己也非常喜歡跳冰，他和他的王子，在冬天常從事於這種運動。關於這件事，他們和已往的那威國王一樣，這班國君，就在美洲尚未發見以前，也已以他們在雪上木道中從事跳躍和滑雪的競爭，著名於世。這種遊戲究竟是誰創造出來，現在已沒有人知道，但在耶穌紀元前六百年的時候，據說這些人民已有了跳冰滑雪的紀載。

跳冰這件事，可以稱爲那威的民族遊戲。聽說在幼年的時候，孩子們已由家長教授跳冰的

技能。最初在小的東西上練習跳躍，往後年歲漸大，跳滑的距離也逐漸增加。村落中大都組織着跳冰俱樂部，每個小村的山麓上，終蓋着一所憩息的茅屋，以便跳冰的人的暫住。在冬天還有跳冰會，青年的男女都離家遠出，從事這種遊戲。這種遷移的方法，國內若干地方的農夫，格外採用得多，據說那威國內，自十一月以至翌年三月，深雪沒徑，所以這批人只有做這種事情。

跳冰這件事，成爲那威軍隊中訓練的一部分。兵士必須具有跳冰的本領，他們練習的時候，由一匹快馬在前引導，有時一個人騎在馬上，背後跟着在跳冰板上的幾個兵士，每個兵士都用皮帶和馬鞍相連結。兵士對於雪上的跳冰，賽跑，跳躍和滑溜，都勇往直前。要是人記起了意大利人和奧地利亞人 (Italians and Austrians) 在嚴冬時候的一次戰役，他可以看出，在那威這種樣子的山國中，這一類訓練實是非常有價值的。

我對於跳冰鞋之做法，徵求過幾個問題的解決。這類鞋子既不像跑冰鞋，因爲跑冰鞋是一種網球拍樣子用許多繩子結起來的東西，而跳冰鞋則爲五英寸濶七英尺長的長木條。最好的木料是梣樹 (ash) 因爲這種木料容易彎曲，可以在足趾上彎起來。鞋子縱的方面，各處厚薄不同，中間

放腳的地方，厚約一英寸，但漸漸漸薄。到末端則捲了起了。鞋用繩子縛在腳上，而且要好好的扣住，以免脫落。

在降下的時候，兩只鞋須平行，兩腳必須相離很近，身體必須保持其平衡。在滑下山坡時候的速率，終可以比得上特別快車，在馬拉敦（Marathon）的幾次比賽中，有一個人造成一種新紀錄，在二十一小時略多的時間中，滑了一百三十八英里。這個人是一個拉普種（Lapp）人。

那威人的戶外遊戲和爬山，使他們成爲世上最強健的一種民族。他們并且又是常在尋找財富的人。只要略爲注意於那威的經濟狀況，就可以看出他們的節儉來。國內似已沒有一個貧民，然而克立斯坦尼亞，仍和其他城市一樣，設立着許多慈善機關。其中最著名的一個，叫做斯替姆刻村（Steam Kitchen），我曾經參觀過。這個機關成立於六十年前，由一班慈善家所組織，專以廉價供給一般貧民所需的各種食物。當時創辦人允許公司按照投資額抽取百分之六的利益，同時每年還須捐助一部分利益作爲救濟貧乏的費用。因爲在那時候每年終要賠本多少，所以股東還須陸續補充股本，但後來公司營業漸廣，於是開始有紅利可以發給。這個機關已成爲歐陸各國都城中心

最賺錢的一種營業。然至今仍未嘗改其原來補助貧民的宗旨。好幾千沒有妻子的學生和獨身的女工，都在這裏吃飯，終年未有變易，還有幾百家貧苦的人家，也由這個公司以低廉的價值，供給一切優美的食物。

我找到這個公司，卻原來在離開城市的熱鬧中心不遠的地方，只不過是一所平凡的櫻色的建築物。我進去的時候，正是中午，有五百個男女老幼，正坐在大理石的桌上吃他們的午餐。男子都戴着帽子，女人都出着頭。他們在工人中看起來，衣服都已是很好，他們的行為舉止，也都很不差。各人都由自己動手，拿着碟子到櫃上去盛羹湯麵飯。在這個時候，有許多男孩和女孩子走進來，在出去的時候，都帶了許多羹湯和麵飯之類到家裏去。

大餐自上午十時至下午六時，一天之內，平均約有二千以上的食客，有的一天來兩次，但他們一天的飯物，所費終不出三角五分錢。有買飯的票券，在公司中出賣，這種票子，都由慈善家成束的送進來，在這裏再把牠散開去。有的時候，假使有人替公司做了一點零碎的事務，他的工錢，常常是現錢和飯票。因為給於乞丐，飯票似乎較好的現錢。



在那威每年跳冰比賽的盛舉，和爾門哥倫的大跳躍中，跳的人從陡峭的山麓上一塊木條跳下來，跳過了數千觀衆的頭上，自木條至達地的距離，有時要超過一百三十英尺。



古代的諾斯教堂 (Norse Churches) 都建築於十二世紀，玻璃還沒有發明以前的時候，所以其內部非常黑暗。牠們在近門的地方，常常有一間小屋，這是預備那點人放下戰鬪用的利斧，而從事於祈禱的。

在果子成熟的時期，公司中臨時開辦一個罐頭部，在肉鋪中，有肉類出賣，在麵包部中，有麵包出賣，整批的或零碎的出賣給公衆。因有了這個公司，那種專用次等貨物賣給貧民以謀利的下等菜館，根本消滅，這也就是牠的一個功效。

## 第三十六章 半夜耕植的地方

你假使能在一處太陽長夜普照的地方，從事農田的耕植，你將如何快活與歡欣？你想想，在什麼地方，你可以在中夜一點鐘的時候，收割燕麥與蕃薯？在什麼地方，你可以永日永夜的從事於農作物的收穫？

這只有在這裏，在這裏那威，事實上是如此。當那威的夏季，日光在半夜裏高照着大地，曙光在其餘的大地正酣遊睡鄉的時候，便已開始進行牠的工作。在那威的北部，太陽常遲遲其行，要到中夜十二點鐘纔下山。我在阿拉斯加的中心育空（Yukon）地方，曾親眼看到過這樣一次情形，我在這兩個地方，曾在夜與晨中間的時光，賴日光而讀報。所以這裏的夏天雖短促，但有了自然每天工作十六或十六小時以上的漫漫的白晝，已可兩相抵消而有餘。

這種情形，固是那威農事上的一個優點。但那威的農事，同時亦有種種的缺點。沒有許多農田

可以讓他們耕作，就是其中之一。那威國內，岩石與森林，割據了一大部，每一百英畝中，只有三英畝的田地，已在耒耜耕種之下，其餘的田，有七十五英畝，完全沒有利用的價值。其中只有一塊較大較好的農田，然也還不及羅得島面積的一半，其位置在那威的西南角，與情形相同的丹麥相接近。在這個區域內，地面平坦而光滑，生產了多量優美的穀物。

我從哥本哈根北上到克立斯坦尼亞，在那威的南部，跋涉了四小時。全路程中，岩石的中央都點綴着那點所謂『大地的手巾。』有的地方，這種手巾，夾在半身埋沒的花崗岩和石礫的中間，黑白雜色的肥牛，在牠們上面自由地吃着牧草。有的地方已經開墾，略許有一點燕麥和蕃薯之類，散落在那裏。

我，在這裏，幾乎沒有一處不看到那種原始的岩石。這種大地的情形，使我想像到地球老媽頭髮半禿的頭來，石上疏疏落落生着的松樹，很像禿頭上留着的幾撮小頭髮。這點岩石，都被自此地滑到全歐的大塊冰河所摩擦，這又使我憶起羅得（Oecil Rhodes）埋葬的地方，南非洲的麥他拍司羣山（Matoppos Hills）來。我們每隔幾分鐘，就經過了許多湖澤和溪流。溪流中都飄浮着製柏



用木下流到工廠所在，供製造紙之用，我們又經過一個鋸木廠或製粕廠，牠們有的正在裝運木料和紙張上船。

我自克立斯坦尼亞以至此地，我一直在那裏坐着汽車跑。目前所在的地方，農夫們都聚集着從事於冬糧之收穫，如收割燕麥和採掘蕃薯等的工作。蕃薯爲此地所能生長的唯一的塊根植物，每年產額約二千五百萬英斗。我於是停留於男女磨集的一塊農田上，看他們收集塊根，裝進箱中，以備出賣。這塊田大約六十英畝，爲我旅行中所見的最大的一塊。

那威的主要農產物，要數燕麥，生產於全國各地，而且大部分生產於岩石圍繞的小小一點薄土上。在這次途中，凡是土壤良好的農田，似乎都種着金黃色的燕麥，其中幾處，每使我想及海中的鱈魚，鱈魚之背，猶此穀類，鱈魚之黃色的觸手，則伸入於岩石之中。在農作物已割去的地方，麥桿都捆縛成束，粗約等於我的腰部，高約八英尺。每一單塊的農田上，終有許多這種黃色鬼物似的東西站立着。有的地方，則把捆成細束的穀類，都高懸在岩石之上，像許多晾曬於風日之下的衣服，也有用一端尖的木桿，插入地中，上面架着長桿，做成十英尺至十二英尺長的架子。燕麥之類，就掛在上

面，一束一束的層疊着，互相覆蓋，以免雨水之滲入。其中也有長等農田，高達人頭的架子，做成燕麥編成的矮牆或籬笆。

你們總該記得裁判官與摩德米勒那首詩中：

摩德米勒在一個夏季的日中，

愉快地把集那草地上散落的乾草——

那兩句詩罷。但這是美國的譯文，在那威卻是：

當年青的裁判官檢點投票的時刻，

他看見摩德米勒正在捆他的燕麥。

在那威，每塊農田都有牠的摩德米勒，而且牠們全都經過表決。有丰姿動人的女郎，出頭露臂的跟着男人工作於田上，農夫的家庭，都幫同農夫從事於收穫。今天我佇足於一塊種着穀物的農田上，一個父親，他的兒子和兩個女孩子，正在合力收穫燕麥。兒子是一個外貌粗魯，長約十六英尺的人，女孩子大約有十五六歲的年紀，生着美麗的頭髮，碧藍的雙瞳。男孩子用鐮刀割芟燕麥，女孩

子則跟着他把燕麥收起來用稻草做繩子，把牠捆成了小束。

同時這個農夫也正在從事於捆疊。他先在地上用鍤掘一個洞，於是把一根八英尺高的杆子，插在裏面。等他固定以後，燕麥就開始從頂上插進，而拉到地面，散布在杆子的周圍，這樣繼續進行，終至於高達桿頂，於是蓋上了一個頂，使不致有雨水的透進。

在美國大都用機器以收割燕麥，用收穫器以捆打燕麥。這裏的田塊都太小，不能利用呆大的農具，只有幾塊較大的田上，使用着幾架收穫器和鐵的草耙。不過從美國運來的第一架曳引機，卻已造成了那威人的一種好印象，所以現在用的也不少，終有了三百多架。就大體而論，大部分農作物，至今仍專恃兩手以種植與收穫。在山岳中，則草捆束以後，都從鐵繩索上滑溜到山下的倉庫中。

那威的山岳居民，又另有一種著名的農事，那就是夏季的牛乳房，普通叫作『西特』（gefer），這是一間草泥蓋頂的茅屋，牛棚都在接近湖沼溪流的一邊山麓上。六七月間，農村中女郎都把家中的牛羊，驅到這種牧場上，孤獨地居住了兩三個月，從事於牛乳羊乳之搾取，以及乳油乳酪之製造。她們的家庭，對於她們獨居山麓，都視為與家中一樣的安穩，有時偶然有她們的愛人，成羣結隊

的在星期日爬上山來望着望她們。這樣的一直要到寒冷的九月，她們纔帶着美味的乳油乳酪等冬季的糧食，回到了家中。但近來因為旅館中普通所出的工資，常較優於此種辛苦的工作，所以這班女郎已大都脫離了農事或西特的生活，每年成千的移民到美國和加拿大，因為這兩次地方，都非常需要她們，來做管家婦和農夫的妻子。

在那威還有一樁常常交在婦女身上的事情，就是拉取山岳上槐樹的嫩葉，以備畜食。她們在八月中，把嫩葉和紅色的果實都拉下來，小心地保存着，以備冬天乳牛的食料。同時小的樺木的嫩枝，也一樣的收起來，以備綿羊的食料。

## 第三十七章 那威的森林與水澤

關於這點喇叭形海灣沿邊的農事和這塊歐洲北地的美景，我原想有一度詳細的敘述，但景物宜人的那威，也不得不提出來另外講。在地球面上，那位老海神之吞嚙大陸，恐怕沒有一國比得上那威的厲害，他在這裏，把偉大的攔住海岸的岩石，一總吞沒，使海水跟着高達半英里或半英里以上的峭壁，而深入內地。這種羣島連互的情形，除了阿拉斯加以外，也就世無其匹。同時這種全國半是森林的情形，全世界的松柏之區，也將因此而等於鄒下，所謂區區不足道了。

我經過這塊農業區域的時候，我幾乎時刻在森林之中，松樹高大，直冲雲霄，上達於克立斯坦尼亞，此外找不到樺杉的地方，也是絕無僅有。大抵每五英畝中終有一英畝是森林的領土，其中重要出口，則爲木段，木材，紙粕和紙張。

那威在世界大戰的時候，曾供給過大批的木材纖維，這是從木材中提煉出來的一種木精，用

以製造炸藥。同時德國也發生了一種新工業，利用木毛，以造成各種織物，德人所穿之紙衣，卽以此製成。現在人造毛的專利權既被那威所得，所以此後我們又可以從松杉以製成紙做的衣裳。

至於最近，木質纖維又作了牛的飼料。而工藝化學家又發明了一種從廢物提取酒精的方法。法於是一大批木質纖維製造廠，又附設了酒精提取廠，此種工業，其前途必將大有希望。卽在目前，也已雇用了數千個那威最幹練的工人在那裏製造。

在這次遊蹤所至的國家，無論那一國，對於她們製造水電的需要，似已都有了覺悟。因爲大戰中的煤荒，已激起他們對於替代用煤燒電方法之研究，要是有法可想，他們就不惜在礦中重建電氣廠，或利用瀑布以救濟之。我在上文已說過利用隆河以行駛法國火車或機器的大計畫，我也告訴過你關於比國要電化幾條幹路那個計畫。其實這種利用『白色煤』(white coal)的計畫，就是在那點毫無煤產，同時又地勢平坦，毫無瀑布可資利用的荷蘭與丹麥，也早已認識。現在斯干的那維亞既滿地都是銀光閃閃的瀑布，這個問題，其生動可以想見。

就那威國內可以利用的水力而論，她儘可稱雄於全歐。以人口或面積與瀑布之比例而論，她

還可以稱雄於全球據可靠的統計，她總有足以發動一千二百萬馬力的瀑布，分布於二百萬人口所在的不到十二萬五千方英里的面積上。換句話說，平均每平方英里約有一百馬力，每人有五馬力以上。試將這些數目與美國相比。美國現在可用的馬力，共有三千萬，比地球上任何國家爲多，然每方英里也只得十馬力，每人還不到半馬力。

一千二百萬馬力！這就是這個只有花崗石和松杉，只有焦炭而沒有煤的地方所有的白色的煤量。一千二百萬馬力！有幾個工程師計算，要全年中每天發生一馬力，須有十噸黑煤，把水燒成了蒸汽。所以這些白色的煤，必須先用十來乘，然後可以和世上黑煤的價值相比較，而分別牠們的高下。根據這點說起來，那末那威的水力，每年價值一萬二千萬噸的軟煤，或等於目前全球煤產總額的百分之八。所以以每年產煤額而論，美國年產六萬萬噸，五倍於那威。在瀑布方面所能生產的價值，比世上任何一國的產額爲多。英格蘭只有美國的一半，其餘諸國，更少於此。然那威瀑布中的白煤，因有雨雪與各種蓄水處如湖沼盆地之類，能保證其全年中的電力，有一種穩固的供給。至於此外各國，則水電能力，大都只能利用六個月，以至八個月，此外各月，因水流極低之故，必須用蒸汽

以救濟。在三比西 (Zambezi) 就是所謂南非洲的耐亞嘎拉 (the Niagara of South Africa) 也就的確如此。據說在三比西水大的時候，也頗可以發出三百五十萬上下的馬力，但在河水低的時候，瀑布也就等於消失。

那威現在已在利用的瀑布，所發馬力，約在一百六十萬以上。這個數目，雖只及我國的四分之一，但已遠過於歐洲的其他諸國。這點瀑布，大都高出於海面，可以和阿拉斯加東南部的瀑布相比，而無愧色。瀑布之水，都從高岩峭壁上直接噴到深灣中，所以最大的汽船，也可以一徑停在水力電站的附近。這種海灣，也因此而全年不會凍結，與築大工廠的機會，也因此而增多。其中有幾個瀑布，自山上流下，一瀉一千六百英尺以至一英里以上，同時又有許多湖澤幫助牠，使水量得到了相當的節制。

那威全境中，瀑布隨處皆是。所以要把電力通到人民的住宅之中，可以無需有長距離的通電線。在已生發的一百六十萬馬力之中，有四分之一專用以供給電燈，電車，家務與農事，其餘則用於幾種大工業上。水力電站全國計有二千以上。建築在都市或鄉村間的房屋，至今還沒有利用電燈



的，已爲數極少，大多數的家庭，都已裝用電爐電灶和暖室的器具。

至於那威水電將來的大進展，或還在電氣化學和電氣冶金學兩種工業上。那威現在利用牠的瀑布，從空氣中取氮氣以製成人造肥料，以與智利（Chile）的硝石相競爭。硝酸鈣與特效化物也有了大量的出產。這是一樁費了二十五萬馬力的大事業。此外又製造了許多碳酸鈣。凡此種種化學的產物，其價值已達一萬萬元以上。

那威的種種最大財富中，藏在海中的東西，實爲其中之一。此中一類爲魚業。外輕團的子孫，都是精巧敏捷的漁人，歐戰以前，每年終要輸出二百五十萬磅的乾魚到美國各地。那威的乾鱉魚，分銷遍全球。上溯至一八一二年，那威輸出的鱉魚，還不過三百萬磅，至於今日，輸出的數額，差不多要大了三十倍。政府對於此業，亦非常重視，常派遣專員，向漁人演講，指示鱉魚劈開的最好方法和適應市場需要的曬乾方法。

此外又一種大量出產的魚是鱈魚，最近則鯨魚亦已有相當的產額。那威人四方飄蕩以捕捉鯨魚，現在以南冰洋爲他們最好的根據地，每年從此地捉到的鯨魚，爲數終在一萬以上。他們的船

隻，都帶着『魚叉炸彈』(harpoon grenade)，這是一個新近發明的東西。其法用一個定時爆發的炸彈，由架在船上的大炮放出去，使牠在鯨魚的腹內爆發起來，或把牠頓時擊斃，或使牠受傷以便捕捉。

現在又有了一種新發明，能把鯨魚變硬，使成爲一種脂肪，以代替乳油等等的食料，據近今科學的證明，這種魚油其易於吸入人體內部的各系統，與其他美味的脂肪，正相彷彿。所以從鯨魚的身上，那威現在又得到了大筆的錢財，而那威之得免於脂肪饑荒，不至像戰時歐洲各國的受苦，這種硬的鱈油，實有莫大的功勞。

## 第三十八章 北方之一島城

在波士頓之北一千多英里，紐約之東約一百五十英里，比西特喀（Sitka）和阿拉斯加還要近北極的地方，有羣島拱抱着的一座大城。牠的基礎，全在花崗岩之上。這些岩石，在北歐全部被冰蓋住的時候，都被冰川磨擦得非常光滑。岩石中間，橫割着大河巨川。在這座城市與一個世上最大鹹湖的中間，縱貫着六十英里的羣島。在城市的背面，則有一淡水湖，湖中島嶼實計一千六百三十個。在城市的前面，島嶼都向前伸長到波羅的海，或向南向北向東到芬蘭。城市四周，有許多由上帝創造，經人類改進的非常優美的景物，這種環境，可說是蓋世無比。

有人把這座城市稱為北方的威尼斯，其實威尼斯還及不上牠。只有暹羅的盤谷、中國的蘇州和那些有十數條川流環繞的城市，纔可以和牠比美。在這座城中沒有一條較狹於威尼斯大運河（Grand Canal）的河流，那些圍繞城市，或橫貫城市的河流，都寬暢而深邃，大的輪船，都可以在

河流中央往來行駛。這座城市的名字，叫作斯德哥爾摩，就是瑞典的國都。

威尼斯是位於一大片濕地之上。阿姆斯特丹是站在堆積物之上，這些堆積物都成於水中，傾斜不平，像吃醉了酒似的。在渭南河 (Menam) 灣子上站着的盤谷，其基礎則浮於水上。彼得格拉 (Petrograd) 亦然，且因蘇維埃 (Soviet) 政府不加注意的緣故，已在那裏很快的回復到從前沼澤的故態，這種沼澤，就是當時在大彼得指揮之下，彼得格拉之所由興起的。至於斯德哥爾摩的基礎，卻沒有一處不穩固，牠的花崗石的造成，在大冰川融解以後，牠的面目顯露的時候以前，不知有幾千萬年。在這裏的建築物，大都非常偉大，就是近水的也都很堅固，我上面所說的那些飄浮水面的城市，萬萬不能和牠競爭。國王的宮殿，是一所花崗石造成的偉大的建築物，占地三英畝以上，這個方形的宮殿，被圍在廣場的中心。在我們向英國宣布獨立以前的十六年，這個建築物已建築在一個島上了。

瑞典的年歲，比歐洲任何國家要來得大。王國建立了已一千二百年左右。現在的國體，是一個有兩個議院的君主立憲國。這兩個議院中，前一個有一百五十個議員，從市議會或郡議會選舉

出來，任期八年。後一個有二百三十個議員，是由人民普選的，每四年改選一次。瑞典的婦女，都享有選舉權，在兩院裏也有好幾個女議員。

和這個島嶼相距約有手槍子彈射擊的距離的另一個島上，建設着兩座議院，這兩所建築物，價值數百萬元。此外的島嶼，還有許多，其中一個島上，有一座新建的市政廳，廳上有一高塔，塔頂有一座銅製的希臘字匾額，最上端是一個金製的大球，像一個圓圈之月，懸掛在天空中。球的上面，在一根金杖的末端，掛着三個金鑄的皇冠，這種皇冠，就是瑞典國的國徽。

這座市政廳是一所紅磚造成價值千萬的大建築，上面蓋着一個銅製的在那裏閃閃發光的屋頂，但因為受了天氣的影響，已斑點駁雜的變成了綠色。這種屋頂都是製成的銅方塊，蓋在上面的。每一銅塊，就表示一個國民的愛國熱誠。在世界大戰期內，關稅增高，銅價飛漲，市政府爲了省錢起見，決定把那些紅色金屬的屋頂，棄去不用。於是這批斯德哥爾摩人開始自動的助款，你跟着我，我跟着他，都先後把手摘進袋裏去，拿出六元錢來買一方銅製的薄板，這就是現在蓋在屋頂的銅方塊。雖然一方面規定無論什麼人只准捐助一塊銅方板，千萬塊的方塊，卻只會源源而來。這所房

屋，遂從此蓋好了屋頂。至於捐助者的名字，則即刻在他所助的那塊銅板上。

我從事這個羣島環繞着的城市的旅行，是坐了船梢上掛着美國國旗的美國公使的汽船。現在假定你坐在我身旁，我們把這個旅行重新再演一次。這隻船是一隻普通稱爲『島外瓜艇』的小汽船，因爲牠的大小和堅固，都足以在海上行駛，假使有人願意，儘可以坐了這種船去橫過大西洋而至於芬蘭，所以起了這麼一個名字。這隻汽船大約有四十英尺長，十英尺以上寬，離船心不遠的地方，按放着一部燒汽油的引擎。牠所用的汽油，是一種價值六角錢的汽油，但沒有一隻化炭管(carburetor)。牠現在由一個瑞典機手駕駛着。

我從那所朝着碼頭的大建築物皇家大旅社(Grand Hotel Royal)開始出發，上溯河流而經過了王宮。從十幾只自波羅的海進來的小輪船身邊駛過，溜過了花崗石造成的許多橋樑，而到了斯塔頓(Staten)羣島。於是緊跟在一隻漁船的後面，船上的漁翁，用一個橫的軸輻，把一張徑達十英尺的大網，拋進了水裏。在這裏隨時隨地，都可以見到像他那樣的許多漁父。在船的右邊，我們可以看見皇家大戲院，昨天晚上，我就在這個戲院裏聽到卡魯蘇(Carusso)的後繼者波的斯的

尼 (Battistini) 所唱的里哥雷 (Rigolotto)，戲院的外面，是國王的花園，是國都中冬天的唯一散步場。再遠點是許多外國公事房，銀行和其他大公司。這些狹窄街道的後面，是商業區域，有許多充滿着各種精美貨物的店舖。

再往前走，又走過了建在光滑如鏡的花崗石上面的許多島嶼。有幾個島上有許多工廠，有幾個島上有許多貨棧和大木作。在某一個島上，我看見了一個牢城，在別一個島上又看到了瑞典的軍官學校，或稱做西角 (West Point) 學校。這個學校正對着水國，和我們哈得遜 (Hudson) 海灣上的大學校一樣。這個島上，還有許多私立學校，類多有一個近水的運動場，場上有四十個光髮碧眼的孩子，在那裏遊戲。我們站住了，攝取一張正在做一種「環繞好運」 (Ring-around the Rosy) 遊戲的女郎的照片，於是把那些正在來往奔跑着從事於「聯合足球戲」 (association football) 的男孩子，一時拆散了。這裏的孩子，其態度和舉動，同我們美國學校裏的孩子一樣，不過他們又比較來得謙和些。當我們離去的時候，孩子們都高高的舉起了便帽，在我們離開碼頭的時候，他們都給我們以一種誠摯的級聲：「啦！啦！啦！！啦！！」

瑞典人真是一種文明的民族。她的烏布薩拉 (Uppsala) 大學，在哥倫布發見西半球以前，已經創立，現有學生二千五百個。還有各種學校和學院，而普通學校教育，又是強迫的。所以沒有受教育的人的百分比，比美國要低得多，在這裏旅行了許多天的旅客，常常不能見到一個不能讀書或寫字的男子與孩子。

婦女們也都受過良好的教育，有幾個並且在文壇上還享着盛名。拉革勒夫 (Selma Lagerlöf) 就是今日女著作家中之一位先進。她的小說中，有一篇已譯成了十二國文字，她的童話集尼爾斯冒險記 (The Wonderful Adventure of Nils)，這是講一個瑞典孩子變成矮人，騎在一隻天鵝背上，飛過瑞典的童話，和格黎牧 (Grimm) 安得森的童話，在文學上都占着同一的位置。現在在初級小學裏，都用這冊童話，來做讀本和地理讀。拉革勒夫女士曾得過諾貝爾 (Nobel) 的文學獎金，並且是舉進瑞典學院 (Swedish Academy) 裏去名垂千古的十八個人中間唯一的婦女。

我除了在水道中，觀察了這座城市而外，在街衢上也費了不少的光陰。就我所見的東西中，我所最喜歡的，要算斯德哥爾摩的電話。這裏的電話，大多數獨自掛在街角上或公園中，外觀很像壁



上裝着玻璃的哨兵舍。每個地方都有一個投錢的小洞，同時也備着一張印就的卡片，片上印着斯德哥爾摩地方和全國各地使用時的各種價目。

在酒館中也都裝着電話。有的連桌子上都裝設着電話機。你坐在那裏，你假使要給你家裏一個消息，或者要向在別地方的一個人問一件事情，你所要做的事，就只是把你手指彎屈一下子，這樣就有侍者會把電話機送過來，你就可以和你所要的那個人談話起來了。

這裏接電話線的女郎，都是由政府雇用，因為瑞典政府辦理這個電話事業。她們都非常和藹，你終用不到搖第二次的鈴。她們常常把“Hello”這個字，唸成了“Hallo”的聲音，把那個重音節放在末了一個綴音上。假使你所要的那條線是空着沒有用，她們斷斷不會回你說，這條線是正在有人說話的。

我在斯德哥爾摩所喜歡的還有一件事，那是每天吃的食品。這點瑞典人是居於生活最好的近代人類之列的。他們吃飯，早晚不同，中間還夾着多次的小食。在他們美食法上，還有一種奇特的食法，叫做“smörgåsarbord”在規定時間用午膳或晚膳以前，要先吃一種利胃的東西。這種東西

有時就按放在餐桌上，有時則置於別一房間中，或這間餐室裏的別一桌子上。譬如有一張長桌，上面滿列着盛滿了各種美味，醬菜拌鹹肉，魚鮮以及乳酪的碟子，來客們就應先努力於吃這點碟子裏的東西，這件事情，其目的就在於引起食慾以等正菜的出來。我有一次在大戲院酒館裏吃一次飯，爲了這種所謂 *smoergabord*，還付了一筆小帳。這次菜中除了醃腿，醋溜菜和乾魚之外，還有從瑞典北部來的『北地乾鹿肉』，從俄國來的鹹魚片，半打鹽醬調製的生菜，擦着白脫油的麵包和四種酒。

瑞典人全是老饕。但他們現在也想減起他們的酒量來了。他們實行了一種新條例，對於那些人沈醉的飲料的出賣，有了一種限制，這樁事情，他們以爲比我們禁酒的方法來得好。瑞典在從前也有許多節制飲酒的法律，但在最近的那次國民因禁酒問題而舉行的直接投票公決，卻以百分之五十一對百分之四十九，把牠們否決。這次投票的結果，決定繼續上述的嚴厲限制出賣的制度，因爲這種制度是許多保守的瑞典人所認爲比我們禁酒來得好的。在這種制度之下，除了賣給那些有所謂『買酒特許證』(mot-book)的以外，一概不准出售。這種特許證由各地飲料公會發

給。飲料公會都有法律的根據，可以決定那個有買酒的權利，和買酒的多寡。每人每月最多只能買四『立脫』(Hire)，或者不到一加侖，但他們終是毫不猶疑的把牠照額買回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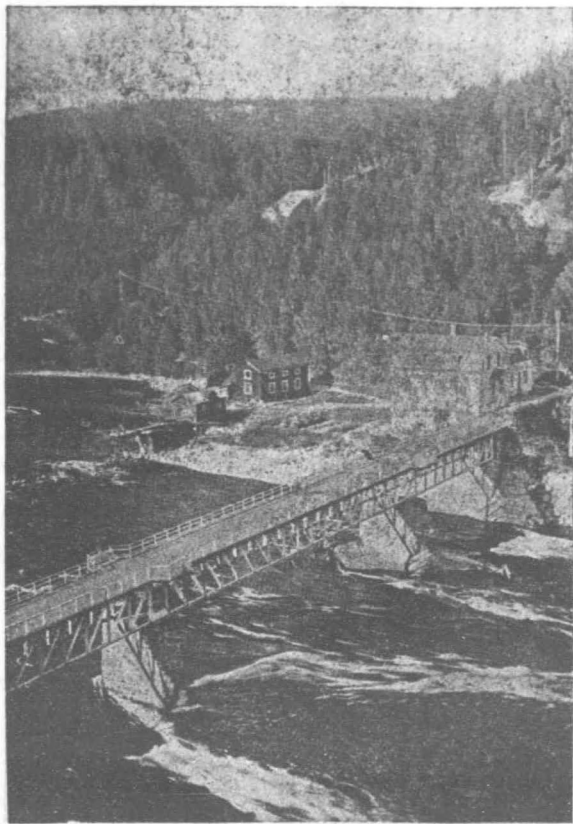
這種特許證，大小與儲蓄銀行的存簿相似，只發給那些請求和檢查的人。請求的人，須先把他的全部履歷寫下來，內中包括他的生日，祖先，住址，和他的預算收入額，以及所付的稅金。假使他不能如期付出他的稅金，他就不能獲得這本特許證。假使他曾經因酒醉違警而遭逮捕過，他的機會也就很少。假使他的請願得到了允准，他先要填就一張卡片，並且簽名在上面。這張卡片就存在他買酒的那個酒店裏。無論什麼時候，凡是買一次酒，他就須在他的一張活葉紙條上簽一個字，把這張條子，作為買酒的收條，他的簽字形式，必須和存在店裏的那張有他名字的卡片上一樣。他的特許證，就是他已買過多少酒的一種紀錄，他要想超出於分給他的那一股以上，是斷斷不可能的。每家只有一本特許證，給予一家的家長，丈夫或妻子。至於二十一歲以下的人，則規定不許享有。同時這個法律，對於酒館的賣酒，也定下了許多條例。

我據人說，自這種買酒特許證實行以後，飲酒已大為減少，售賣酒精的不法事情，也減少了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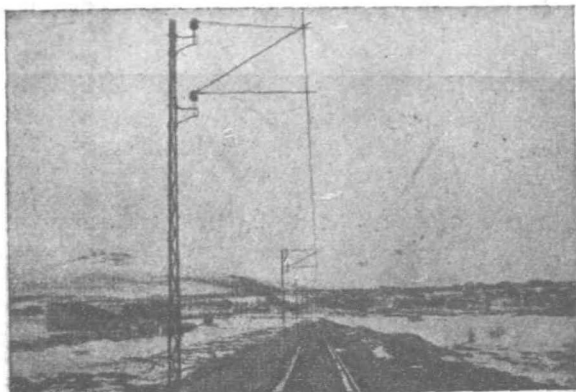
半。我手邊現有一張表示街上酗酒事件減少的圖表，臚列着八年來各醫院中犯酒精毒的人的數目，和斯德哥爾摩城中歷來酒醉鬧事的人的多寡。其中酗酒罵街的事情，已減少了百分之六十七，醫院中的病症，也少了類似的一個數目，至於久年酗酒的人，也減少了百分之八十。這三個數目中，前一個得自警察署的紀錄，後兩個則得自醫院。

在戰爭時期中，這裏因為被圍的緣故，一點酒也不能買進和賣出，於是一種奇特的情形，因這種幾乎絕對禁酒的現狀而發生。據政府當局說，這件事情對於飲酒的人的增進，和美國那些維持禁酒而投的贊成票，其影響簡直相等。因為這裏的人，一覺到買酒發生了問題，知道了他們已無出錢買酒的可能，於是不法的事情，遂從此開始，私釀和私賣，充塞了街衢，酗酒的罪惡，也就突然的增加。這樣過去，直至這種買酒特許證制度實行以後，酗酒這件事，纔逐漸少下來。在目前人民既可依法買到飲料，私釀和私賣，遂從此消滅。

布勒特 (Yvan Bratt) 博士，就是這種買酒特許證制度的首創者，也就是瑞典限制飲酒運動的領袖，他告訴我，因為全數禁絕，往往會有不法的賣酒發生，所以他相信這種合法的嚴密限制買



瑞典國中終每百人可分到一千英畝的森林。瑞典的伐木，造紙，製果肉，造火柴這四種大工業，就全靠她的大森林。她又有許多河流，把大的木料送到工廠裏去。



瑞典人所築的從魯勒到終歲不凍的那維克去的那條縱貫斯干的那維亞的大鐵道，是地球上最深入北方的一條鐵道。其全長三百英里中，已有一半完全電化了。



在漢撒同盟時代，在維斯俾 (Visby) 非常富有，豬羊就食於銀槽，婦女用金梭紡紗的時候，這是牠的邑長鄉間的住宅。

酒的辦法，是頂好不過的。他說要完全禁絕，就有許多地方會發生阻礙，而且無論什麼法律，假使沒有一種普遍的同情在內，是決不能強迫實行的。他說，要不是這樣，你所希望的事情，還往往會弄出相反的結果來。他不信美國現行的這種禁酒制度，是能夠永久成功的。

## 第三十九章 工業化的瑞典

瑞典人都富有經商的能力。他們雖也像我們美國人常常失敗，常常得不到結果，他們卻已很知道賺錢和儲蓄的方法。他們不僅是優良的農夫之領袖，並且在漢撒同盟時代，已成爲工業家和商人。現在瑞典國內，約有一半的人民，從事農業，其餘一半則從事於工商業。

瑞典是歐洲大國之一，她與法德面積相似而不相等；與俄國相比，則她略爲小點，但也有三百英里寬，從克利甫蘭到新奧爾良一段距離那麼長。約當大不列顛和愛爾蘭合共面積的一半。假使你能把她分成小塊，拿來放在北美合衆國的國土上，牠所占的地位，有賓夕法尼亞，俄亥俄，維基尼，阿和紐約四州。其人口與比利時相等，比瑞士有兩倍以上。

瑞典所在的緯度，和阿拉斯加相彷彿。不過『我們的冰箱』並沒有十分偏北，至於瑞典，則北上深入於『不夜之區』，其地有一個城市，叫做魯勒，在夏季中，有一天要晝長二十三小時，那條到



那威的那維克去鐵道，就發軔於此地。

瑞典地雖偏北，她卻仍能維持她的六百萬左右的人民，而且生活都較優於歐洲的大多數民族。他們有很安適的住宅，這點住宅，都如那威那樣的和美國的相類似。同時他們鄉間的小屋，又要比我們田野上的住宅來得舒服。瑞典的人民，以健康和長生聞名於當世。人口增加之速，亦與歐洲其他國家一樣。據統計所得，斯干的那維亞人平均比世界任何國家人民的壽命要來得長。他們是一種軀體魁梧的人種，和法比，以及巴爾幹諸國和波蘭的若干部分的人比起來，他們簡直可稱爲巨人。他們生着世上最美的頭髮，最藍的眼睛，最長的頭骨和最大的肺量。

我在遊歷這個國家的時候，對於這裏的農田之小，和農家之多，很覺得詫異。全國共有四十二萬八千戶農家，其中四分之一，只有五英畝田產；二十萬家只有五英畝乃至五十英畝。農田的土壤，就我所見而論，大都呈深黑色，非常肥沃。大批的金菜花和燕麥，都從田中產出，大麥小麥和燕麥，也都生長田畦之上，此外還有許多乾草之類。其地雨量豐富，稻草在堆到倉裏去以前，每先在架上把牠曬燥。草堆中插着一根木桿，以便空氣之流通，有的地方，把草晒在鐵絲矮笆上，像衣服曬在繩子

上的樣子。這裏百事都很經濟。紅色木料造成的房子，都配着白色的百葉窗，和其他的附飾品，在鐵道兩旁，則多係石塊、木板和鐵條造成的柵欄。

這裏有一件事情，對於農家或鄉居生活，發生過重大的影響，這是家庭工藝的重興。在中世紀全時期中，瑞典的住宅中，終鬧着各種手工業的聲浪，如什麼織布、紡紗、編籃、做花邊以及製造各種金屬用具的工業，後來因受近代環境的阻礙，逐漸衰退。那時有一位哈欒留斯（Arthur Hazelius）先生，目覩此種情形，深恐這種工業，因此而消滅，於是竭力鼓勵，而且發憤要把牠重興。因此一舉，瑞典的家庭工藝，纔漸漸回復過來。他那時爲了這件事情，把百事都棄置不幹，只整天的東跑西奔，要求他人鑒他的誠意，給他一點助力。他於是竟被人稱做「乞丐中的王子」，但他也竟因此而得到一個完滿的結果。現在在斯德哥爾摩地方有一個北方博物院，瑞典各地實際生活上的各種狀況，家用器具，衣服妝飾，習慣美術等等，都陳列這個博物院中。

在下臨斯德哥爾摩的高山上的斯坎森（Skansen）公園，就是這個博物院的一個附屬機關。這裏有從各省移植過來的農家，然對於從事家庭工業的特殊出品方面，卻也能够適應，屋中都住

着「食於斯作於斯」的人民，但也都能像在老家一般的安定。在一種特別的帳幕之中，則住着拉普人和他們的北地鹿與獵狗，一起住在這裏，製造角刀和鹿皮鞋。這個歐洲的第一個露天博物院斯坎森，實爲其他國家中情形相似的人種標本的模範。

哈萊留斯努力的結果，瑞典民衆對於舊式的家庭工藝之興趣，又重新回復，現在並且還在學校裏教這些功課咧。其中一門，授給十歲至十四歲的男孩子，以六十八次的木工實習，此外如紡織，鐵工，和各種刺繡針黹之類，也都一律教授。在有幾村落中，男女老幼每禮拜天，都穿着自己家中織染的衣服到教堂去，而瑞典的某一公主，且竟採用農婦的服裝，做她的夏季避暑地方僕婦的衣式。現在國人從出售家中製造的籃子，花邊，和雕刻品身上，每年終要賺了幾萬「克郎」。而且被雇工作於鄉野工廠中的工人，已多於城市商店中的雇員。

至於大工業方面，這個國家亦有許多中心，如哥騰堡（Gothenburg）如厄斯啓斯圖那（Elfsborg），其地工業，都已有幾十年的歷史。厄斯啓斯圖那是瑞典的設斐爾德（Sheffield），以小刀剃刀與鎖而著名，這三種東西，出品已有了一百五十年。我國總統中，有一位有七把剃刀，由一個朋

友從厄斯啓斯圖那的鋼鐵工廠送給他。每把刀上，都鑄着總統的名字和每星期七天中一天的名字，大約因為這樣可以每天早晨用一把，不致混錯。但我不知道他有否用錯過，有否用星期四的剃刀在星期一剃他的鬚鬚。

我於是旅行到哥騰堡去，這是瑞典的主要海口，也是梟塔運河（Götha canal）的終點，這條河壁直的穿過瑞典，經過瑞典的兩個最大的湖威納（Vener）和威透（Vetter）。哥騰堡之人口，與亞特蘭大（Atlanta）相等，已發達至我們西部大市鎮一般的模樣。這是一個工業中心，製造鋼鐵，機器以及糖，啤酒之類。此外又有棉織廠和造船廠。這個市鎮或是瑞典國內最繁盛的一個，在許多地方，都超越了斯德哥爾摩。

瑞典有名聞全球的玻璃製造廠和磁器製造廠，在顏拆平（Jönköping）有一所著名的工廠，當我們和墨西哥交戰的時候，已開始製造火柴，至於今日，仍在進行工作。現在廠中有一架機器，一點鐘能製成四萬箱的火柴。所以這個鎮市，已成了世上火柴製造業的領袖了。

這個國家又製造第索爾引擎（Diesel engines）和「球軸承」。近年且從事於電製化學藥

品，每年的出產額，要增加幾百萬「克郎」。此外還製造火藥，炸藥，軍用品，和各種木製品，以及紙張之類。她又是世上出產木材的一個重要國家，把木材和木板，運銷至北歐的各地方。

要詳細敘述瑞典的純鋼和純鐵工業的狀況，終可以寫了許多紙張。她有世上最純粹礦石的幾處礦產，其餘可用的也有十一萬萬噸以上，可以出純鐵約七萬五千萬噸。其中有幾個，含鐵至百分之八十，在北方還有新的大礦牀，其價值遠勝於我們蘇必利爾湖（Lake Superior）左近最好的鐵礦。瑞典之鑄鋼，在十字軍（Crusader）戰爭時業已開始，在十八世紀中，已供給了人類所用的鐵的總額五分之四。這時候的鑛石，都採於瑞典中部，含鐵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其熔鐵則專靠焦煤。礦脈之厚，自十五英尺至三十六英尺，其長大都有七百英尺左右。現在這個區域的鐵礦，仍在繼續開採，離鐵鑛開完，還早得很。目前瑞典要出產歐洲高等鐵的全數百分之九十二。

然瑞典未來的最重要的鑛石，必將來自北極地下的新鑛中。在北極圈以上之拉伯蘭（Lapland）中，有許多鐵礦，其品質和我們蘇必利爾湖附近的相似，不過我們在蘇必利爾湖附近的鐵礦，現在用大的汽力翻來採掘。其中有一個鑛，是在一座高山的頂上。鑛田寬過一百碼，長達三英里。

礦石中所含的鐵質百分比，而且更高於中部瑞典的出品。在兩年以前，這種礦中的幾個，已採掘了三千萬噸以上的鐵，其總儲藏量據說有十萬萬噸以上。

那條瑞典人建築着備運出這點鐵礦來的鐵路，是地球上最北的一條路。從波羅的海的一長股，波的尼亞海灣（Gulf of Bothnia）的頭上叫做魯勒的地方築起，縱貫斯干的那維亞半島，而達那威的那維克。那維克雖位置較北於北極圈上的阿拉斯加，但因受到暖流的影響，所以港口終年不凍。這條鐵路長約三百英里，完全用電力行駛車輛。這是世上第二條最長的電車鐵道，長過於此的，只有美國的芝加哥，密爾窩基（Milwaukee）和聖保羅的電化的那條路。

電力來自波傑斯瀑布（Porius Falls），這個瀑布，同時亦供給礦中的電力，其所有電力，除了行駛這條鐵路的電車以外，還餘剩了不少。這個波傑斯電廠亦是世上偉大的水電站之一，有一條八萬弗打的傳電線，年中的大部分時候，可以發電五萬匹馬力。只在幾個月工夫造成的水閘和電力站之建築，是水電工程上的一件偉大的功績。對於這裏冬季長時間的黑暗，則在閘上和許多紅屋連成的市上，設置着一盞永久不滅的強烈的電燈以克服之。對於這裏澈骨的嚴寒和冰雪，則

經過水閘的逆流，用電流熱棍以制勝之，對於雇用的工人，則用一種加熱的外套以蓋蔽身體。在其附近，還有別的瀑布，約能發電十萬八千匹馬力，而單就魯勒河說，據說能用輪機發電三十萬匹馬力以上。

在克魯那 (Kiruna) 附近，有世上最大最富的幾個鐵礦，這個城市位於一座鐵山的腳上，鐵脈在一個湖底下來，所以這個湖可說有了一個鐵底。鑛脈之長約三英里，儲藏量在七十五萬噸以上。

三十年之前，克魯那地方還人煙未見。現在卻已成了有一萬居民的一個市鎮，其地有電影，有世上最北的運貨車，和一個救世軍 (Salvation Army) 的司令部。居民之大部分，從南方移殖過來，至於住在這個地方的拉普人，則仍固執着他們的露天遊牧生活。

拉伯蘭人散佈各地，自俄國以至挪威，一途都有。其總數大約不到一萬。他們是蒙古人種，但身軀沒有中國北部的韃靼民族來得長。婦女身長不到五英尺。其皮膚呈櫻黃色，但兩瞳卻並不斜視。這種人民中，有的也有永居的住所，但其住宅，大都是泥屋，茅舍或用樺樹的幹枝編成，外塗以

泥。有幾所茅屋，卻也裝着玻璃窗，在接近市鎮或鐵路的地方的房子，有時也還可以在屋內找到一架縫綴機或一隻鬧鐘。

在他們遊牧的時候，拉普人常在克魯那附近和其他地方，兜着一個大圈子，撈起了他們的皮帳，大部分靠着牛乳、羊乳和北地鹿肉以過活。瑞典政府對於使他們改變生活方面，給予很小的助力，但教他們以處理北地鹿和興辦大批畜牧的方法，有點像美國教育部對於阿拉斯加中依士企摩人（Eskimos）所施的方法。在那威的拉普人，大多數已安居下來，成爲小農，但這種弱小民族中的六千多人，還有一半以上，至今仍是遊牧民族。

瑞典實在沒有有價值的黑色的煤，但牠的「白色的煤」在能力生產的價值上，卻每年抵得過六千七百五十萬噸。單是這個數目，就已有我們每年產煤額的十分之一以上。但瑞典可以利用的瀑布，還約有七百萬匹的馬力，其中一百萬匹以上，歸屬於國家。政府正在興辦一種偉大的水電計畫，對於國內逐步的電化，也有了具體的方策。其包括着最肥沃的農田的南部，網佈着傳電線，供給大多數人民以電力和電燈。發達電力的計畫，現已推行及於瑞典中部，此後將更達於北部的許



多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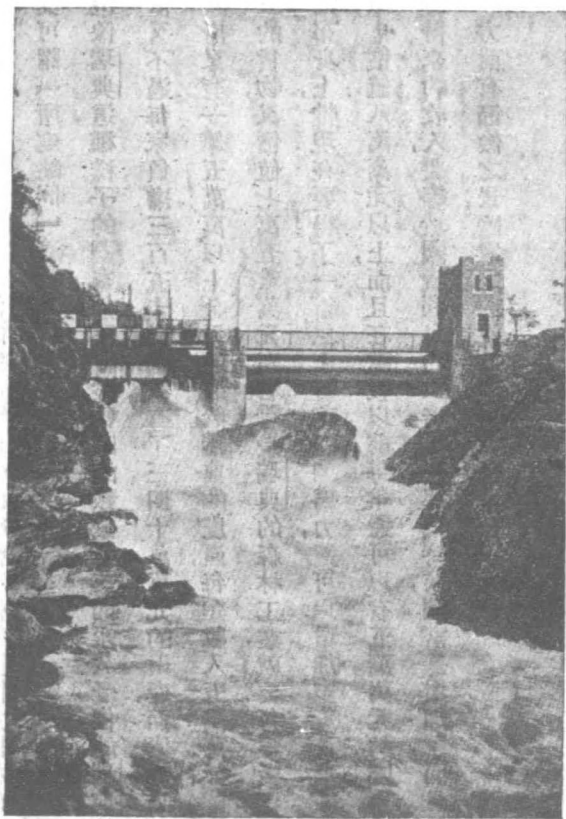
世上能有她這樣得水力之助的，實在很少很少。瑞典全境，爲一平原，從那威高原逐漸傾斜，達於波羅的海。沿途河流網佈，和葉脈一樣的緊密。這種河流都滾滾於岩石之上，每隔幾英里，就可利用以發電。此外又有幾千個湖澤和池沼，備作盆地之用，而河流又因此易於築壩蓄水。

當我到哥騰堡旅行去的時候，我在特洛爾哈頓 (Trölkatan) 參觀了革塔亞爾夫河 (Göta Elv River) 的瀑布，這是世上公認爲歐陸最好的一個瀑布。這條河流是威納湖的出水口，瀑布之優越，遠過於沙夫豪贈 (Schaffhausen) 地方萊因河上的那點瀑布。有六個大瀑布和許多小瀑布，分佈於一個一英里長的距離中。瀑布全長只不過一百零六英尺，然流水衝過岩石而落入底下鱗隙的時候，卻泡沫四濺，再過了一點途，急流乃從峭壁跟着一種「震耳欲聾」的吼聲，下墮到底下碧波的河中。其力之大，可以發出一種抵得過二萬匹馬同時拖拉的水力，瑞典南部最大的電廠，就設在此處。許多工廠都建在牠的附近，以利用這種水力，特洛爾哈頓亦因此很迅速地成了一個工業中心。

在世界大戰初了的時候，許多瑞典人都感覺到自己經濟非常的困難。因為在戰事初起的時候，這個國家簡直全受着自俄國和德國來的金潮流。她是一個中立國，所以她一方面賣給協約國，同時也賣給德國，她一方面供給生鐵，木材，鋼條和其他製造軍用品的原料。同時亦供給德國以生鐵，鑄鐵和製造衣服用的纖維質。

其結果，國內的凡百工業固都增高了價值，但投機事業亦因此而盛行。新組織起來的公司以百數，市場上充溢了幾千百萬的新股分。在戰爭的四年中，銀行的清算，增加了百分之五百，存款增加了一倍，儲蓄單中的款項，也成了幾千百萬元。人民都不再從事於國外的投資，而專買本國的股票。他們都踴躍購買，以為股票價值越增，他們所賺的錢也越多。但戰爭已近了結束時期，瑞典既已和世界其他各國相脫離，其營業自己衰落至於極點。於是百業皆敗，公司停止付還股息，握有股票的人，不得不出售以謀生存。然瑞典以外，又沒有這種股票的需要。於是股票價值一天跌一天，幾千萬元的錢財，就從此消失。

瑞典是用着金本位制，因為這種原因，盛行紙幣的國家不能和她做交易。在這裏好的硬的洋



在特洛爾哈頓地方的六個瀑布，是瑞典國內最大的瀑布，一瀉計一百〇八英尺，已發動了八萬匹馬力，但還只是這個瀑布總共能力的三分之一。

錢，都看着牠消滅，同時在波羅的海的對面，不值錢的紙幣，亦使德國陷於同樣的窘境。歐洲的經濟地位，真可謂『所處略同。』

但像瑞典這種樣子的國家，是不會被暫時的銀錢低落而永久受傷的。瑞典的營業，根據金洋，而國債又不過每家負擔三百五十元。國家有了三四十萬萬元的財產，而債額只不過此數的十分之一。政府又有一筆五萬萬以上金元的贏餘。瑞典的農產，每年收入五萬萬元，國內一萬個工廠每年製成的貨物，又價值七萬五千萬元左右。單是瑞典的森林工業，就要每年產出一萬萬元上下，從牠的瀑布身上，牠現在要得了一百二十五萬匹的馬力，還可以增加至五百萬匹以上。政府自身所有的產業價值八萬萬元以上，而且在歐戰以前，每年還可以有五萬萬元的國庫收入。那末從這種地方得來的收入，要等於國債利息的二倍半。在那個時候，國富是增加了，而且牠一方面是天富之國，一方面有節儉之民，國家之前途將繼續興盛，是無疑的了。

卡奔德世界遊記

# 不列顛三島和

## 波羅的海諸國

鮑喬如譯 定價一元

此篇所述為不列顛三島、新德意志、波蘭、拉特維亞、俄羅斯、愛沙尼亞及芬蘭諸國。編制內容與其他各種大略相同，關於不列顛三島政治文化物產風俗之記述，約占全書四分之一，而於波羅的海戰後新興諸國的描繪，亦足以供留心戰後歐洲新形勢者之參考。

商務印書館出版

乙(半)—1047

史(地.遊記)

14 5 20

卡奔德世界遊記

# 巴拉那亞馬孫沿途詳記

宣紀良譯

定價一元四角

此篇敘南美洲地理，自巴拉圭、烏拉圭，以至巴西各國家城及其名勝，言之娓娓。於巴拉那亞馬孫諸河沿途景致，尤足動人，如多蛇城、未知之鄉等項，亦可廣異聞。至南美物產及其貿易交通情形，更為研究地理者所應知也。

商務印書館出版

乙(半)—1048

史(地.遊記)

14-5-20

1221

卡奔德世界遊記  
從法國西蘭到斯那的維亞

鳥書作者權圖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年六月初版

每册定價大洋壹元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卡奔德

譯述者 王勤堉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上海望山路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

Carpenter's World Travels  
FRANCE TO SCANDINAVIA  
BY F. G. CARPENTER  
TRANSLATED BY WANG CH'IN YÜ  
PUBLISHED BY Y. W. WONG

1st ed., June, 1931

Price: \$1.5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